

蘭谿縣志卷十七上

藝文志

疏記序跋

箴銘贊

詩

書

藝文之志所以資考信也而通邑之學問文章亦未嘗不於是見焉然自文教日隆蘭邑名儒輩出凡嘉猷碩畫垂之史冊者美不勝書况其生長於斯與夫游歷所至其為詩若文不啻汗牛充棟設弗能割愛何以免昔人文選之譏哉故必有關於政教民生及蘭之山川風土者錄之不在是例雖美弗收幸勿以遺珠見哂焉志藝文

疏

蘭谿縣志

卷十七上

疏

諫元宵燈火疏

明章懋

臣某等謹奏為培養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於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烟火等詩以為上元賞翫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煙火花燈等項面貼詩讚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陛下所為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邁跡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逋負停不急



之務與民息肩又開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爲陛下應天心承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頌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脩省凡此數事皆臣等日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爲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旣皆陛下所不爲則煙火之事臣等又決知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

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覩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煙火爲樂哉况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數語以爲之比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



君望陛下也臣等遭遇聖明發身黃甲叨與庶吉士之選  
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於茲矣近  
又授今職感冒國恩至隆極厚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曲  
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爲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  
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  
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  
今煙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煙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  
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陛下之  
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不以  
爲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

凡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  
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  
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  
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  
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  
危則道心愈微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  
事耳煙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聖明之累是殆不然  
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  
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之甚於此者將無不至  
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及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



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煙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八荒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爲沽矯不以臣等爲迂闊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聞

陳言圖治疏

明陸震

臣嘗聞人臣之事君也以盡其心爲忠夫苟有所見而不以言言之不盡其心皆非忠也臣等叨登甲目承事陛下以至於今徒冒寵榮曾未能少有分寸之報常恐一旦猝填溝壑以負此心今者時事如此若復隱默不言更待何時是終無以爲報是爲負恩誤國天下不忠之臣也陛下將焉用之洪惟陛下臨馭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言者寧悍陛下而不敢



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爲陛下諒之  
其二曰崇聖學嘗聞周惇頤有言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  
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  
不愼乎蓋人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  
是以靜常吉動常凶也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  
愼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益遊  
無度流連忘返者毋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  
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  
屏紛華斥異端遠小人招延故老諮訪忠良則可以涵養  
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日舉矣竊闕之論世所

厭聞惟明主擇焉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  
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竊見近時臣僚奏牘  
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畱中  
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  
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  
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  
計無因以達於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  
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以從善爲  
心以聞過爲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諒直者褒之許犯者  
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過計者諒之不責以出位



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有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天下幸甚宗社幸甚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民至於手足無所措者凡以名不正之故也厥禁重哉陛下近日以來忽然無故自補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竊以爲怪事以陛下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願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

而非陛下之臣也昔魯仲連有言則臣有蹈東海而死胡銓所謂處小朝廷求活者臣竊實恥之伏望陛下俯垂采納謂戲無益謂臣之言有理即日削去鎮國公等項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益戒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戒成王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日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延綏諸處所至費財動衆



寓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議萬世陛下自視以爲何如主也近日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卽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况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

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者獨忍使陛下馳騁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維往日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兵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繆舉收旣失之人心如是則猶尚可爲也惟聖明念之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



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  
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  
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  
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  
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耶伏望陛下大  
奮乾綱乞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姦邪小人迷亂  
之戒但如彬者陛下信之舉朝臣工噤不敢言臣亦知言  
出而身危矣然使臣不言則陛下不知陛下危矣臣危則  
陛下安臣亦何惜以一身報陛下哉激切之情惟明主察  
焉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者天下本也本

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於無本其何  
以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  
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  
下徒知收養義子而滿左右獨不能預建親賢以承大業  
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上告宗廟之  
靈兼請母后之命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  
皇親勛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并翰林春坊科道等官共圖  
大議卽於宗室中選擇親賢一人養於官中使視皇子以  
係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  
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惟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畱



意焉以上六事皆出臣二人之愚以爲方今急務莫有出於此者然此六事之中而崇聖學又其要也臣于冒宸嚴無任隕越之至

弭變脩省疏

明趙志臯

臣某謹奏爲災異非常聖心警惕謹仰承德意條上脩省實政以回天變事昨因乾清宮火災異常伏蒙聖諭下頒引咎自責竊惟聖主惓惓兢惕一念斯固可感格天心轉災爲祥矣臣等更思聖念真切如此凡願効忠靖獻者孰不仰體虛懷圖竭涓滴而况股肱一體受恩最深者其愛君憂國之切更當何如除祭告脩省等事已經禮部題請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疏

九

次第舉行外其餘合當亟行條款臣等謹遵明旨僭擬開列於後皆係今日緊關政體者伏乞聖明速賜裁酌施行宗社臣民不勝幸甚一下詔罪已併戒飭百官查得嘉靖年間三殿火災皇祖世宗皇帝曾下罪已之詔頒示天下今宜倣而行之又累朝或遇災眚多戒飭百官共圖脩弭臣等竊見今日朝臣奉公守法砥礪職業者固多背公徇私怠廢偃蹇者不少以致政令失平傷和致災良有由然似宜宣勅戒諭大小臣工令其痛自省改益脩常憲共襄平明之治庶上下交儆乃弭災首務也一檢發章奏仰惟皇上靜攝玉體深處法宮臣等忝備密勿至經年不得望



見清光一吐忠懣所恃以流通精神祛撤壅蔽者惟賴章  
奏一端耳乃近日各衙門本章多畱中不發以致事務停  
閣官曹空虛夫六部分筦大政昔人比之喉舌一時氣息  
稍窒身體豈得安寧故一官久缺不補則堆積弊蠹者不  
知幾何事一事處斷未了則牽連累者不知幾何人此  
乃拂鬱羣情傷和名災之大者仰望皇上清心勵精將吏  
部屢次推陞官員及各衙門奏覆章疏一向畱中者盡數  
檢發使政務不至壅滯百司得有遵承以上二款伏乞聖  
明裁定施行一簡拔滄滯夫仁賢不信國且空虛忠直沉  
淪邦其殄瘁邇年海內降謫罷廢官不下六七十員近日

兩月內逐黜降至四十餘員或因一事之差而槩斥或因  
一人之累而連及其情實多可原寧可終棄至於屢奉明  
旨俱有不許朦朧推陞之禁竊觀自昔聖王記功宥過霜  
雪之後必有陽春當今主上明聖朝廷有道之時豈忍一  
微罪小眚終身錮人臣等竊爲此事抑首推心思欲伸救  
拔拭者蓋非一日矣惟望皇上特下吏部從公甄別凡昔  
泮棄諸臣查其志行端潔懲創已久觸迂無心爲天下公  
論所惜者具列等第請旨定奪不得更拘朦朧推陞之條  
使縉紳咸得揚眉吐氣不致推沮拂鬱斯乃爲回天心轉  
世道之大機括也一選補臺省近因科道缺人已經吏部



題請又經都察院催請俱祇候日久未蒙發出夫國家以分理政務責之大臣以糾察欺蔽責之科道厥任同重非可曠闕昔人以大臣比之股肱以執憲之職比之醫治股肱者良有深見今官少事廢言壅情沮醫國無人寧不名災切望皇上將吏部近日推用科臣及行取風憲等疏亟行查發令其選補如額庶幾臺省充實言路開通臣等亦得藉以採攬忠益補救遺闕此修政格天之要圖也以上二款伏乞勅下吏部施行一慎刑守法并禁止扳累以疏枉濫竊惟朝廷所守者祖宗之法度刑官所據者欽定之律令近來刑部問擬囚犯摠律定罪而明旨每有加重司

官且被嚴譴雖皇上懲姦鋤惡之意而使執法之臣無所措手似亦可暫而不可久夫法不可縱亦不可枉惟取其平乃可久行伏望皇上垂念問刑一以律例爲準至於抄沒一事其情真罪當者籍沒何辭但近有考鞫妄扳累及平民箠楚之下何求不得豈獨冤抑之氣上千天和且京師天下根本使人人洵懼重足屏息不遑寧處大非治平景象也惟望聖明特詔問官不許扳累無干以致破家殞命斯仁心和氣轉嗟怨爲懽忻實弭災要務也以上一款伏乞勅下刑部施行一暫停織造并少緩燒造以蘇困窮夫緞疋器用皆上供所需豈能一槩減省但近年增派數



日日多一日費至鉅萬據蘇松浙江陝西江西各該撫按  
官俱稱水旱兵荒徵收不前一時庫藏苦無積儲小民貧  
困已極勢難加派仰望皇上憐念公私兼匱之時約已恤  
民大施恩德兼將江南織造緞疋山西織造絨紬及江西  
燒造磁器暫且停止或減其數目寬其解期以待各該地  
方稍有蓄積陸續造進庶上用不缺而民窮少甦亦名和  
一端也以上一欵伏乞勅下工部施行右所開六條俱係  
時政切要之務中外羣情所共喁喁引領而望者懇祈聖  
明畱神省覽卽賜批發若泛引不切以煩瀆聰聽或槩舉  
所難以強拂聖心臣等義所不敢且容等慮而嗣有請也

蘭谿縣志

卷七上 疏

十三

臣等不勝懇切仰望之至

乞振朝綱疏

趙志臯

臣某謹奏爲天變屢形懇乞聖明大振朝綱以回天心以  
維世道事臣惟天人相爲感應變不虛生在人君脩德行  
政以轉移之而已今年三月乾清坤寧二宮災六月欽天  
監奏彗星見又奏閏八月初一日日食至九分餘此皆天  
變之所不常有者而見之於數月之內可不脩德行政以  
消弭之乎臣愚以爲脩德行政之要則莫先於振綱紀蓋  
人君猶天也惟天宰制萬物區別庶類使各得其所而後  
無強弱凌迫之患惟人君統馭萬民役使羣動俾各安其



分而後無智愚侵奪之虞君統其綱臣分其職治隆於上  
化行於下此唐虞三代之盛時以及漢唐宋之治朝皆如  
是也其間有不能盡守其法而亂亦隨之捷於影響有可  
鑒者國家二百餘年紀綱何嘗一日不立法度何嘗一日  
不行臣工何嘗一日不肅民志何嘗一日不定雖有微姦  
隱慝搖惑世風劇惡大懟誣害善類而旋發旋滅卒未有  
爲朝政之累世道之梗者而今日之事則有大可慨者矣  
夫今日之天下土宇廣矣人民衆矣財賦盈矣四夷賓矣  
而早見識微之士則常有思患豫防之憂以爲亂迹雖未  
形亂萌則已著蓋由紀綱之不振以致心術盡壞風俗大

變也今日之治孰有要於振紀綱者哉皇上臨御以來日  
視朝講萬幾親總午夜夙興又且畱心民瘼加意人才名  
對輔臣諮訪部院開誠納諫虛已受言惟上而聖心憂勤  
故下而臣工惕勵大臣師師立朝小臣濟濟在位朝無異  
政人無異言熙熙然稱太平極盛之治矣邇年以來玩愒  
起於治平憂勤怠於安逸紀綱之不振未有甚於此時者  
臣私心慮之久矣所有敷陳祇因隨事效忠未及盡摠愒  
悞又慮皇上久居深宮未悉外廷情狀言之未必深信信  
之未必肯行非惟無益且以滋禍今臣已疏歸矣於此不  
言是終無可言之時也言而見諸行事臣之幸也事若不



行猶有臣之言在也然豈別有所陳哉不過爲振紀綱以肅羣情以維世道而已願皇上少垂聽焉臣惟古之帝王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居尊御卑由近達遠無有弗屆者也皇上之不視朝將十年於茲臨御久虛人情漸弛雖法度未嘗盡廢而詐僞不可盡窮不及此時反之恐將來益難支矣皇上意在效法皇祖然皇祖晚年亦爲權姦蒙蔽左右誣罔賄賂公行濁亂朝政幸末年一怒而舉安然亦晚矣此乃前事之當鑒者而可復蹈之耶臣願皇上勵精圖治質明視朝或五日一出或一月三出天威不遠咫尺臣工儼然翼趨進而踧踖在朝退而恪恭盡職此朝綱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疏

古

不可不振者一也六曹章疏奏發有期數年以前皇上雖不視朝章疏隨時卽發且多御批威如雷霆恩如雨露皆不可測乃今一槩不發夫推官而不發則官不得就職奏事而不發則事不得奉行近因尙書孫丕揚之請一日發下二十餘本京城歡聲動地然所未發者尙多也至於奏請行取蓋選賢與能以司耳目也內而臺諫不可久虛外而知推不宜久滯且使部中進士待選與起復養病補任者不致久稽也又內而部寺之陞遷外而藩臬之聽補守候甚久胡可遲之願皇上俯從部請照常票發俾人才不致阻滯此朝綱不可不振者二也國是人心關於世道往



時大小臣工同心一德朝無異政人無異言而邇來則漸乖隔各懷已私各持已見黨同伐異亂是與非一人倡之十人從而和之必求勝而後已壞國家之事弗顧也又有不脩職業而出位言事者志在彰已之直有自具疏草而倩人代上者意圖售已之謀堂屬有定分也欲逞其姦則侈口劇談而不顧名分邪正有定論也欲肆其害則極口醜詆而故違其心徇私結黨引類成羣漢唐宋黨錮之禍可立見也是在皇上察其幾而亟反之庶賢者得行其志而世道可挽回耳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三也官邪既已不正則頽風波及下賤彼不得用之小人因而哄然蠶起

幸邊疆之多事得以負戈從戎於其間流言道路惑亂聽聞而好事者又從而樂道之以遂其攻人害成之謀誠不知其何心也又有一番罷閒官吏舉監生儒如樂新爐之類藏匿京師投入勢宦衙內作文寫書四布投遞旋即送入報房令人抄報傳示四方夫報卽古之置郵傳命令以達之遠近者也非奉命者不敢抄今則朝奏疏而夕發抄不待命下而已傳之四方矣近日又有劉世延一本論臣與位及兵部石星與李楨玩其詞頗不類世延語因查通政司並無有副本乃知儉邪小輩假此以誣詆善類其風豈可倡哉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四也劉世延以窮兇極



惡之姿肆亂臣賊子之行中外遠近側目已久今一旦置之於法舉朝臣民無不靡忻鼓舞誦皇上之英明神武而非尋常之所能測識矣然世延之惡虎狼之貪也其肆惡也顯而易見世有心術險詖智巧艱深氣焰足以薰灼一時機權足以籠絡衆志壞朝政而不顧國家之利害者此蛇虺之毒其肆惡也微而難知察之不早鮮有不悞人之國者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五也王人者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孔孟大聖賢也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曰王何必曰利蓋防其源也利源一開則賄門遂闢奔競之途啓攘奪之患生未有不亂者是以王者貴五穀而賤金

玉藏富於民而不藏富於國益人君以天下爲家四海爲富錦衣玉食瑤臺瓊室何所不有安有用此無盡藏之貨寶充積後宮也此臣之所大惑也且利能令人智昏自古英明才智之主夫豈鮮哉一徇於利則智昏於得恣多取之念肆無厭之求凡可以瘠民而肥己者無不爲之此唐德宗瓊林大盈之積可鑒也後世稱爲何如主哉臣不願萬世之下致皇上之冒此名也卽近日採礦一事一疏允之十疏繼之至有一省請開三十一處者小人之放肆至此然豈盡爲國家謀哉無非逢君之欲遂己之謀徒以長姦民之釀亂耳今除開採已有成命外以後再有聞風瀆



奏希圖竊利者悉行禁止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六也夫昔年星變既已兆其亂萌今復再見豈可俾其無應伏望皇上軫念上天仁愛之心爲先事消弭之術察臣出於愛國無以言爲贅疣將所陳六事俯賜施行力加振作務使紀綱正而風俗還斯宗社之福臣民之慶也臣曷勝懇切仰祈之至

敬陳脩省五事疏

明 王肇坤

臣某爲脩省實著工夫不出崇政體宥誑誤廣薦舉恤民命寬物力五事謹應詔陳言以佐太平以救時弊伏乞皇上垂聽採納以收求言之效事臣惟皇上登極以來念念

閩縣志

卷七

上

疏

七

敬天事事法祖雖堯舜禹湯不是過矣乃邇者流賊作逆震驚皇陵此實內外大小文武諸臣不能恪脩職業以致我皇上兢惕至於避殿服布輟朝罷講痛自脩省猶自引咎曰皇陵羅變實朕不德所致卽此一語便是實下手脩省處便可慰宗廟在天之靈矣諸臣仰見皇上孝思迫切無不感動流涕又感皇上不卽誅斥責以共圖脩省有不洗心滌慮盡改前非力圖後效稍紓我皇上憂勤萬一者雖斧鉞不足辱矣顧臣言官也有事不言則當脩有言不盡則當省不揣愚陋敷陳五事用備採擇又恐不學無術立言非經不足動宸聽而救時弊敢援孔孟之言以證願



皇上俯賜裁察焉一日崇政體卽先聖所言先有司是也夫國家庶務分隸六曹室司分而理之輔臣總之皇上裁之故君職要臣職詳大人勞心小人勞力此政體也不則詳要失宜心力並用則神分而體褻伏覩皇上御極以來勵精圖治銳意剔釐心思無人不到庶務無一不周可謂極天下之聰明矣然而勞甚外而政府以皇上之勞爲勞諸凡纖瑣細務咸自裁決然政本之地非煩雜之司也下而百執事窺上意旨只從細小處著精神不從遠大處營職業於是避咎之過轉成委弛懼法之甚巧生首鼠焦勞之實歸於上叢脞之弊滋於下年來治績無效職是故耳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疏

五

臣願皇上凝神養精於二三輔弼諸臣朝夕論道根尋政本求所以致治之故在何處求所以致亂之源在何處如實實見得有利毅然立行如實實見得有弊毅然立止圖治先端其本靖亂務清其源此挈裘頓領之主術也仍勅輔臣協心共理集思廣益毋徇目前毋規近小凡有裨君德民瘼者不嫌剴切直陳定期感悟君心而後止否則去就爭之此正朝廷以正百官之大綱也至於一切銓除兵馬錢穀刑名聽六曹分理其餘除是否堪用兵馬果否精強錢穀刑名果無冒濫縱枉自有攷功黜陟之法在不容諱也况廟堂之上當規其遠者大者如目前邊徼屢驚流



氛肆逆兵將之驕軍旗之橫戚寺之強此皆異日隱憂非  
但目前急務也若夫察察爲智役役爲勞豈政體哉其次  
則在宥註誤卽先聖所言赦小過是也國家立法不可不  
嚴用才不可不恕况觀過知仁各有其黨一味過嚴則功  
罪交戰於中先後並掣其肘於是以畏罪之念趨事而事  
益僨以避咎之見集議而議日淆年來諸臣手足日孿膽  
智日小謀事日拙罪愆日深坐此故也臣以爲皇上御下  
如欺君誤國剝軍殃民及大貪大酷常赦所不原外凡夫  
因公之誤無心之失不妨稍示以寬如今內外官員降級  
降俸者比比而是以致陞轉有礙仕路積薪臣願皇上下

惜才之詔薄恕前非厚責末路如因某事降罰者案完議  
覆卽或案難結局而已及一二年者念其鐫罰旣久許其  
自新仍擇才守俱優者酌量帶降陞轉則感激之餘爭思  
補過雖至愚不肖有敢惜踵頂者乎若夫被黜者久錮林  
泉謫戍者遠竄方外人才鬱結莫此爲甚乞皇上下起廢  
之詔精擇起用是亦愛惜人才之一着也其次則又在廣  
薦舉卽先聖所言舉賢才是也伏覩皇上銳意作人三途  
並用推知與選館員科道兼收部屬真有教無類之聖心  
立賢無方之芳躅矣然卒苦乏才者何每緣欲破資格而  
資格未盡破欲却情面而情面未盡却臣以爲欲破資格



却情面先從大臣始大臣小臣之的也故會推雖公必不  
如廷推之廣諮訪雖博終不如各舉之精請皇上下廷推  
之詔凡自今會推四品以上京堂外而督撫諸臣不必拘  
定正陪二員吏部先採輿論再加詳酌多推幾員列名具  
請皇上一如放卜之法親自簡用至於五品以下小臣除  
吏部月選推陞外乞皇上下各舉之詔特勅在京各衙門  
每堂上官各舉司屬幾員在外撫按藩臬各舉有司幾員  
或有才者有守者有韜鈴者不祈全備祇求節取或於季  
終年終造冊咨送吏兵二部以待需用至於府州縣各於  
本地方所舉幾人或有奇才異勇曉暢兵機者於入覲年

呈送吏兵二部以備採用此亦破情面資格之一着也其  
次則又在恤民命卽先賢所言省刑罰是也伏覩皇上御  
極以來見姦宄日出暴慢成風非糾以猛則民易犯所謂  
積弛之後利用刑也然數百強盜中保無一二株連者乎  
數百人命中保無有一二波及者乎有一於此飛霜致旱  
有自來矣去歲之祈雨不至祈雪不應其明驗也且臣以  
爲輦轂之民倍苦於州縣之民外州縣有犯盜及傷人者  
由縣而府而司而撫按以達部院其中多一番批駁便有一  
一番生機卽奉決單後臺臣一年一恤部臣五年一恤死  
於市曹者有幾若輦轂之民一經問理衙門參送以後一



讞再訊便自成招招成之日便無生理伏乞皇上下清獄之詔凡答以上或家屬或干証或以贖贖無多而累比者或以正犯未到而代監者或贓多年久家產盡絕而應與註銷者悉爲清理開釋仍乞皇上下省刑之詔特勅內而問刑衙門外而理刑司官毋峻刻毋鍛鍊寧失出毋失入嚴寒酷暑老病幼孕慎勿加刑至於立決一項尤宜暫爲停止以養春和其次則又在寬物力卽先賢所言薄稅斂是也伏覩皇上御極以來賑恤饑荒蠲免租額可謂憂恤民隱矣祇因軍興浩繁庚癸頻顛不得已而議加派議雜項議搜括但數年來耗於兵餉耗於水旱不知凡幾且民

力有限脂膏幾何能堪如許敲吸也伏乞皇上下恤民之詔特勅該撫接細查西北殘破地方或槩行蠲免或暫停徵輸至於東南雖係財賦之區然連年災傷十室空九亦宜一視同仁或赦其積欠或寬其帶徵或蘇其預徵或停其雜項稍示軫恤窮民至意尤祈勅各府州縣有司官多方存恤毋急催科一切火耗使費勒索等項痛行清革庶民心安而邦本固矣更祈皇上下恤商之詔特勅各衙門將一應商人上供銅錫絲絹油漆藥料等項毋苛其鋪墊毋稽其時日以致積久蕩廢駁解無期此亦惠商以安民之一着也以上敷陳皆脩省着實工夫非托之空言而虛



無當者也但邇來聖心日事宵旰臣職仍然玩弛伏乞皇上特頒嚴旨深加切責如內外大小文武諸臣有不改絃易轍盡洗肺腸仍從身家恩怨起見者卽以溺職論許言官不時糾劾若言官有顧情面不以白簡從事者亦以溺職論皇上卽賜處分庶臣工知儆各思靖共有位矣如果臣言有補乞賜採擇勅覆施行

記

東峯亭記

唐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爲之宰君之始至用信待物用勤集

蘭谿縣志

卷七上 記

三

事信故人洽勤故物阜未朞月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邑之勝賞於是東峯亭之遊背城之闌半里而近初屆佛刹刹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闌闌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之繁顧步之際忽焉如失但山風颼颼嶺雲峩峩飛軒憑空澗壑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壑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陳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旣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邑微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



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  
農隙一何易也崇山峻谷佳境勝槩綿世伏匿一朝發明  
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為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  
知時方軍興賊寇壓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  
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僚每號之曰精金  
百煉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  
不為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為記  
刊於石而附諸地志焉貞元十七年歲在辛巳十一月已  
未朔七日己丑建○吳師道云馮宿拱之東陽人在唐有  
顯名韓公嘗與之論文則其文亦槩  
可知所作蘭谿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脩詞精麗敘述  
有法釋乾覺書亦佳靈隱今為聖壽寺亭在其東偏舊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三

置碑於學宮背刻嘉定中朱呂二先生祠記蓋亭廢久  
矣石斷為二相傳趙氏子自負博聞或以問之不能對  
怒撞之中殘缺凡五字今文粹本多異而義舛參校以  
補其四他悉從碑定錄焉獨邑宰洪君名亡適當碑首  
行最下處字滅非断裂致然紹興  
時洪遵脩東陽志已云無所攷矣

慎獨齋記

朱范浚

人藏其心至難測也飾冠衽巧進趨騁辭辯誰不欲使人  
謂己士君子也然卒多不免為常人至或陷於大惡者患  
在心違其貌而安於自欺記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  
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  
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夫人有殺心輒形於聲有



欲炙心則形於色有懼心日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一動雖甚微也而形於外者已不可揜如此彼小人乃欲揜其不善於君子之前自以爲莫我知也而不知人已得其所謂不可揜者如見其肺肝嗚呼自欺孰甚焉此予之所爲懼而思戒必以慎獨名居室也昔者海上之人每旦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以百數其父曰汝取漚鳥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蓋其有取之之心一萌於中雖不自知態度之異而漚鳥知其異焉心之隱微禽類猶覺之而謂人不我覺可乎是以古之學者皆知慎獨雖幽闇無人之地亦必誠其意而未嘗自欺故季

札解劍繫徐君之冢樹而去曰始吾心許之矣豈以死背吾心哉夫徐君心欲劍季札心許之此誰得而知之季子乃不以徐君死背其心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季子乎樂正子春之執喪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惡乎用吾情夫五日不食出於詭僞而非其情者子春其心知之誰得而知之子春乃以詭僞自訟若有莫大之悔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子春乎漢第五倫謂人曰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夫安寢而十往者倫之詐而不寢者倫之情其用心至微也誰得而知之倫乃自以爲私而顯言於



人無毫髮隱焉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倫乎宋阮長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着屐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闇室夫着屐既過誤又當暮夜長之不自言誰得而知之乃以侮闇室自別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長之乎歷觀古之學者能慎獨不自欺其人固多矣而予獨以四人稱蓋舉其有會於吾心者將書諸座右爲旦暮起處之戒也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夫不睹不聞所謂獨也不睹則目無與焉不聞則耳無與焉吾所謂隱微者雖吾耳目猶不得與是

蘭谿縣志

卷七上 記

五

獨也是不可須臾離者也故夫不睹之睹不聞之聞有莫大之聞見存乎隱微而不可以言言則慎獨之學勉而精之豈惟不自欺也哉紹興九年六月八日記

無垢教院記

宋 章光大

蘭谿之西鄉曰瑞山去縣三十五里有古刹曰無垢父老遞傳居士杜函捨所居爲寺有岩深廣可三十丈曠闊明靜無欹欻坎險懸崖怪石可驚可愕之狀中有井曰夢泉方僅五尺四圍皆石水常不竭夏冷而冬溫脩竹喬松森陰蔽日有水從北流而南清泚如藍縈繞如帶無一點塵俗氣士之尋幽好奇者多指此爲勝遊之境慶元六年記



明因教院記

宋葉謙

蘭江之瑞山有山而院者三東曰廣嚴中曰無垢明因枕其西林壑尤邃山之穴於其中可二百餘丈宅幽而勢阻沿麓而上古木千章堅筠萬箇環翠交陰日月吐吞雲烟偃薄居其下者漫不知寒暑嘗試登而覽焉高出雲端下眺泉流揖山光之迴旋蒞羣木之俯仰人跡罕至鳥鳴更幽精藍勝槩信未有出其右者

昭化寺記

宋杜旂

昭化起周顯德間歲久頽圯一僧道淵能奮空拳慨然欲起三百年之頽圯有力者壯而憐之爲乞於部於州俾以蘭谿縣志

卷七上 記

美

甲乙領寺事遂與其弟子祖棐剪荆棘掃狐兔而棟宇之淵死棐承襲乃苦志策勵起舊創新自紹定辛卯至嘉熙之戊戌千佛閣落成下闡法堂旁開丈室約費錢六千餘緡以彼佛言之淵善剏可自附於開山之鼻祖以吾儒言之棐善繼可無忝於肯堂之冢嗣若夫以小喻大由下風上余切有慨於中今衣冠世胄族大蟬聯一朝衰歇過者憐之生子寧馨能振起其後則隆隆世胄故無恙也夫世胄亦其小者爾上而繁劇藩府吏蠹民殘見謂難理天子選良刺史以政事理財以仁愛撫凋瘵變愁歎爲歌謠期月可待也夫一藩府亦其小者耳又大而天下國家遭難



虞之運懷饑溺之憂外有敵國外患內有法家佛士廟堂之上皆足爲宏濟難虞之大計雖燦然復興可也不然吳夫差之終不忘越趙武靈王之必取中山彼獨爲何時哉在栞浮屠法不宜退轉心淳祐三年七月記

忠祐廟記

宋主學

徐元剛

皇帝咸淳三年春郊祀禮成制詔天下神祠載在祀典者令有司各欽乃事五年冬十一月錫山薛公至奉命宰蘭邑初謁行祠顧瞻殿庭雨隳潦毀屋壞不治遂議繕脩經始於庚午春告成於辛未冬圯者葺壞者新殿廬門廡黝聖丹滌舉以法於嚴奉祀事爲宜欵謁有日金華徐元剛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三

諗於衆曰按祭法有功於民若捍大患禦大難則祀維王裔出大邛名垂信史生著忠義死爲靈神法當祀邑之有祀尚矣在隋大業十三年奉詔平東陽婁世幹賊衆二十萬蘭之人德於神者深距縣東五里枕孤山瞰二江立爲之祠血食弗替今廟宇一新迺撫巔末識之石且爲歌道明天子之命與賢令尹之意冀祚邦人於亡窮其辭曰九峯岩兮崇崇二水映帶兮明神之宮皇皇后帝兮睠此蘭土俾神宅茲兮有衆是主噓吸造化兮時其雨暘妖孽掃蕩兮呵禁不禰民之恃神兮曰我父母神之相民兮信若寒暑明明我后兮錫之嘉名赫赫厥聲兮英靈若生春秋



祀享兮不墜福祿簡禳兮來備倫魁應兮沙紫圓赤子妥  
兮樂編氓神之賜兮孔厚勒之堅珉兮垂不朽

棲真敎院觀音閣記

宋蘇林

蘭谿邑東二十里有山曰靈洞棲真院據其巔喬松龍蟠  
怪石虎踞古木參天脩竹拂雲山勢環抱奇峰屹然循嶺  
而上左顧右盼領畧之不暇由寺之東登山三里餘有洞  
穴焉洞中石乳自罅而溢滴積爲山瑩白可觀趾有天池  
水淺深常自若旱溢曾不增減池上直北有石植立如屏  
人目之小飛來峰實占一邑之勝邑令勸耕歲率一至紹  
興乙亥曾大父侍郎去世葬於院東之辛穴撥田常住俾

蘭谿縣志

卷七上 記

天

奉香火節朔祀享乾道丁亥兩廡頽圯諸父鳩工擇材僧  
堂香積撤舊而新之葺東廡以爲子孫拜掃宿泊之所予  
實董其工積歲三十有九東廡傾欹嘉泰甲子住持子隆  
易之爲閣以奉白衣大士取木於山不日而成弗高弗隘  
與寺相稱輪奐聳飛咸壯觀之閣成隆以書來屬予爲記  
故書之

時思菴記

宋杜去輕

有僧友賢觸熱訪予京邑援雅故而有請友賢高祖諱約  
生六子曰岡最富皎榮樞乾道間歸藏高村之原歷六七  
世子孫數百指以儒學著於州里者項背相望皆隱德所



致也榮爲僧有至性居廬終制猶不忍亡兄弟相謂曰制終而思無終孝子執親之喪也今榮也僧其貌而不忍棄其親吾其忍棄榮乎乃命其廬曰時思菴撥田三十畝樵與山蔬與園爲單鉢僮侍之備榮不受曰僧也何以業爲強之曰設子不爲僧能不歸此於子乎子貌僧而行儒吾得視子僧乎立書與之嚴規式示子孫勿畔以時思菴入籍榮保守惟謹至八傳一如榮在舊廬三圮三新視前爲勝顧世遠而子孫多恐前人之澤浸微不體時思之義願夫子爲之記乃敘其顛末而銘之曰古者有爵有德則官爲之置守冢近世立菴亦遺意也或謂不由官非也官固未嘗禁人之奉先也後之人思及此雖春秋代謝百世而祖不忘也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无

仁惠廟記

宋徐疇

浙水之東以縣而隸於郡者數十而號蘭谿爲壯縣縣之以祠宇祀神其在四封之內而錯立者以百數而號偃王之廟爲靈異廟蓋負邑瞰江而面山堂殿巍然長廊大廡鬼物圖畫足稱大神之居過者莫不瞻悚焉而號於諸祠爲勝特先是偃王有廟在縣之黃湓灘之東及今而卜地於蘭臯驛之北焉則邑人之議其度材鳩工以事營建計諸妄大費及廟之成爲錢八百餘萬則邑人之力旣成使



余得有記焉則邑人之志於是爲之說曰極天下之智力  
有不可勝用者矣而爲善者要以不可終窮若偃王之仁  
義爲諸侯所歸彼其初不過一時一國之事耳然其國亡  
於周而大封於我有宋國於下邳之僮而廟食於會稽之  
太末及於蘭谿此非必王靈之有所及蓋所謂善有不可  
終窮者已然世嘗怪偃王者知以仁義爲國而自以爲王  
則其爲善也已不勝其僭嗟夫其果信然者歟夫僭者必  
以其時是必其乘王靈之衰季以自見其強大猶日之入  
而陰曠集焉厥或以當穆王之世則非其時僭者必以其  
人是必有以自見其強大而肆其桀驁猶病狂者有所惑

易而妄常

厥或以爲偃王之所爲則非其人彼非其

時且非其人則爲偃王者曷爲而僭亦何賴於僭哉王者  
以有天下至尊極大之美稱也或冒冒然自爲之名而無  
所顧忌則爲天下之至惡也若然則至美者乃其虛稱而  
至惡者乃其實行徒使虛名爲不可得而忍以爲惡且不  
可况乎徒處至惡與所謂虛名者併失之此則熊渠之所  
知而訖不敢自王於厲王之世也哉自今而觀周室以厲  
王而視穆王其世爲孰衰以楚而視徐其國爲孰大以熊  
渠而視偃王其強狠濡弱又相絕也然彼熊渠者以甚大  
之楚適當甚衰之周徒以厲王在上訖不敢以虛名而蒙



實惡而謂偃王者及穆王之世自以爲王而無所顧忌者歟天下之辨謂以無證而不信而千載疑信之相傳非可以私己而臆決也然質之禮經而以夫徐君濟河西討之事觀之見其有事於遠畧而拓國開邊以見其強大以夫徐君進玉於邾使含之事觀之見其以王制自爲而視列國猶臣子以肆其桀驁若此者其國人推本其所自始蓋曰駒王者實爲之則徐之僭宜爲始於駒王而偃王之稱宜爲後世旣僭者之所追王而推之以其時參之以其人諗之以其事不其然歟及記之作也要以如邑人之志蓋不可不爲辨說而廟之卜地興建則經始於淳熙己亥卒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三

事於紹熙辛亥偃王自前世亦惟曰偃王而已及今有慈仁善利英濟之號所謂大封於我有宋而善有不可終窮者嘉定元年十月三日記

板橋記

宋蘇簡  
金華人

蘭谿縣陸走郡再舍而近來者捐舟去者問津車聲足音憧憧達旦板橋屈其中途紫巖山谷繡遠春水時至秋霖積潦衆壑悍激滙於橋下橋壞弗治行旅病涉僧可威獨任其事因舊增新糜金錢二百萬募緣僅二十萬傾竭衣鉢以足其費營於紹興辛巳之冬成於隆興甲申之春夫開道途謹關梁吏事也自郡縣多事而重於勞民政廢不



舉斯蓋一端林下之人非有吏責而視朝涉者若已褰裳  
惕有不安乎其躬者誠可書也初威告鳩工嘗語之曰昔  
橋高於路累尺謂水不能冒曾不知增高易欹客土難托  
水甚至汎濫於道固自若也蓋當損高益平以便馳驅厚  
其址多爲鋸牙以殺水勢益其廣疏爲三碁以分湍流迄  
用此說工不加倍而橋遂堅壯云隆興甲申記

城隍廟記

元學錄 呂 濬

州守東原梁公來治此州之初吏白曰凡蒞事於此者必  
謁城隍之神守曰唯齋戒卜日親展禮於祠下環而眎之  
神祠不數楹上雨旁風欹側將壓且蕪翳沒膝殆無人跡

蘭谿縣志

卷七上 記

三

扣之左右曰是祠廢弛數十年矣守喟曰此非前人之責  
我責也旣而曰信而後勞其民今予始至而遽役之不可  
越明年民稍遵令一日集耆老而諭之曰州之有城隍猶  
其有守臣也爲守臣則平而政刑公而賦役懲而姦暴恤  
而疾苦爲城隍則時而雨暘阜而田畜穰而旱潦斥而蓄  
厲若神有不職其職則我將有辭於神頻歲以來時和歲  
豐民無札瘥而神祠莽焉不治則神亦將有辭於我矣今  
欲廣而新之若何衆曰諾守曰予嘗與長貳之官繕治宇  
倉解營戍之所孤老之廬其勤惰係於官故以州之吏領  
之今神祠之建其禍福係於民盍以爾州之人董之昔人



有處劇任者其下必擇通敏精勤者用之事之集也不違  
刻今欲做而行之又若何衆曰敢不惟命守曰可矣乃詢  
之僚屬擇所委任者十人凡募工費運木石皆有籍以稽  
其出入經始於是年二月甲戌落成於十月之甲子由是  
神之祠前後輝映左右拱翼聳者如啄覆者如織甃者如  
繪聖者如拭環者如繚闢者如植其規制也宏厥其像貌  
也赫奕視之燦然殆十倍於舊州之士民歲時來祭者相  
躡莫不嘆昔之久廢而樂今之速成也是役也非公能旣  
信而後勞其民詎至是耶自公之來是州也與長貳協恭  
以治而爲長貳者亦不苟爲同異故其刑政必平賦役必  
公姦暴必懲疾苦必恤可謂明於治民矣而又能致力於  
神之祠使今以往雨暘常時田畜常阜旱潦常禳災厲常  
斥以幸此土又可謂誠於事神矣是皆宜書以彰其績而  
憲於後於是僚屬相與謀而屬筆於濬焉

東嶽行祠記

元 吳師道

蘭谿城南三里有山焉實金華靈洞之支宏袤雄拔若萬  
馬決驟旋却而遽止三面巖絕巨木緣植其巔砥平穢草  
不生後枕崇岡前揖九峯大溪合流滙其下極目百里形  
勝特甚舊有東嶽祠固其所也而乘高阻幽陰陽噴薄風  
雨昏莫至者憚不敢獨處宋紹興中有司徒神棲於市以



便祭禱祠廢寢久至者絕跡矣近歲州人楊氏夢神告其處曰爾當於是廟我翌日登山按視如夢暨發石得鐫名與已合乃大驚爲置祠像未竟楊氏死後二十年大德丁未州守王佐嘉其宅勝著靈圖更新之明年冬秩且滿始集衆鳩事適奉旨毀白蓮堂傍廟絕溪而西有堂壯麗甚稱且近易致中遭阻撓弗顧取其材爲正祠餘悉散取鄉落可撤者成之於是富者助貲能者董役凡屋餘五十楹又自山趾級石以上率數十級爲壇以殺其勢如是者十餘築小亭於山半以休勞闢大壇於門以眺遠越三月竣事山川輝映觀闕翔湧見者歎駭神速余按東嶽在魯境

古者惟魯祭其望天子巡狩則祭今廟徧天下則所被廣矣嶽特山之靈今設像封帝方士家復有所謂司存者則有其人矣是山之祠距東嶽幾千里風氣不接然廢於數百年之餘而成於一旦之頃兆端於異夢之告而投機於淫祠之毀是不偶然者得非所被者廣而有人實爲之乎尚其仁民育物卒相茲土以昭答州守之志也州人請礪石余旣習聞是山之異而又目擊巔末於是乎書

新學記

吳師道

蘭谿升縣爲州餘三十年任守牧者幾人襲有興作神祠之侈醫宇之崇官舍亭傳之新咸出意相勝獨學宮在城



東因舊制卑陋日就圯不支朝廷右文開科風勵鼓舞是  
宜在所急而曾無一人顧省者豈所謂知本哉至治元年  
知州夾谷侯銳意改作憫學帑不足又慮煩民俾士之隸  
籍者以力自占歷夏徂秋中外告功殿庭門堂齋廡視舊  
咸闢周垣夾廡官署庖廩實昉於今嚴嚴翼翼翔湧神捷  
衆始肅其觀又先作塑繪像造祭器行釋奠禮未幾去官  
事遂格繼者中怠弗竟今知州崔侯雲翼慨然念不可廢  
前功於是葺其緒補其缺節其所未及而州判王君淮復  
贊助而督之既考成底績職教事者未天富來請文且謂  
夾谷侯能新之於數月之間而六年之後得崔侯乃完始

之者未必難終之者爲不易二侯之功其可以巨細論哉  
是皆宜書也旣直紀其事而復爲之說曰因廟爲學近制  
也吾夫子功等天地被萬世非壯麗尊嚴罔克稱王居吾  
徒之廬因而大焉非幸歟昔之學誠陋矣嘗試登先賢之  
祠考進士之碑碩儒名公彬彬可稱果係其居哉天下之  
事後出者必有加於前而俗之趨下者常莫能挽而歸於  
古安宅廣居人孰無之博厚高明可以自致如使宏其宮  
而人之恥新其室而習之汚則賢州侯之意荒矣故愚願  
以諭於衆庶其遊居周旋仰瞻俯察警悚振飭思所以稱  
是而度越於前人哉泰定三年記



洞巖山小三洞記

吳師道

金華三洞著稱尙矣其重岡複嶺委蛇北行而達於蘭谿之境者則其支絡也去州三十里曰洞巖山又曰靈洞山周幾里峻拔可百餘丈面背石骨巉然望而知其異有小三洞相去三里間按東陽志上靈洞深三十餘丈下靈洞深五十丈皆與金華洞通獨不記中洞上洞名白雲在山巔飛巖下垂穹窿宏豁俯仰奇怪窈深不測前爲棲真院湧泉蘇公墓在其左旁有天池泉泓然澄瑩夏冬不枯出坎溢流無聲落山下與下洞流合寺前一徑緣延羣峯回合蒼藤古木幽邃由半山亭左行歷中洞瞰山腰視上洞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三

而小前趨山趾卽下洞爲廣福院飛亭跨水上匾曰激湍淳熙中南城會槩立洞穴俯地涉水偃入石柱中立空窗旁啓四壁飛雲垂霞流蘇滴乳奇狀疊出中爲龍潭泉出溉田千餘畝歲不知旱東萊大愚呂公名以湧雪獨中洞未名近時于君介翁取選輕舉乘紫霞語以紫霞名之與湧雪配

山意亭記

吳師道

東平辛侯守蘭谿卽其居之東築亭焉名之曰山意州固多山獨城之南與山接桃花塢者實金華之支傳溪而止高而環窈而容勢涵蓄而紆徐舊以植桃故名今其下多



喬松豫章清池古石幽邃斗絕不異穹石礎岩侯之來也  
顧樂居之亭制踰丈因崇爲基覆以茅椽以竹板以代甃  
示儉也壁其背而扉其前旁兩窻因方相時而實以山可  
見也休暇時或斂衣宴坐凝眺徙倚拱翠浮嵐近在目睫  
爲之欣然忘食侯政尚清簡恬於世好所至杜門不通請  
謁微其薄彼而此厚焉何於山獨憺憺也然愚覩侯仁名  
而壽字其名是亭也復有合非徒適游觀表高勝若夫莅  
頰之翫朝爽採菊之見夕佳以逍遙於塵外而已聖人以  
樂山喻仁靜言體壽言用也侯爲人重厚安裕天資爲近  
之樂是也固宜理之在天地間無處不有在人者不異於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七

物而在物者亦以示人也人之根心與生俱生山之接於  
目無一日而不見也善體仁者得之於目而喻之於心凡  
天下之山無小無大而陳吾前者皆吾爲仁之助也奚特  
此哉體之而得焉則有吾胷中之山目雖無山可也古人  
所謂得意而忘言者其此類歟然則侯之意爲可識已因  
書其槩俾登斯亭者省焉

忠祐廟記

元柳

貫

浦江人

造化之迹百物之精神之著也然而祭災勤事亡有不亡  
稽之功籍質之祀典百世雖遠明靈赫然尚皆天隲民衷  
之不能自已焉忠烈廟神生身季子之墟顯仕陳隋之際



志將靖國蹈難死忠卽鄉建祠累有封號而蘭谿別廟民  
尤謹於報事則以義寧之初常奉詔南平婁世幹之亂戈  
矛所次氛祲肅清保境綏民功在人心尸而祝之與社稷  
等合於祭法以死勤事而能禦災捍患者矣迺延祐五年  
天子重俞廷臣之請肇加爵號之榮以爲明德恤祀若古  
有文矧而神遊上元如列星之麗於下土光景所被動植  
咸遂雖復極夫人爵之貴不若隆之仙者之名遂因王號  
易封眞君節惠之崇加至十有二字降宸制示褒寵於時  
常府錄詞移婺載侈上恩命始下者稚歡呼潔牲薦告神  
旣願歆人用闔閭越十有八年而煥渥如新里民趙璇嚴  
蘭谿縣志

卷七上 記

美

繼輝將葦雲漢之章刻石貽永迺來請誌惟神生爲人英  
歿享貴祀雖水旱厲疫之無常而崇雩禳禱之有敘肆逢  
昭代顯錫鴻名薛之天施地生神化若無方體然而樂和  
禮節民心粵有瞻依輒書梗槩係次下方至元元年記

橫山龍王廟記

柳貫

發衢二水合流而下爲蘭谿治城占水之東而直其西南  
有山橫障衢水之衝者橫山也水方湍悍而岩涯扼之泓  
渟灣洄滙爲深淵宜有神龍潛於其中出光景騰雲氣蓄  
洩雷雨而潤澤羣物其爲造化之府章章異哉然則神之  
嘉惠於茲土舊矣而民之報事於神者宜何如故有龍神



祠比歲因廢不舉厥咎在民而吏亦安能無責乎爾重紀  
至元二年其歲丙子夏秋不雨赭原焦野民憂無年長牧  
僚吏爲徧禱於羣望靡牲殫幣神弗顧咎州判官王侯廷  
鈺獨繫心焉乃進父老而問郡故得龍淵之迹去郊郭數  
里而近揀日宿齋屏却車騎親卽其處取香辦書齋意厲  
深潔誠籲於神明垂餅而挹清泠張旂而導先御見山際  
升雲如縷有頃元陰四塞甘澍滂流四境旣足萬稿咸蘇  
民吏交口歸德於侯侯曰盍新祠廟昭答神貺乃出餐錢  
以爲民倡又明年廟成具石來請刻詞嗟乎神智變化莫  
靈於龍淵飛而天行豈有迹哉然而窟宅斯在厝蠶潛通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七

雖未可的然求之方體之中而又不可漠然委之方體之  
外惟夫以心感心以神格神則所謂神智變化而爲靈者  
無在無不在真若蓄之宮沼可參而擾也王侯以賞延入  
官廉靜寡欲而篤於愛物肆茲憫旱之誠實本宜民之政  
龍惟神物不聞則已聞之其有弗饗者乎然則廟而祀之  
以申儆於方來是不可以無記也廼記而著之於石太常  
博士柳貫記○廟之廢於今六十年矣初廟將壞里人以  
神偶像託寄比境他祠故像因以存及是廟成侯訪得之  
命工益加繪飾卜用六月甲申具香華幡蓋迎至廟中時  
方旱乾行次雲興莫而雨集旣三日以爲霖彌四封而霑



足纖鱗鉅鬣浮波觸浪泳游圉圉若抃若蹈州人羣穉駢  
觀嘆異爲龍之靈昭哉不誣而侯之明信所以名祥致和  
則有道矣雖怪神不語聖有成鑒然鳳儀龜出莫非神道  
之教亦烏可泯故復具著之是歲八月丁丑貫又記

元常觀記

柳貫

蘭谿州之東北鄉曰靈泉其山皆枝附於金華之陰蓋東  
嵌峰獨森峭奇鬱而葉氏世居焉葉氏大家至君之微字  
伯顯尤樂善尚義有聞州閭黨遂間中歲旣畢婚嫁忽厭  
人事去之龍虎山受度爲道士復還卜峰下築道觀一區  
殿楹憲憲門閤端端廣廡深齋崇堂複寢庖湑齋庾儼有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罕

位序搏土斲木以嚴像設植 簏簾以陳鋪磬凡觀制之  
得具無或缺者度其徒甲乙承事斥分屬子若婿餘田八  
百畝兼給常膳樵山緡水果林蔬圃棊置左右生毓之計  
旣裕旣周於是觀成且二十六年君始以狀請記予雖不  
文而於君則莫敢譏今道家言本老莊文列氏老氏之術  
豈果於忘世者哉方其閉門塞兌挫銳解紛所以爲襲明  
沖用之地者蓋亦剛強之力爲之橐籥焉耳若君之壯用  
范蠡計然之智再致千金結賓客樂赴人之急視捐所有  
如棄洩漚一旦易節改事去聲色狗馬之奉而躬清靜慈  
儉之實不啻行乎華履之途者非挾其剛強之力爲襲明



沖用之地者乎然則築館嵌峰慶釐皇上而託之鑑曲之事是亦知章而已何必太白之遇而後論定也哉天歷三年記

仁惠廟記

元黃潛義烏人

衢州徐偃王廟有韓愈氏所爲碑文其別廟在今蘭谿州者里人徐畸寔爲之記畸辯其未嘗稱王而建安袁聘儒記江山之別廟直謂孔孟之徒無道偃王事者古昔帝王事蹟不載於經而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固多矣况偃王事見司馬遷史記范曄後漢書張華博物志本末甚具至愈之文出而學者家傳人誦之偃王仁義之心遂以暴白於

蘭谿縣志

卷七上 記

聖

天下後世由愈之言可信不誣也若愈者非所謂孔孟之徒歟衢人柴某家於蘭谿旣與州之士民脩其祠事且摹刻愈碑文立石殿廡而屬某志其歲月於下方某竊惟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興亡雖異其爲仁義未始不出於心之同然是州之人誠能於愈之言信而不疑則其致力於神將弗懈而益虔祥慶之來下應庥之所加未有止也庸附見畸聘儒之說而論次之庶覽者得以詳焉

聚星樓記

黃潛

趙君敬德居蘭谿闔闔中面谿爲樓下瞰市區敬德處之如在山林間也敬德故宋宗室子嘗師事其鄉先生吳禮



部正傳所交皆海內知名士而敬德以佳子弟悉與之相周旋至元己卯杜待制原父來自武夷與正傳同登斯樓同郡柳待制道傳張長史子長實來會焉雖無車馬僕役之盛而有琴書觴詠之適威儀進退不越乎俎豆而議論雍容乃上下於天人一時風致殆猶漢陳太邱之詣荀朗陵原父因用小篆扁其樓曰聚星後八年是爲至正丙戌余偶來寓其處於是敬德求予文追記其盛集予惟四君子者並以文學行義爲世所推然有見用於時者亦有時不得而用之者其出處之迹固不能以不異要其歸則皆可以無愧於古人也至於過從之際乃獨尚友於太邱朗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望

陵豈非以其高風懿範足以師表百世乎且向之會者四人余辱與三人者居同郡然以宦遊奔走四方不獲參與其列迺今請老而歸則道傳正傳已謝世矣獨幸原父子長無恙又皆高蹈邱園堅臥不出雖欲如敬德疇昔追遊之樂不可復得顧獨執筆記其陳迹於空山落木之秋俯仰今昔得不重爲之興感乎是歲秋九月九日記

樂顏齋記

黃潛

濠梁之魚莊子固不必知其樂莊子之不知魚之樂惠子亦不得而知也蓋顏子之樂唯孔子能知之故曰回也不改其樂七十子之徒容有未盡知之者矣張君知顏子之



樂與否人固莫得而知又惡能樂其樂而言之邪是以與之遊者往往取昔人之成說而重陳之其於樂良難爲言也夫言筌蹄爾得魚兔者必忘筌蹄得意者必忘言君果能如顏子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以心而聽以氣將有忘言之人與君同其樂而以不言之言爲君言之矣予何人斯敢贊一詞哉

雲隱記

元教諭徐 鉉

蘭谿界釣臺金華山之間水獨西流山最秀東峯在城南半里外背江面郭縣亘三四里高而不阻平而不痺障城市限村落湧出平地何其佳且異也灌木蒙密菜竹蒼蔚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三

風停雨歇烟澄露披朝暮之間變態殊狀使董元復作予知其無下筆處也汴人張一初卜居東峰之麓扁其室曰雲隱請爲之記余詰之曰雲之隱果無心於出乎子之隱果無心於仕乎雲之與人俱稟天地之氣而成形雨入荒澤萬物雲之功也拯生民開太平係乎人耳雲果有隱乎雨則出不雨則隱惟人亦然可仕則仕道不達時不遇非隱而何余每見世人之澳涖汨沒抗塵容走俗狀造請逢迎白首不知倦者蓋滔滔如也子乃芥視功利方侶青山而友白雲東峰其爲子首肯乎蘭谿非父母之邦鍾情泉石游於斯息於斯若將終身焉子愛東峰之勝東峰知子



之心亦奇遇也東峰因馮宿之文而著正傳吳參軍書以遺之揮毫端落紙上春空晴雲靄靄飛動皆不在草聖下子永寶之一初謝曰子之言善矣遂爲記

蘭谿縣城記

金華府同知

冀權

龍鳳乙巳夏六月蘭谿城圯於水越三月子來總脩繕之役旣親爲之經畫勸勵以底於成民不賞而功倍復慮夫濟渡處違城闔稍迂捨舟登陸者阻泥淖不得前乃於堤上卽城闔小西門以利出入門之內適靈山徐偃王分祠在焉朱薨翠棟隱顯於山光水色間庶亦爲往來憩息遊覽之所衆皆宜之是役經始於九月未踰月而竣事周圍以丈計者七百八十有奇予不能文竊取春秋之法直書其事刻於城隅以俟他日有攷焉

棲眞院小三洞記

明宋濂  
浦江人

洞巖之山玲瓏而鬱紆其靈洞凡六而著名者則有三焉一曰白雲產石乳倒垂遠望縹緲晶瑩奪人目睛極可玩二曰湧雪飛泉怒瀉其光如爛銀匯而爲潭蛟龍潛其中能時出爲雲雨崇之多驗三曰紫霞外隘中寬而障以石屏戶室虛潔可吟可弈可挾樽壘而飲三洞相環如貫珠其東北又有怪石屹立亭亭如植笏人呼爲小飛來峰峰之下有泉仰出而流號曰天池其清可鑑毫髮蓋蘭谿之



佳山水洞巖爲最勝洞巖之中斯泉與石則又勝之尤者也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明胡翰金華人

洪武十有一年夏六月不雨環郡之邑厥田高者爨圻下者剛燥陂澤旣竭源泉不通稼日就稿農民告病郡邑脩禱祀之禮顙天叩神或應或否而旱曠如故洎秋七月不雨農民告病急從政者患之蘭谿距郡五十里其邑旱不爲災踰邑而西又二十五里爲香溪入其疆則其澤之竭者演而注其土之焦者淖而沃田間芄芄皆美稼也余爲愕且喜問諸父老皆曰先是固旱矣農告病矣賴吾司征

蘭谿縣志

卷七上 記

聖

之長吉安劉君思忠而免於歉乃六月己丑君率父老禱於里之偃王廟合百神而享之明日丙寅入蟠山禱於天津廟廟故有大神曰澤潤曰澤沛蓋司龍者也迎而致之及途而雨越三日戊辰又大雨猶未洽也七月癸酉君露跣道上禱之益虔明日甲戌神應之以雨越三日戊寅又大雨吾稼仰之以足靡不就實是則神之賜也君之貺也吾民戴之每食恨不尸而祝焉余聞而愈愕劉君非有民社者曷爲而及是哉旣而過友人之門陳如圭氏吳德璋氏皆曰誠如父老言然不寧唯是往年禱雨脫我於藎隆之毒亦惟君悽悽以將事吾懼無以報之則著爲咏歌之



辭而今又重蒙德焉其感而應也灼有攸徵矣向使吾二人言之人孰信之使吾鄉人言之雖信而未必深也今先生幸辱臨茲土而寓目焉咨及下走走不敢隱敢於先生圖之先生苟不鄙夷得記諸文字庶其傳信矣乎余謝而退他日童良仲至郡則具其事以請春秋譏不閔雨而著喜雨善其有志於民也今郡邑猶古侯伯之國從政者孰不有志於民寧風旱逆時雨凡禮之所當爲悉致力焉而猶莫能致其所難必劉君一司征耳其職不過權貨財督稅課與郡邑有民社者異矣顧不忍農民之無稼殫厥心而拯之天亦輒應之豈有他哉宇宙內事卽吾分內事昔

蘭谿縣志

卷七上 記

吳

江西陸子嘗有是言君固習聞之矣天之仁愛吾民恒欲厚其生不幸而丁斯之旱豈使之無子遺哉故一夫致其格一鄉遂其育積誠之至則天心順成之矣余取鄉人之言論著君之美以見喜雨者能閔雨也不臨民而有志於民尤所善也此春秋之義是宜書之以告來者

蝸殼軒記

明 吳 沉

天全先生曳杖出游見有所謂蝸者集澗石旁背負圓殼逶迤而行頃焉入於殼中先生嘆曰彼蝸之微知休於其廬豈我爲人而反不能如遂趨而歸名匠氏葺治其東偏之室顏之曰蝸殼軒晝而處焉宵而寢焉飲食於斯詠歌



於斯未嘗一日改也。客有造者曰：吾聞居天下之廣居，宅天下之安宅，得時則與鳳凰同其儀，失時則與龍蛇同其蟄。以蝸自比，何說之卑乎？先生曰：不然。子亦嘗觀於天下之物乎？天下之物，小大雖殊，至於各止其止，則一而已。鳳之棲於巢，龍之藏於窟，何異蝸之休於殼乎？非特物然也。具形色而中天地者，亦若是矣。率性而動，自然而然，適性而樂，均足其足。譬如雲鵬之扶搖，斥鷃之騰躍，何羨於彼，何薄於此乎？吾幼也，嘗讀聖人之書，長也，切有志於天下之事。今則老將至，而髮種種矣。一椽之寄，足以安吾之身，一簞之食，足以滿吾之腹。方將以無所可用之才，屏黜世俗之務，歸休是軒，以終吾年，不亦可乎？古人有云：蝸之左角有國曰觸氏，蝸之右角曰蠻氏。一蝸之身，兩國載焉。蝸亦不可謂之細矣。子尚嘗我取譬之卑耶？客退而語人曰：吾久不見若人，聽其言，殆將齊物我而遊逍遙矣。是豈可

以利害榮辱是非得失之說動之哉？古有達道之人，其先生也。耶先生，姓趙氏，名良，恭字敬德，天全其自號云。

重建大成殿記

明章懋

蘭谿爲鑿望縣，其山有紫巖之秀，水泛澌波之文，最爲奇勝。而清淑所鍾，英賢輩出。有一鄉三八行者，有一里二賢良者，有一門五高者，其他以經術政事文學死義名者，後



先相望而仁山先生講道著書爲朱學世嫡居四賢之列尤爲傑出謂非師友淵源之意與國家作養之功能若是乎其邑之廟祀先聖雖肇自有唐而卽廟建學則始宋崇寧至紹興咸淳間有元至治初相嗣翼成而先正禮部吳公師道爲之記本朝稽古右文興德育才永樂以來繼有脩建於昨歲乙亥春三月乙丑夕風雨大作東北隅棟梁節稅悉皆崩壞獨先聖貌像儼然如故得非天所佑乎時郡倅趙侯來掌邑事欲行改作而官帑久虛又罹荒歉乃聞其事於上官而少參顧公可學僉憲韓公邦奇命以廢官局之閑地貨鬻於民得白金若干鎰因以市材購工經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吳

斯營斯用良易朽以棟代橈其上之覆板不堪漏濕下之士牆難禦風雨則皆以甃爲之務爲經久之規而侯之視是役也日省月試衆心樂趨不日竣事矣但其才用未周而兩廡有待已而侍御吳公華欽奉璽書清理戎籍偕郡丞張侯按行之邑張侯具告以前事公遂以金若干鎰判付有司以相其成適海虞錢侯炯來爲邑宰與簿邑陳侯廷相協恭其事凡選材用甃及朝暮督視一如趙侯之爲而不使至於速壞其祭器有缺陳侯加以俸金而範銅爲簠簋邊豆爵斝若干事以備釋奠之用焉工旣落成而主教高君楷與諸生吳一源來告於懋曰吾邑文廟毀而復



新賴有侍御與藩憲諸公主議於上苟非趙侯致力於始  
錢侯陳侯續之於終何以成其能乎願丐一言章之且因  
以啓其學者也予謂廟學之設將以隆化善俗非直爲觀  
美也今吾邦上下諸公協心以爲是舉豈非爲政而急先  
務者乎若欲啓其學者則前有薛侯至之記以學廩之徵  
而曰必有篳瓢樂道者出蓋望人之上希顏子也後有吳  
公師道之文以學宮之新而曰博學高明可以自致又欲  
人之度越前人也二公之言所以勉進後學者至矣然欲  
希顏子之學必從事於博文約禮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  
才庶幾可以有得欲造乎博厚高明之域必致力於明善  
誠身至於誠之不息而久且徵焉然後可以馴致士誠有  
志於是焉則小可以度越前人大可以希賢希聖而不負  
諸公興學作人之盛心矣苟徒弄筆墨以徼利達則昔人  
所謂二三子之羞者吾不敢以瀆告吾邑之士勉乎哉

譙樓記

章懋

譙樓者何城上樓也按爾雅狹而脩曲曰樓許慎說文樓  
重屋也譙蓋樓之別名顏師古曰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  
樓爲麗譙城之上必有譙焉登高可以望遠爲武備設也  
昔者聖人體國經野建都邑爲宮室以宅師民旣奠厥居  
矣然而物衆地大好惡相攻強弱相凌又有勿獲安其生



者於是乎爲之城郭溝池雉堞樓櫓以衛之故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譙之設其始肇於重門之遺制歟史記言皇帝五城十二樓而未始有譙之名周禮春秋有象魏有兩觀亦不聞有所謂譙者漢書陳勝傳始言譙門至魏武而麗譙之樓作焉後世凡國都州郡城邑所在皆有譙樓其崇庳脩廣隆殺之制各稱厥居其樓下設門扉以闕內外謹開闔戒不虞也上闕窻戶以覽形勝俯四隅察非常也豈若井幹花萼齊雲落星窮極壯麗徒侈遊觀之美而已哉其樓之中置漏數刻以節晝夜伐鼓鳴角以肅晨昏則所以授人時警衆心者亦無

不在焉昔曹子建制譙樓畫角三弄之曲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詞皆悲壯激切使有國有家者聞而知之必將惕焉於心進而德脩而業終日乾乾弗敢一息自暇自逸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天下國家無難治者矣若然則譙樓之設又非但爲禦侮之具也其爲用顧不大哉予故撫其事實爲之記云

新遷預備倉記

章 懋

洪惟我太祖皇帝以亶聰明作元后拯生民塗炭之苦而措諸衽席之安其大造之仁蔭以加矣然猶夙夜憂勤圖



恤民隱以謂歲不能以無歉民不可以無食爰命所司出  
官鈔以易穀而儲之鄉社以備凶荒以恤難阨謂之預備  
倉其卽周人之委積隋唐之義廩宋朱文公社倉之遺意  
也豈非所謂竭心思而繼以不忍人之政者乎於時蘭谿  
始有東西南北四郊之倉視歲豐歉而斂散之民是以不  
饑列聖相承建其有極斂福錫民太平無事年穀屢登長  
民者懈於其職監視弗虔所儲蓄者積而不散徃徃乾沒  
於豪猾之手而倉隨以壞矣宣政以來歲或不收而生靈  
嗷嗷無所仰給朝廷始用大臣之議令天下郡縣勸募富  
人入粟於官以爲荒備其輸粟至千石者賜以璽書旌爲

義民時無錫薛侯理常乃作大倉於縣城之南數里倉廩  
之下儲穀數萬計又謂之義民倉民固有獲其利者夫何  
歷時滋久奸弊百出而倉非曩時之舊矣宏治壬子之春  
崑山王侯倬以才進士兩宰劇縣皆著能聲簡自天官來  
字吾民下車之初歲適大祲民窮無告亟發廩以賑之而  
視其倉屋皆壞漏弗支所儲之穀失亡大半而在庾者又  
皆陳腐不可食矣侯爲之太息流涕訪諸父老咸謂是倉  
地處幽僻四無民居監臨以政務紛冗弗遑時至而主守  
之人又皆一二十年弗與更代久而易懈至有死亡逃散  
而莫之守者其勢易爲侵盜又在大河之濱盜者不勞負



擔夜舟滿載而之四方者不知其幾加以水濱卑濕陰潤所蒸在倉而腐者又有之矣倉儲虧耗職此之由而守倉人役以虧耗責償而破蕩其家者甚衆則是倉雖曰惠民而適以爲民害也侯乃嘆曰法久而弊生勢所必至不有以變而通之其可久乎乃相地於縣治之東得廢寺焉其土燥剛無卑濕也附城而近監臨可常至也去水而遠盜舟弗能達也在闔闔中十于目之所指視姦宄無所容也將謀改作之祛宿蠹而部使者少參韓公行部至焉聞侯之議深以爲然乃具其事以白於鎮巡藩臬諸司得報如其請侯於是以義勸富人之諸事者授之規畫分其程度



數多而難以責償今而定爲歲一交盤之法則無久役而民不困矣倉雖旣成人猶懼其儲蓄之不廣侯以是歲當重造版籍推割產稅而受田之家皆物力富強者也隨其所收多寡計畝而勸之得白金二千七百餘兩易穀萬有千石自足當前虧損之數而倉儲不虛備荒有具而困窮是賴邑之父老欣然而來告曰我侯蒞政之初小試經綸之才不遑他務而汲汲於是倉欲爲吾民深長計其所立之卓偉如是豈非推廣我皇祖仁覆天下之心而爲政者乎使其進而羽儀天朝上佐天子以經綸天下則其他政之仁大庇吾民者可預推矣吾儕小人自今其有瘳乎將

謀伐石以永其功俾子孫世世勿忘我侯之仁子盍爲文以記其歲月某乃作而言曰侯之爲政非止一倉之仁而其志亦未嘗以是而自滿也尙奚以書爲哉然愚於是竊有感焉是倉之成侯之仁吾民者固至矣若是倉能久而無弊則非所敢知也繼今爲政者必有我侯至誠惻怛之心然後可以行是倉之仁又必有我侯達權通變發奸摘伏之才然後可以祛是倉之弊而全是倉之仁後之君子其念之哉必切切焉視饑猶已亦以侯之心爲心焉使是倉之仁久而勿壞則吾民之蒙其惠者容有旣乎故爲執筆而不辭



悅濟浮橋記

章懋

蘭谿故有浮梁在縣城西門外厥名悅濟宋紹興中江運使衍始合衆力爲之歲久幾壞而江令文衡復脩治焉其久弗廢者有橋莊之田爲補葺之具也元季兵亂橋隨以廢而莊田亦不復存焉明初以來一作於洪武癸丑倡其役者知縣賈侯存義也再作於成化庚寅起其廢者知縣李侯璉也惜其未久皆遭洪水摧壞不能橋者前後殆百數年矣成之難而壞之易良可慨也近有上疏言浮梁不可廢者詔可其奏部檄藩府施行如章郡守萬公以屬邑丞田侯侯以公帑久虛其費無從出也不得已而均敷焉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番

邑之編戶爲里二百四十而浮梁用舟八十艘命民三里共作一舟所需鐵石之類亦以其數均之而推擇里魁之可任者使職其事財用出入官不與知衆情歡趨如治其私鳩材僦工惟恐或後不兩月而竣事其橋跨溪中有洲焉溪兩岸及中洲皆累石爲堦堦之上各樹石柱者二而中則四以八十舟聯爲兩節舟上架板爲梁梁兩旁皆有欄楯兩節之脩總百尋梁廣一丈有五尺其舟首尾皆以連環鐵縷縻以篾纜而兩端皆繫於石柱又以鐵作巨矛者十矴於淵而上繫其橋使不隨波上下且時其水之高下以爲損益中又時其開闔以通舟楫皆侯之所經畫也



而猶慮其難久故規模大畧雖仍舊貫而巨壘危欄堅木厚枋高大壯固悉倍於舊庶可以蔽風雨波浪之侵蝕而不至於速壞矣落成之日邑令許侯語於衆曰田侯之成是橋其用意勤而爲利溥矣不可無以垂示方來於是簿張侯偕主教段君貳教崔君謁予爲記故爲述其本末如此然竊有感焉橋之廢興有數而作繼在人田侯是橋之作寧不有望於後人之繼乎守視之無失脩葺之以時則橋雖不田亦可常存而不壞不然又如前日之橋而作者之志荒矣

金文安公仁山書院記

明董遵

蘭谿縣志

卷七上 記

證

仁山書院者爲崇奉先儒仁山金先生而作也先生居仁山受學魯齋王先生從登北山何先生之門北山嘗親炙朱子高弟子勉齋黃先生厥後仁山又以其學授白雲許先生推源統緒四賢者實朱門世嫡始東萊呂子與朱子南軒張子友倡明正學允矣東南鼎峙蓋百五十年一鄉五碩儒相繼挺生咸以斯道爲己任世稱金華小鄒魯云東萊在宋有麗澤書院元有北山書院四賢書院我師楓山章公與德菴鄭公恒慨夫蘭谿仁山闕里也而書院獨無非缺典歟於是前郡守維揚趙公創議相基得城中所謂天福山卽慈明佛院廢址者巋然高朗可以有作旣而



郡守東山劉公至以茲事首風化亟是焉圖適郡判毘陵  
趙公來視縣政經畫既定遂以督役委於仁山宗喬曰鋪  
者間則郡丞濟南張公時和協贊而前令周君勳今令錢  
君耀亦與有力焉構於己亥夏完於戊寅春堂肖先生神  
像門揭仁山書院煥然新廟之規固盛舉也今郡守關西  
王公偕郡丞公一日泣縣瞻拜之餘相顧喟曰是固高山  
仰止之地也鄉有楓山邇文廟鼎新已有記矣茲院顛末  
屬諸其門人不亦可乎郡丞公誤及遵爰語錢令見喻焉  
遵愕然自失晚生無知安敢冒昧固辭之而郡丞公固強  
之不敢已也竊惟仁山之學上溯朱子之傳北山所示曰

蘭縣縣志

卷七

上

記

美

省察克治魯齋所示曰涵養充拓語雖甚簡先生服之終  
身常若有所未盡焉當時議者以何之清介純實似尹和  
靖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先生則親承二先生之教而  
充之已者也其示白雲旣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又曰吾  
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則其  
師友淵源粹然一出於正蓋可見矣抑吾同志又有論云  
君臣人之大倫道之不行聖人雖已知之猶謂不可廢也  
仁山生值天步艱難尚欲有爲志旣不行宋亦不救憤惋  
鬱紆一飯不忘春秋之義尤慨於衷故前編末語良工之  
心良獨苦矣其曰予之所悲又有大於道原者孰其知之



孔子於夷齊箕子皆稱曰仁若先生其亦求仁得仁矣乎  
嗚呼後之學者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欲知先生心迹之  
微其尚究於斯哉書院既成趙公且將梓仁山文集以傳  
於世皆可書也

章楓山先生祠堂記

明邵寶無錫人

先生壽終於蘭谿里第遺言勿干身後恩澤明年嘉靖紀  
元春三月將葬見素先生林公以名命過蘭谿弔且哭焉  
已而嘆曰古者鄉先生沒祭於社禮也先生天下士其分  
則國之師以義而專祠之不亦可乎於是金華郡守王侯  
九峰以上嗣大統入賀未還則以語其貳張侯齊侯曰此

蘭谿縣志

卷七

上記

五

固吾有司之事也齊既承乏不敢不勉門人董遵等又皆  
曰此二三子之願也敢因以請侯乃鳩工聚材卽其地之  
西南營焉工旣興而王侯還則曰此固守郡者之責也雖  
不及其始敢忘其終乎申令加丞通判石侯堅推官藍英  
胥贊厥成中爲堂四楹前爲門如堂之數兩序旁翼繚以  
周垣中位神主而顏其門曰楓山先生祠堂於是以國子  
祭酒致仕陞禮部侍郎再陞尙書矣稱先生尙德也先生  
自壯歲以文章魁天下以忠諫著翰林以經濟稱於海內  
自史館左遷涉歷中外未克展布晚始起爲司成天下莫  
不賀得師焉及請老歸棲遲林壑隱然繫天下之望者幾



二十年前上之初政有意用之問使在途而先生卒矣論者於先生猶若未滿焉然以予觀先生其其謹康靖之節平暢醇雅之文簡廉樸直之風在朝在野遐邇承嚮蓋不動聲色而耿耿迴瀾老益淳篤君子之論焉可誣也若是而謂先生之道未光於世則豈可哉夫天下之道德烏乎定定於一而已矣大哉孔子萬世之師也孟子去孔子未遠也闢邪放淫勤一生以爲任大閑立矣數百年而有董子欲黜百家於漢又數百年而有韓子欲去二氏於唐然其識與力皆不逮乎其志故泛然莫之能定也周子程子繼起於宋其識與力超然獨遠繼絕闡微爲世先覺而朱子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五

繼之著書立言垂訓天下久矣先生以盛德負重名弗惑弗貳而扶衛之意惓惓其間蓋先生之信朱子猶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其謂金許之後無人乎哉正德初寶按察兩浙先生請老南歸見寶而謂之曰吾方薦公自代而公乃在此乎寶愧乎其言今先生已矣弔以遠廢而遵也乃斥書述王侯之意請爲祠記寶感先生之知也於是乎書

世賓堂記

明唐龍

鄉飲禮也古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其鄉老今制令郡邑並行鄉飲禮尊賢以德敦化也敬老以齒不遺年也齒德



全者得預於斯典夫亦難其人歟先是邑城徐翁宗衡正統中邑延致爲飲賓成化中子文玖翁亦在賓位時太守黃公理爲書世賓字以華其堂予與徐比隣生也晚不識二翁得觀予師章文懿公贊宗衡像至以一鄉善士稱之外大父聽菴公贊文玖翁像與舅氏北園翁作者德傳皆弈弈多美辭則二翁者其曰嘉賓非耶二翁沒久矣其曾孫袍乞余言以識之孝哉孫也雖然君子之顯其先不於其言而於其行言由乎人行在我也則賁其祖而顯之以昭潛德以系孝思者固炳然有在乎此之謂不泯之道也而無待余言矣

蘭谿縣志

卷七上 記

堯

春暉堂記

明董 玘 紹興人

予友侍御蘭谿唐君嘗作堂爲奉母之所名之曰春暉之堂而求記於予且曰吾母之歸值吾家貧甚事吾大父母拮据爲養簪珥貿鬻且盡無怨言先君治家嗃嗃常曲爲婉順教吾兄弟劬勞尤甚聞有善行則喜小有過則怒蓋吾里中稱父賢者必曰先君稱母賢者必及吾母今春秋六十康強無恙顧不肖無以致吾心者竊於孟郊東野之言有感焉此堂之所以名也幸爲我記之予觀小雅蓼莪之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父母之恩如天也而其自比則曰匪莪伊蒿蒿亦草也寸草春暉之喻東野蓋亦本



此夫春仁也仁者不私其身故其事親也如事天斷一木  
戕一獸不以其時謂之非孝孝與仁其致一也君以春暉  
喻母亦既以天事親矣以親事天而與物同其春者獨非  
君之任與君清脩好學抱用世之志初爲郟令守城捍患  
民尸祝之按滇及江右察舉撫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  
名跡所起固將有天下之任者予故舉仁孝之說以爲之  
記

知縣題名記

明 戚 雄 金華人

今天下以石題名將吾以人爲鑑後之人復以吾爲鑑可  
不慎歟蘭谿爲縣當越之衝農桑學校訟獄貢賦視他邑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李

不甚相遠也而賓旅往來輻輳迎送之擾供億之費視他  
邑數倍焉日不暇給繼之以夜難可知矣自唐以來縣之  
碑記不存毋論已我朝洪武迄今任縣尹者歲久幾泯無  
聞前尹胡公進之慨然嘗伐石未及登載輒遷秩以去歟  
縣黃公德鳴繼至乃稽諸故牘詢諸父老凡蒞茲邑者自  
朱璞以下共得若干人歲在丁酉冬十月命工卽原石刻  
之樹之廳事之左以告來者因亦以自警焉是故於姓與  
諱與字則書之爵里歲月則書之書之者何所以存故實  
備觀省也而箴規砥礪之義實寓焉於行實則缺之缺之  
者何所以付清議於輿人里巷之口示不敢專也而其實



亦自有不可掩者其爲治道之龜鑑也不猶愈於盤盂几  
杖之親吾側乎茲舉也見二公之敦古道而崇儒術也後  
之覽者尚有鑒於茲

慈教堂記

明唐 鉞

趙成璧早孤與其二弟事母甚謹母賢有軌度訓厲諸孤  
家政式張諸子稟教用成而友愛尤篤資殖暇豫闢層廈  
以奉母始落則兄弟相謂曰吾兄弟之克卽斯也皆吾親  
之餘慶素教也則顏其堂曰慈教於是里之君子顧而嘆  
曰美哉名堂也可以昭厥後矣夫俗之陵夷也骨肉競利  
毫髮許至終身若讎仇者爲誠無教之過而其迷棘是興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空

管然罔念鞠子哀則不至悖棄其親者幾希而何有於教  
故未有不知弟而能知親之慈以率教者趙之遠祖清獻  
公抃暨其弟拊以行義著太末所司榜其間曰孝弟里則  
其教之所由來抑遠矣哉居是堂者而勉思之勿替勿忘  
其昌蓋未有艾乎徐袍銘曰於赫趙氏南陽之允頤頤三  
子洵美渥潤是曰亢宗同聲比翮居積懋遷兄綸弟繹母  
氏貞善寔提其綱服勤纁織秘之筐箱曰吾子婦爾來吾  
襄聿脩孝弟惟爾永臧子昔嬰孩今也長特母德不爽日  
榮日澤勗爾三子儻焉厥躬永言保之慈教無窮

譙樓記

明 徐 袍



門之上爲樓以望曰譙蓋古者以眺遠明微觀氛察祥民事之所關也制故至於今不易其在蘭谿者始自宋宣和中縣令舒邦弼爲之號勅書樓後以樓鼓角其上因習稱鼓樓云先是樓以歲久傾圮無以辨時正事而門鑰不備出入不可譏防前令尹尚賢患之乃於嘉靖丙辰之春命工營建未及成制而以憂去久且復圮矣旣越十年古款黃公鑑來爲令覩其圮而無容委紊而分莫可辨也喟然嘆曰嗟樓以民設而圮且委若是則何以宣德而流化也始有脩繕之意而以始至未果逾年義民舒兆賢願成其役遂請於臺臬諸公而許之圖焉於是易壞以堅緝疏以密板闌瓦甃向所未備者而補之而壯麗有加上樓鼓角以謹宵程肅門鑰以譏出入旁闢牕牖以廣瞭望中施級道以便登躋凡兩閱月而工成令謀與丞某簿某尉某登落之忻焉若有慰焉丞輩曰聞嘗聞當官者之造役也或有勤約而民不趨甚則訕且仇之而終鮮庸焉乃今顧無所詆違獲以成事其無乃作始者難而習成者之易與抑舉驟者罔孚而遲積以待者故成與何其同役而異徵如是也令應之曰是未可以膚迹觀也抑不見有家之事乎父母之任其子勤作室家而垣墉樸斲罔不究心而從事謂父母之心爲我也而又無利志苟使仇之人而任之則



有不睜然而怒趨然而走者邪君子之論曰令者民之父  
母也爲民始事不得已而任之無所規利其間而期約必  
信又何仇何訕雖然余敢謂知令道哉亦相與矣此焉可  
矣丞輩曰美哉此同官之願也敢不省求遂刻之石爲記

逸老堂記

明鄭本立

人之處世歲月易遷不自蚤計悔將何及少之時則當立  
志堅強以植根本及其壯則當矧立勛業以展才猷及其  
老則當葆光畜神以培元氣斯終身皆坦途也若少不事  
事則壯無成壯既無成則老窮困雖欲求一日之逸得乎  
是莊生所謂倒置之民也予今老矣其建斯堂也豈僅圖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奎

自便自適已乎將期完晚節以無忝所生也堂側有閣數  
楹貯古今圖籍朝夕玩索以庶幾孔子五十學易之意去  
堂里許有園一區環植翠竹中構有斐亭日月一至誦淇  
澳之詩想見衛武公耄而交儆之志徜徉三徑無逸而逸  
又烏知老之已至未至哉斯吾所以名堂之意姑記之以  
自警且以警我後人云

怡壽堂記畧

鄭本立

城南葉氏中有隱君子石亭翁質敦朴而中洞然教三子  
業詩書有聲庠序乃拓基卜築舊居之旁匪直侈輪奐之  
美抑以頤養性真式穀後昆者意深遠矣翁名沂石亭其



別號云

學田記

明唐汝楫

歲甲子督學屠公至申飭教規內云凡學無田者得倡義增設會郡貳守張侯攝縣事則政務本原教敦作率首呈屠公之意斥罰鍰五十金以爲學田倡已而邑博朱君端明慕義而興亦捐俸十金醵之易田一區可二十畝距學可十里許歲任上農可獲租三十斛推擇諸生佐邑博而參主出納之自是積贏可亡匱官可亡變取其羨可備物用而凡塍垣圯墉及隕隄黜黜者膏可藉之以葺噫嘻閱歷歲時如彼其久也一旦備之百爲咸需美哉甚盛之舉

高郵縣志

卷七 上 記

畜

乎於是諸士相率徵記期以列功垂義而風來者夫人有所見則有所感故海興望洋山起仰止過廟則肅臨淵則懼豈非情發於感而不容自己者乎然則諸士閱斯田也獨無感乎哉閔子曰學殖也不學將落蓋田以殖而成穡也人以學而成德也彼勤菑疇而播之耕澤澤庶綿綿穫濟濟斯之謂良農矣乎乃服其耨不懈於時雖種之嘉穀卒登惡莠以刈穫則惡用是田者爲哉諸士早暮誦習期以砥切聖賢之學猶農之勤四體於西疇然人力已至雨露潤焉則善萌茁性根舒本固而未挺斯之謂良士矣乎乃逸居廩食芟柞培漑之不力而沮洳之榛茅之落而已



矣諸生不亦與有責也歟哉屠公名義英丙辰進士寧國  
人張侯名書紳癸丑進士常熟人

告天臺記

明知縣 李得陽

蘭谿趙氏者先宋天水氏裔也自清獻受封南陽郡公始  
別爲南陽氏六傳而生禕府君禕府君生景文公登宋進  
士任蘭谿簿禕府君隨養終葬於蘭因家焉歷宋踰元子  
孫日繁盛至於后其族大著而登科及第代不乏人且族  
尚循理彬彬未艾而蘭之稱巨族者趙氏爲最今脩立家  
廟以景文公爲始祖蓋別子爲祖之意其義爲精而禕府  
君與清獻公未及也茲復立臺於縣南福山之巔以祀清  
蘭谿縣志

卷七上 記

奎

獻而配以禕府君是臺也裔孫郡丞佑卿主之而請予爲  
之記予惟事以人重文以德傳范文正記岳陽而洞庭增  
勝予愧非其人也而予忝令蘭且向屬郡丞公之隣治則  
知趙氏之詳與郡丞之深者莫予若也因遂爲之記

學田記

明 陸可教

先是宣城覺齋徐公分守衢婺時用所節縮俸薪若贖緩  
之美約百八十餘金畀之吾蘭爲新學費蘭令涇邑玉城  
葉公私計學舍完整善輯以時無事增飾以煩公私乃別  
爲區畫益以他羨金買田若干畝藉其歲入以歸之學而  
邑司其出納焉賢宮百費是之自出曰庶幾哉吾蘭之士



得被公惠於永久於是邑博賴君某廩君某暨閭邑青襟之士咸欣然二公之有是舉也而徵文以紀其事曰俾異日者知學田之所自始亦庶幾有所嗣事以永爲蘭資予惟學田之制古無所考惟有虞氏因卽學以藏案而命之曰庠亦曰米廩雖其旨重於養老而規模措置大畧亦可槩見以是知三代之養士宜亦必有出於有司經費之外者抑或因學藏案一尊有虞氏之故而無所創改以故史氏無所紀錄而不復經見也歟自漢以還率視世主好尚以爲學校之興廢故元成之間至竭天下之力以奉天下之游士而不給而初平之詔則謂者儒違棄本業營求資

梁至惻然動天子之憫念而卒莫爲之措處迨宋盛時始有贍學土田之令而其後亦寢寢廢弛其究至盡於勢家之佃奪而有司卒莫之省也由此言之彼其經術飾治篤於教本若文翁何武之爲者不亦難其人哉吾觀徐公自釋褐以至通顯泊然一節其自奉皆布衣寒士之所不能堪而獨以其百費之所節縮畀之蘭士詎惟厚士蓋亦有身教焉而葉公又能推廣其意緒肇茲曠典以貽永久而彷彿乎有虞氏米廩之意於是益嘆徐公之用意殷而葉公之規措遠也抑予又聞之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爲能吾蘭先輩素以廉節相砥礪至有罷官居家不能繼朝夕



者而其士亦素有所矜式以言利爲恥然則二公之是舉也其亦有所勸也夫其亦有所激也夫

學田記

明知縣

汪國楠

蘭當須女之墟故文獻數列膠庠者三百餘員嚼咀六籍腹猶果然烏藉恒產廼創田哉業已馴服咕嚕無他營卽廩學宮者有幾寧俾羨光榮而嘆一飽也代之耕是有司事計莫如學田便田夙缺自分守叅知徐公覺齋始前令金公賓暘佐之要以田止七十五畝歲入僅百石有奇指多而籌車晉不遍也歲戊戌奉督學伍令設法勸率繼力請督學報可因而收田數十石併訪得漏稅者沒其地五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七

十畝徵租二十石歲入二百鬴有奇儲學舍於是貧生食授粒燈授膏婚授禽當大事者授具履畝有藉徵租有程歲入有經歲出有會適二十六年大祲涸鮒不肆而活矣諸生九頓而請碑之余曰聖人以人情爲田茲田孔田也羣而孔其田益宜羣而孔其情蘭有范金諸先生廟食茲土以有獲名諸生果能步武孔氏耕耘如諸先生耶靈扁爲沃壤倫常爲美種格致誠正爲耒耜鎡基推嘉粒以粒家國天下巨獲徵矣儻力田不逢六藉犁鉢具在沂水雩風皆吾田也不者上咨穀下志穀等謬耳士自謀不憂貧爲士謀憂其貧憂而爲之田廣其畦尤望於後之廣吾畦



者聊以邱畝誌諸左方其鑿鑿條約握之邱學博余何贅

重建陸鶴山先生祠記

明金華府知府

姚文焰

昔武宗事遊巡海內震盪寧庶人不利於社稷博浪之謀  
既寢師行之病方殷帝且汨汨趨之日未已蓋乙丙之際  
不臨陸者曠歲焉丁丑郊暫輟北狩夏官主政鶴山陸公  
憂之有敬天之疏未上而駕潛出戊寅之春一訃國哀復  
將視山陵幸燕山之麓公又憂之有仁義之疏已卯郊復  
輟北狩則南巡且有旨矣公復奮曰此何時不能去又不  
能言吾何以祿於是又有六事之疏請誅君側江彬彬怒  
起詔獄兩訊之杖至六十繫既一月桎梏跪於庭既五日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突

乃挾天子坐殿上大杖之又五日而公死於諫矣時天下  
洶洶朝不謀夕伏闕者至二百人惟公爲倡杖至死者十  
一人惟公爲烈以一身定國是逆天威扶九鼎丹心炯炯  
乃泣鬼神至問其秩則一部副郎焉爾可不謂難乎今龍  
飛首詔贈公太常之佐而祭其墓而祿其子元年詔追封  
公考妣三年詔優恤其家昭異數也先是公以進士出宰  
秦和秦和之民懷之爲樹生祠以祀之歲庚辰今大司馬  
漁石唐公以柱史巡江右檄會於浙巡按何公鉞下令有  
司俾倣秦和之制於澱水之陽創之祠前爲門中爲堂春  
秋奠之而公之精爽有適矣抑堂之墟僅容俎豆廟貌旣



未稱屋之材且未堅甫及十年已就支倚文焰來守是邦  
大以爲缺方與縣令胡思忠謀而大之會代巡九畹謝公  
觀風茲土仰而嘆曰祠之除風之噓也卽若是其何能勸  
於是拓址使袤撤材使新寢以妥靈堂以秩禮庭除旣闢  
垣宇益崇復樹石門以表厥里未幾而功告成矣竊惟公  
之績在泰和忠在朝廷名在天下而勞以安民死以殉國  
以能馨香乎百世而不泯邑祀之郡又祀之泰和生祀之  
死又祀之茲豐厥祠制又專祀之協諸祭法在國典罔不  
先矧激水濱於官道王臣奔命日萃止焉瞻其表則承其  
風式其廬則思其教吏慕其才士懷其德翳獨蘭之倡乎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記

葉侯玉城遺愛祠記

明章尚學

先是葉侯以績最筴驄馬去越今去且更閩蘭益思之而  
不忘規規然乞尸祝而俎豆之余始嘆曰敏則有功吏箴  
也夫敏則神振神振則智開辟猶龍文陸離截然吹毛鋒  
芒無敢嚮邇不且外操靡內操畏卒就冗闕循吏徒沾沾  
寬和名已哉侯之治蘭也儻誦法孔子而勤行之者乎蘭  
治稱嚴劇其所供億轉置迎送常與日并侯至弱不勝衣  
履人或難之迨肇畫條析歷歷若按成事諸凡解煩剔蠹



飭圮耀幽一切與民休息而法不貸姦舞文震懼如負霜  
且諸貴人檣轂雜遝至高下在心咸屬意去是時司農蒿  
目不足急催科如捕亡侯畫爲殷法不槩行勾稽令猾胥  
得乘緩急牛車輸負有倪內史風歲屬厲徃且倉卒議賑  
議備挹河救火勢不能及鄉各置倉如常平卒有不飭不  
盈之患百姓若發庾橐卒賴存濟侯仁心爲質折獄片語  
輒得情問疾苦怛形於色常自言曰予蒞蘭五年無所藉  
手以報亦惟是未嘗失入而輕羅一人於法則鄙人之所  
波及侯故文章自喜時進弟子員甄之以六藝慮不贍於  
餼又置產爲庀供具今璧水泓澈有赫園橋者侯實光焉

蘭縣志

卷七

上

記

七

邑西門舊堰舟爲梁會廢去陽侯逢怒時有魚腹之嗟二  
三舸艇又扶險苛索以窘行旅以故一水限於天塹父老  
每臨流輒嘆然利害所格率多掩口云侯獨慨然曰夫民  
實有心先避怨邪於是會公私得金如千一祖江氏故法  
買田永守之費更饒於剏不再月而玉蠓截然走天塹如  
康莊近洲渚間居積成市僧人無所牟商民利大祿得緩  
須臾急仁者之功宏遠已哉侯之燬政犖犖不殫述大都  
不離敏者近是卽居官操三要舍勤寧振邪夫勤也者敏  
也敏也者無不振也無不振也者生乎功也侯今爲名御  
史風裁惛惛行且佐樞筭執政然鞞始於蘭他日是惟楓



鄉仲卿有言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後世子孫奉嘗  
我不如桐鄉民嗟乎爲吏令人思匪徒思之又肖祀之眞  
不忘哉

汪侯斗崙遺愛祠記

明徐用檢

嘗讀周禮曰十二辰皆有風吹言天也夫大塊嘻而爲氣  
有氣則有風風之感物間可容息哉君相風天下令風一  
邑所以法天之道也前邑令汪侯以明經高第選授蘭令  
蘭去婆數郵近爾向侯僅壯齡而學綜貫文奇古有名日  
署邑事者會鄰邑鞠獄於北郊之黃盆灘中衆庶偶見有  
丰神甚辨者相視詫曰此非熟觀豈新侯預爲案跡地耶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圭

未踰月而侯果任下車張教令諸至榜下讀者一切嘆服  
間以爲灘中之觀豈其然乎此侯之風民造端也於是侯  
遊意往古深懷來茲爬搔節束煥焉改觀聽諸如課掾書  
縮驛騷嚴羨餘活饑民庭無畱獄設便徵輸弊絕擯舞解  
杜侵漁種種靡暇數已至語其尤要者則力行鄉約遜者  
民就遠者就民隨從不出數人竈突僅假數尺善否勸懲  
有藉孝子順孫貞婦良士下至不良者各載籍以彰勸懲  
乃若保甲社學義倉兼舉久之呼盧者遜暴橫摧挫事聞  
院司亟嘉而檄旁邑以勵其行其尤重者羣矜髦之俊給  
赫蹠授脯糒月爲之課課入評隲之課出提示之臨試復



爲文禱於神以祈聯薦卽孔道郊勞勘驗靡隔旬日而神在造士也其稱介者緣俗任氣俊勢大族逋徵者刻期嚴示考成輸至十九勢颺易張而三尺不可訛侯惟直而行之斷以持之卽不爲赫赫以自炫而隱然藉以兩全其稱信者遇事輒爲文以禱卒之旱應甘霖過災而獲全堂舍始災迫囹圄諸重囚懇懇曰願辟出民舍侯在之比蚤火息而至如期罔或逸跡此數大端者則侯之所爲風民不甚盛哉侯治蘭之初因以格姦持平若類操切然故譽不以朞月而以歲朝紳間語曰子產惠人實政得民之難也汪令似之侯聞而謂不佞曰仲尼之徒奚道霸佐因約不

蘭縣志

卷七

上

記

七

佞輩爲講會於庠之敬一齋諸士有以孟氏志士勇士質者余爲稍申溝壑之義侯因不泥成說而諗多士曰元者善之長也士不忘體元之義去不仁以力於仁斯爲大勇信斯言也不忘溝壑則更無難境不忘喪元則更無遺善今侯歷畱兵儀部誠用是向往以風天下可也豈惟一邑哉因士者徵記不佞乃系其大者授之以載貞石而流風於不窮

崇報祠記

明教諭

丁仕明

小子明初乏承蘭序則序之左掖門而爲祠者一構楹枅拱翼如焯如未有顏也廉得其顏曰崇報則遣令公汪侯



所命名而不果表章以行小子明於是爲顏其額曰崇報  
祠爲置木主者五曰守道覺齋公徐學道溶菴公伍先後  
令茲邑賓賜公金玉城公葉斗崙公汪蓋參稽諸青衿而  
訂定之者也先是蘭無學田有學田自五公始曰崇報者  
蓋博士弟子員不忘本之意而小子明會今令坤輿程侯  
復大嘉賚斥所節縮俸薪置田有差則安敢隱其義廸載  
之碑陰因諗漢人誦夫子布衣養徒三千人迺簞瓢屢空  
決踵露肘鶉如褸結率不免焉養何容易子與氏自命輔  
世長民徒數百人車數十乘龕動齊王欲中國授室養弟  
子萬鍾則養士之議所繇尚矣漢而後世主苟不鹵莽厥

政率亦有薪樵心其非恒制或賜錢萬或錢千其若不得  
已而設處或以牧場或浮屠絕產或以戶絕田及餘糧宋  
興著贍學士田令而旋報罷寶元間詔許立學給田遺澤  
未盡泯國家造士酌古詰先制員有數餼有數不餼卽不  
在數例他日食祿卽不數而今日窶卽不可勝數五公於  
此有嘆喟焉東婺號小鄉魯而蘭爲婺冠真儒背項望盡  
養之力哉第職教化者先其藉願博士而下洎弟子員相  
翼祚以無玷於瓶罍之恥則先後蠲以豫貲以緡計畝以  
畝計石金首購一十二石有奇徐購田二十石葉成之伍  
購田六十石汪成之而程侯購未艾也約公翰或暫耳率



三濟窶生先之婚喪不克舉及朝夕不食以糊口率二充  
實興上春官轉遷送迎費必主者織悉徵印籍務歸養士  
不然士徒名而民徒割無爲貴田矣爲厓一以粟經以麥  
緯司算者不得意進退之司會者不得意消息之蘭序始  
磴磴潤濟彬彬劑量而小子明亦因是得覆露名敢忘所  
自五公邁矣敢不仰稟今程侯廣勵意以貽五公蒞弟祝  
歲歲逢年霈五公與侯嘉衍更祝人人方穀鬯五公與侯  
保惠而博士弟子員之爽精毗倚灼爍靡有貳易之用六  
曰利永貞蓋頌石哉徐謂戊辰進士大任宣城人伍謂庚  
辰進士袁萃姑蘇人三令尹名藉甲第已列前志中小子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書

明惟不敢隱其義爰紀其事并識其名於麗牲之石

名德祠記

明巡道按察副使

張朝瑞

夫理國猶家也昔石奮以恭謹而諸子馴行咸孝聞於郡  
國陳寔以嚴正而元季能善繼式化鄉閭風俗之關家政  
豈其微哉余幼學時所欣慕焉比忝按部浙東一道竊思  
政先教化若稽古文翁者守蜀仁愛選郡縣開敏有材者  
親自飭厲隨起學宮於成都市俾受博士業數年繇是大  
化余於葵先賢祠左初學舍延蘭谿徐子用檢至以正學  
造諸士蓋竊取文翁化俗之意云比徐子旣載至適視蘭  
邑篆凌郡丞堯倫報稱金文安公祠在大福山麓實正德



年復朔也形家謂爲山下居民龍脉邇於餘山之左角數  
被傷損士民擬易以歸主者永杜民害余便詢之徐子徐  
子然之余行履覈署邑者復報以爲徐子偕猶子學使擬  
此山近居宅可建一祠會祀先世之令人若贈禮部郎誠  
山公則太常父也茂德終譽見於鄭北園公之活佛記孝  
廉加贈方伯白谷公則學始祖也學行宏遠見於吳郡徐  
大宗伯之序集以至學使之父曰工郎益菴君太常之子  
曰孝廉殷夫君則以清白文質業皆崇祀鄉賢視奮寔兩  
氏異代埒休者也得合而祀之以式孫子以風鄉人斯不  
亦化蜀至道之一善機哉余因檄行之聽其估易他材抑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七

以永奠民志祠址旣墾約後闕半尋前闕四尋深左右參  
差約十尋堂寢門屋凡三小楹雖恢廓不足而崇報之義  
隆也太常學使載拜專辭託余敘顛末余因記之以付之  
鐫石祠扁則南吏科給事中芝城祝子世祿手書云

譙樓記

明 徐學聚

吾邑之譙樓舊傳朔自舒公邦弼云當嘉靖丙申樓以歲  
久傾圮時邑侯新安古潭黃公雅志脩繕於是邑有義民  
舒兆賢者應之獨貲助成較前加新偉蓋乙未歲也先王  
父白谷先生時方爲造士代記其事勒之石以迄萬歷丙  
申陽秋周一甲子矣樓忽燬於燹而邑侯汪公斗崙來公



亦新安人慨然有意古潭公之業於是兆賢之子若孫太學秉彝孝廉大猷暨大章邦禮輩復應之寸木片瓦故無一存秉彝輩不惜橐中貲悉力置辦鳩工募役閱數月樓成較前更加新偉公登而四望喜動眉宇因馳書不佞曰不穀微邑人士寵靈能如鄉先達落是樓之成秉彝輩能如厥祖父新是樓之役公獨無意如公家王父續是樓之記乎不佞愧無以報公命然又無辭以謝公獨憶先王父記中有云譙樓以眺遠明微觀氛察祲民事所關而要歸之於宣德流化余讀之未嘗不咨嗟嘆其知本務也彼夫子安之序滕王司封之咏黃鶴元之承叔之記竹樓醉翁

其景物豈不亦勝絕一方其文章豈不亦膾炙千古然祇流連光景批抹風月不諗於民事奚關果能宣德流化於譙樓仰象天時俯悉民情遠望四境庚癸之呼近作庶窳且晚之勤既不揣在於臯陶發嚮鯨魚比節而公之是役也又當政成民和之後能令有力好義者驩然輸赴公不損國租私不腴民脂此其宣德流化關民事何如寧與滕王黃鶴竹樓醉翁諸紛紛作無益者同哉且此一樓也在宋而剏建與在明而兩重建者俱舒姓前嘉靖之圯與今萬歷之災俱丙申前邑侯之落成與今邑侯之落成俱新安人不佞不文卽未敢望先王父萬分一而一記於六士



年之前一記於六十年之後祖孫姓名皆籍金石以不朽  
是非偶然者故本先王父記中之意而衍之以報公云

靈洞山房記

明王世貞太倉人

天官趙侍郎汝邁娓娓談其靈洞山房之幽絕者久之謂  
予言曰靈洞山者去蘭谿東南十五里而遙宋文憲公濂  
云洞六也而著名者三白雲者最險而高時時有雲氣還  
往也紫霞者色紫而麗幾如天台赤城霞也湧雪者玉乳  
散漫若雪之飛舞也茲山孤聳張左右翼而下中爲石田  
前列山峰山之跌有泉曰天池自地湧出瑩可鑿髮泉之  
右山半有石若孤雲飛來欲墜不墜更右一山多異石藤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七

木樛高望之蒼然宋初有異僧棲焉築蘭若曰棲真去天  
池二十武構樓三楹顏之曰秘書旁翼二小閣樓之前齋  
曰三山可據而望三峰也齋前有堂曰六虛樓之後有軒  
曰玉液面山而臨所謂天池者委曲縱流深壑琮琤不絕  
音與風松相應可一里許有半山亭去亭有盤石峯粵如  
蓮花更半里降而達溪橋夾植桃柳春時爛熳遊者作武  
陵源觀云更有一洞去白雲稍近四壁皆石鐘乳瑩白如  
玉滴瀝有聲霏霏若露屑則名之曰玉露云子其爲我記  
以寫吾思吾且歸矣余曰不然公天之所命以佐人主理  
者也其以茲山奉公非欲公長有之也欲茲山之借公以



名於天下後世者也今茲與公約公且無歸而余請先之  
公爲余傍山而掃一室余且按公記與詩次第而問矣

重修儒學碑記

國朝朱之錫義烏人

自昔帝王創興必使羣邑廣厲學宮以爲作育人材  
之本而一代文治蒸蒸起焉蘭庠聖廟肇自李唐至  
宋崇寧中始卽廟建學由元歷明遞有脩置而時代  
久遠棟宇傾圯觀者幾有鞠爲茂草之懼焉今

上御極十有二年梁溪張公來蒞茲邑朔望率諸弟子行  
禮見學宮丹堊不施塗墍泯滅無以肅觀瞻而彰聖  
化時怒焉憂之遂同兩博士章君王君各自捐資卜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庚

吉朔始而邑中縉紳先生及賢弟子員又無不慕義  
輸助恐後張公視公事如家事晝夜督率不殫勞苦  
鈍者黜之怠者策之而又饑者哺之渴者飲之是以  
材不甚費而皆良工不甚勞而易竣凡五閱月而已  
告成事首聖殿次啓聖宮次兩廡次戟門敬一亭土  
地祠省牲所舊者新頽者飭墍塗茨之又丹雘焉而  
學宮於是乎煥焉改觀矣事成諸紳士聚而謀曰蘭  
庠有今日惟諸大夫功烏可以無紀於是相與揖不  
佞而爲請余聞而嘉之曰世亂急武功世治脩文德  
古誌之矣故先王設教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蓋若



是乎其嚴之也

國家當肇造之始諸事草創百爲未舉而獨殷殷敦崇學校春秋上下必釋奠於

先聖先師使羣弟子奔走其下式瞻儀度以爲教學之端何隆且重也使學宮荒蕪規制淺陋講誦無聞子衿之刺所由來矣今我

皇上尊經復古簡奇拔俊雅意作新四海之內無不家詩書而戶禮樂疊疊向化號稱極盛然考其由皆二三臣工精白乃心欽奉

上意以鼓舞作興嘉惠後學而後一時文人類聚文心丕

蘭谿縣志

卷七上 記

堯

變起而應之今張侯初蒞茲土於兵馬繹騷簿書鞅掌之日而卽汲汲焉以修理學宮爲事兩學博又能殫力殫材以共襄厥績豈非不朽盛業哉是不可以無紀郡大夫邑侯張公諱浩無錫人署教諭事舉人章公諱一奎四明人訓導王諱萬彥雲和人例得備書

望月亭記

國朝知縣張浩

距邑之南五里許地名石塘江氏世居之第其門經蘭湯二邑孔道先世有諱擇者念行人往來如織霖雨泥濘多病於履乃捐資募工以石甃之值陂塘阻



絕處復以石梁之惜未竟而卒迨至曾孫中樓素欲克成祖志雖所費甚鉅亦不欲求貸於人故竭力經營罄其私儲而初無吝色隨亟促輦石以授匠氏墮者易之空者補之橋之圯者復整之中路營構以亭名曰望月以爲憇所暑則資僧烹茶以飲行者南通雅溪北接婺河於河岸南復甃石二十餘級與北埠相對俾便泊義舟以渡焉約而計之幾十餘里極其堅緻遂成康衢其費白金以數百餘兩計居其地出其途者咸踴躍呼便感頌江氏甲午歲予奉

命蒞蘭屆行鄉飲因訪邑之耆碩好義者迎之以膺鉅典

首舉江氏中樓衆皆齊稱以爲允當也伊子煥燁二生隨以脩砌建置之詳請文於石欲垂祖父之澤於不朽予嘗思博施濟衆而慷慨獨成者實難其人或好善喜助者首唱而合爲之或沙門假梵教廣募緣而斂爲之然鮮克卒就就或鮮固而久惟是路獨有賴於江氏彼祖澤旣作於前垂三世中樓夫婦相繼於後獨成於一家不假於衆助豈不尤難矣乎孰於世之所難爲者而一力舉之有功於遠近上下亦博矣是宜鐫之於石以昭悠久不徒旌江氏之好義以勵俗且俾爲江氏子孫者時葺而永繼之視斯路相



爲始終也則江氏之功澤施及於後世者殆遠垂於無涯矣故援筆而爲之記

義渡碑記

國朝知縣方邁

蘭西門外舊有悅濟浮橋自宋迄明廢興者屢矣入我

朝辛卯知縣事季君振宜重建距康熙己卯夏溪流暴漲水及於堞廬舍幾盡而是橋亦蕩於洪波巨浸之中行人錯趾相望呼舟問渡者大率臨流而返也予以十月蒞事巡視郊野顧見往來甚苦愀然不樂詢之父老答曰此古悅濟橋也今且圯矣若欲如舊非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全

得二千緡不可予相視形勢退而熟思更取舊牒閱之得舊置田若干畝以備脩整之用今約計之可得若干度於橋無濟欲謀變通經久之法又不敢自逞智臆率爾徑行於是進士民而問之爾謂浮橋與義渡孰便皆曰義渡便耳今昔水勢不同工力亦異縱堅好如初未十年又見水中也予意亦決上其事於監司胡公刺史余公皆報可趣使爲之百姓聞令起舞曰二公之德我厚也走問主田者傾其篋得工程之六七餘所不足羣相解橐費遂以敷嗟夫若非二公之善政滂流百姓趨事如子其何以得此於民哉



予受事甫周百務未舉得與董作之役斯幸耳或有謂其簡畧者予曰不然時窮則變古之道也設使建橋諸公預知今日溪流迅湍旋造旋脩旋旋毀如此未必不惜虛糜金錢而改浮梁爲義渡也更自此而百年自此而千年溪流長存斯渡不廢則造渡之功未必不勝於造橋誰謂二公之志不與古人有合也哉是役也置渡有八用銀若干支銷積田羨銀若干宰官善信資助銀若干歲雇篙手長年卽以橋租所入給之興工於某月某日竣事於某月某日督造二尹張公重光典史郭君萃巡檢唐君應第分理者大成徐子展成等用是爲記

脩建泮橋記

國朝署婺郡 袁 謨

古者天子臨雍講道圓橋觀聽尙矣推其制之所由蓋因觀聽者衆乃闢池及泉池形如璧使人畫於水不至于座褻尊也池形如璧固學之制也若鄉學之池側又名泮池泮者判也判其璧而爲半也故池形似上弦之月且若景星之在天景星形如半月而泮池又似之泮池之由來重矣哉余乾隆元年丙辰冬攝寧郡明年丁巳夏踵攝婺郡謁甬上四大才子暨



金華四君子鷺湖鹿洞殊塗同歸人遠風微慨然有  
先型之慕乃於仲夏因公赴蘭邑先詣儒學進諸生  
講書談文目擊蘭之學宮臨水面山萃紫岩之秀挹  
激波之文扶輿清淑之氣所鍾名賢輩出皆足以砥  
柱中流因覩戟門之南泮橋興工伊始隨詢諸生羣  
以唐大祺唐大祐善繼善述對蘭望族稱唐氏最其  
先世闡理學而步巖廊代不乏人祺祐係唐晨之子  
唐宇泰孫也泰嘗蠲築厲壇購闢其地爲義塚建一  
心堂以爲幽明共到之所約費千金而晨又相繼陰  
行樂善不倦遇荒蠲米賑饑活人甚多於雍正十二

年願捐金重建泮橋未竟其唐晨三子鼎力肩之前  
後高堅作宮牆鉅望不惜多金完父志也繩祖武也  
孝子慈孫厥惟象賢信然夫以日月合璧文明光大  
之世而斯橋虹跨半壁中分鼓翅揚鬚錦鱗躍躍欲  
試橋旣擬於石鯨鱗甲魚競化於鞏穴龍門芹香聚  
於一家泮橋渡於一邑渡門以內卽可渡門以外以  
之渡天下爲宇下津梁則泮橋之映帶河漢攀躋夔  
龍其發祥不幾遠乎哉因畱片石永觀厥成

重建儒學泮橋及添築宮牆記

國朝署  
縣事

劉漢儒

今之郡縣卽古侯國之封域也郡縣之學宮卽侯國



之泮宮也泮者何取半於國學之義也

天子之學有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雍諸侯之學有水形如半璧以養芹藻故曰泮池魯頌思樂泮水賦事起興八章之內有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之句其義可思而可繹也若夫譽髦斯士式燕而耳聽鹿鳴看花而名標雁塔孰不由言采其芹始乎則泮池之水必清且漣漪池上之橋必臥波堅整庶蛟騰鳳立各得其所

聖人在宮之靈益妥矣乾隆五年秋予攝蘭邑篆詣學宮

謁

蘭谿縣志

卷七上 記

六

聖瞻仰殿庭門堂齋廡雖間有剝落處而嚴嚴翼翼之觀未改獨殿前之泮橋因傾圮岸貯工料現在興建詢知爲北城已故候選州同唐晨獨廣重道之心捐金肩任其子候選州同唐大祿生員唐大祺唐大祐等繼志不倦紹此崇功又有伊戚候選州同方機不憚勤勞栴風沐雨督理其事勸此盛舉予甚嘉之業經詳明郡憲給匾旌閭以風善士矣惟是泮池與民屋毗連或取逕而往來行走於岸或就便而澣濯淘洗於中不無踐踏污穢褻慢殊甚予慨然力主築牆保障之義紳士咸贊成之今年二月節俸倡捐復親詣



區畫於民居屋簷外各畱寬綽餘地另砌牆根仍與牆外照泮池舊砌築塘一口以資民用不使有一朝湫隘竭澤之歎預計灰石磚瓦及木料匠工各需約得百金而工可與紳士咸願樂輸以湊成之卜吉於四月初九日開工於六月十九日告竣又於東側新築一門顏曰圓觀爲行香出入之地自今以往不特泮池之污穢可免卽

聖廟之觀瞻亦愈嚴而愈肅并可卜泮橋之鞏固矣是役也採買物料經營調度乃本邑太學生徐德行之力其督率工作與給發銀兩則兩學師沈君鎮章君益

燦之功也時勸事勸輸紳士鄭鶴齡張士升鄭耀祖趙性莊與有勞焉故并記之至紳衿樂輸姓名捐助銀數及垂禁備款俱詳鐫於碑

士民好義樂輸賑糶碑記

國朝知縣 張逢堯

蘭谿當金衢兩港之衝瀕江沙壩不任播植鄉民之畫溝爲田者多並山依壟以就膏腴避澇溢距江旣遠所恃爲灌溉利者惟溪澗陂塘而已或雨澤稍愆桔槔之聲連晝夜不絕歲辛未自五月閏閏至六月不雨所恃爲灌溉者旣涸竭無餘驕陽燥烈禾則立稿浙東數郡咸受切膚而蘭邑尤甚萬民皇皇吁嗟



祈禱遍於羣祀力勤罔應乃具牘報聞荷各憲轉請  
兩大憲飛章入 告下情得達我

皇上軫念災黎痼瘵在抱特降

諭旨發粟動帑不惜數百餘萬金以賑浙東數郡戶有撫  
恤畝有給籽又察其中甚貧無告者分別極次加賑  
之外益以展賑

恩膏叠沛曠古未聞凡無力士民固咸有含哺之樂矣惟  
是穀嗛日久市直較常騰湧數倍其先被災較輕與  
資不及中人者既無所得糴力無能支則相與愴懷  
於頽簷曲巷中此亦仁人之所聞而心惻者矣乃各  
紳士遽懷已饑之思急任恤之誼感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六

皇仁而沐憲德踴躍輸捐爭先恐後於是推擇老成練達  
潔已奉公之士若而人以董其役撥授捐貲赴江楚  
告糴分發各鄉減價平糶其任事於僻遠鄉廠者咸  
出財輓運費亦不貲未復按戶分給粥米統計闔邑  
捐銀三萬餘兩若方宗渠趙泰交方錫祚陳元椿四  
人獨捐至千金而方子宗渠與趙子泰交又發倉困  
和糶減價復得若干兩由是浙東被災諸郡聞風慕  
義各竭其力以紓桑梓之急狀聞大憲復蒙入奏

皇上于惠元元慎重名器深嘉士民好義之誠



特命主爵定其資格授官增秩并予冠服有  
予惟古至治之世比閭族鄰聯爲一體  
生相養之道甚詳且備及偶有災患則  
之猶恐其或不至焉自後世風俗偷薄  
亦如秦越人之視肥瘠而於是有顛連  
今邑中之號稱素封者本非有能挾卽  
也其銖積寸累亦未嘗不自知愛膏以  
一旦遇邑人之災勃然興起引爲己責不  
以濟漠不相識之人此其視蒙袂輯屨  
不啻如吾家人婦子之疾也蓋其涵濡  
聖朝之德澤旣深且久而有以生其仁良忠  
自知耳則今日之名達

宸聰身登仕籍者方將駟馬高蓋潤及九里  
士之報哉卽或議不及格亦不失爲善  
乘而受榮名所謂有陰德者必享其樂  
在斯乎予忝莅茲土凡民之疾苦旣無  
於其風俗之淳厚尤樂爲之稱道不衰  
立石以爲之記俾後之膺國事者有所  
捐及諸董事姓名則詳載碑陰乾隆十  
重脩雲山書院記



蘭谿自宋歷元爲理學人文淵藪前明文懿章公太常徐公皆以聖道爲己任入濂洛關閩之堂不愧也至我

聖朝右文稽古重道崇儒

皇上復頌經學校俾戶誦家絃多士沐浴教化涵濡愷澤者已百有餘年蘭之科第蟬聯勲名爛然於朝野者指不勝屈是故浙東爲郡八爲縣五十有四實學名儒巍科顯仕未有出蘭之右者猗歟盛哉乃數科以來稍稍衰微者何也豈地靈之有異歟抑人事之未盡也書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傳曰百工居肆以成其

蘭谿縣志

卷七上 記

矣

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以是觀之非師無以爲教非肆亦無以爲學書院者士之肆也考蘭舊有澱水書院在學宮之東偏朔自陞任張公僅東南書樓九間短垣薄甃居其中市聲闐闐貫耳且張公去後士不延師官不視事幾委爲廢屢矣乙亥夏余奉

命至蘭禮

文廟後卽閱書院蠨蛸在室瓦礫載塗鄰童乞子歌呼寢息其間余不禁慨嘆曰昔盛而今衰或是之由乎此亦長於斯邑者之責也於是思所以興復之而蘭自辛未以來屢呼庚癸民力方甦未暇舉也蒞事二年



登慶豐登民歌盈止矣爰進紳士而告之曰天下事因則易創則難余茲有難易二端冀諸君其有以助我也社倉者蘭邑之未有也余將創焉書院者蘭邑之已有也余將擴大而充實之二者舉而民有以養士有以教不亦善乎皆起對曰願如命於是捐已官俸爲士民倡一邑俱踴躍輸助一年而社倉成卽議興書院諏日鳩工度地庀材舊者撤之新者闢之爲地前後二十丈廣九丈中立講堂堂後建正樓五間兩旁翼以偏樓六間堂左右更輔以廂屋十間其前爲照廳五間又其前爲大門楹數亦五間計學舍可

得五十間樓之東南隅爲掌教齋房大門外扶以石欄中庭俱甃以水石庖滷器用俱備臨泮水面雲山巍巍煥煥允稱鉅觀落成之日余偕紳士俯仰焉而樂之樂夫志之蓄者三年而一旦竟有成也抑余更有慮者謀其居未謀其食則山長之膳脩未充士子之膏火廩旣未備余之長於斯邑者有去時安知將來不復蹈前轍也緣是復丈官地立民廩因曠土開新畬歲收其租擇人任之而稽出入庶幾垂諸永久而不敝繼自今士之遊其中者經明行脩爲大儒爲名臣連翩鵠起卓然有以追配前之高賢碩士則余



之樂不更非名言所能罄哉是役也經始於戊寅之  
嘉平告成於巳卯之仲夏積日二十有一旬費白鏹  
二千兩諸生請易名雲山書院礮石乞余記爰記其  
興建歲月事之始末如此至輪助之姓氏爵里另刊  
木額懸之講堂以垂不朽督其事者則紳士鄭度柳  
師殷張耀參鄭炳文趙用梓郭文景鄭汝珩凌正視  
徐英吳秉鈞程宣趙泰來林世芳趙泰貞時乾隆二  
十四年八月記

重脩學宮記

左士吉

皇上御極之二十年余奉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平

命以太平令調宰蘭谿嘗攷邑乘自宋元迄明爲理學淵  
藪文獻名邦掇巍科登高第縷指莫罄近數年士子  
挾策秋試絕少獲售何昔盛而今衰歟余初謁

文廟見殿庭兩廡椽棟欹傾戟門外鄉賢名宦二祠又皆  
土崩瓦漏冷雨淒風之中其何以妥神靈而昭憑爽  
且人材出於學校學校廢則人材何由奮興爰有志  
脩葺而時值歲歉災禱之後民氣未舒未敢遽事興  
作越三年歲屢告登社倉書院已次第脩舉而學校  
寧可以或忽遂亟捐廉俸以爲多士倡蠲吉鳩工替  
其木之朽者而鞏固之落其陶之缺者而完美之剔



其望之殘者而彩飾之崇

聖像肅瞻仰也易臺座垂永久也不暮歲間上瓦下壁前  
檻後垣莫不煥然改觀大抵仍其舊者什之三增其  
新者什之七也兩廡則撤而新之矣其材之無可畱  
也戟門則新與舊者半之以其工之有可省也櫺星  
門則以石易木制度稍變於昔也門左右列以二坊  
規模特矧於今也鄉賢名宦二祠仍其舊址廓其規  
模足以法先型而昭久遠也經始於己卯季冬庚辰  
十月告竣凡木者石者陶者丹雘而程材者費計一  
千百十餘金踴躍樂輸觀成恐後此余所願進多士  
而勉之曰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七

國家教育人材胥天下子弟養之於黨庠術序中者所  
以正其學砥其行也凡一州一邑人材之盛衰關乎  
天地山川之靈秀而爭其盛以挽其衰則又存乎人  
之志昔五星聚於東井則有宋名臣大儒兆其機陳  
仲弓父子會於五百里內太史奏德星見於上此天  
人相感理固不爽有如此茲宮牆式煥廟貌肅然  
至聖在天之靈將耳提面命不啻也爾多士徬徨起敬澤  
於詩書而飽乎仁義則文章道德必有以追軼宋明  
之盛區區科名甲第何有哉然則是舉也不僅增新



覺序而於國家教育人材之意亦不無小補云爾僉  
厥謀者邑丞馮君武臣王君曰恭司訓方君聯儒縣  
尉方君天機襄厥事者則紳士鄭度柳師殷張耀參  
鄭炳文趙用梓郭文景鄭汝珩凌正視徐英吳秉鈞  
程宣趙泰來林世芳趙泰貞也輸助姓氏並刻碑以  
不沒其意麗石學門以記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撰  
重脩范香溪先生祠記  
國朝 杭世駿 仁和

孟子之學源於子思盡心知性知天即發明中庸首  
章之義脩身俟命即君子居易之學也反身而誠即  
誠之爲貴之旨也昌黎韓愈氏原道自堯舜以訖於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奎

孟軻中間不言子思香溪范先生獨闢之愈又言軻  
一死不得其傳軻弟子傳詩者三人曰高子公都子孟  
仲子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仲子以無極釋之其於天  
命尙未了然也而謂能傳孟子之道哉自漢以降南  
北諸儒皆斤斤於名物象數而心性之學無一人言  
及者經儒若鄭康成貫穿六籍其注中庸尙多蒙晦  
况其他乎縣縣延延不絕如綫又千五百餘年而後  
濂洛三大儒出周子云誠無爲幾善惡而慎獨之理  
明程子云涵養須用敬而存心養性之工夫足香溪  
先生峯然崛起於浙水之東前無師承獨標心與耳



目兩箴大小體判然而分輕重爲舜蹠圖及書貨殖傳後善與利皎然而別黑白性論三篇發明勿正勿忘勿助長又作恥說以闡揚人不可以無恥雄辭偉辨明白洞達能得軻之傳者非先生莫克當也金華之學始於先生而呂伯恭兄弟繼之何王金許四先生昌之楓山章氏謂道學之傳於斯爲盛實先生之功至其出處審之有素相檜當國屢薦不起遜世无悶闇然日章言顧行行顧言胡不慥慥先生有焉惜泮宮從祀無有議及之者豈非闕事哉元時曾祀於鄉前明嘉靖十九年勅建專祠於蘭谿城南倉嶺之

側前臨澗水後枕雲山風氣完固棟宇峻整給帑春秋致祭

國初復加完葺乾隆二十有九年裔孫宗灝偕其族人重新之二月鳩工九月而藏事礱石以待請余文以紀歲月余讀先生之遺文仰先生之高蹈早歲卽知景慕垂老獲以文字之役攀附前哲以垂久遠其榮多矣遂詮次平日之所論斷者以復於宗灝九原可作知先生不斥之門牆之外也

重建明倫堂記

國朝知縣

張許

粵自司徒設官成均教胄而郡邑莫不立學置師所



以講明倫理敦崇教本有學則必有堂未可任其或廢也甲寅秋余履任謁

廟後欲進諸生而與登斯堂則基址空存設席無所不禁慨然曰婺爲中原文獻之邦號小鄒魯爾其望邑也而於教化重地爲講學讀法之區忍令鞠爲茂草乎按舊志建廟肇自有唐而建學昉於宋其時堂制未詳至明永樂間前令趙君克忠始建之成化中唐君韶重新之厥後廢興不一我

朝康熙癸丑年有包振蘭之妻應氏者婺居自守貲產僅四百金能分其半捐之以爲倡由是士庶樂輸贊

成觀美僉曰閨閣中君子也今則百餘年有孀婦陳

徐氏以獨捐重建呈請稱其夫陳廷沛身爲諸生八

旬病亟囑其妻曰予自二十時初得遊庠布武接武

於堂上下閱今六十年矣在昔重脩經我祖贄裘其

事邇來日漸荒廢向欲獨建以復古制雖需費繁多

弗惜也我死汝必亟爲之以表區區之志氏受命惟

謹旋即卜吉興工爲棟爲宇輪奐斯奐斯用費千有餘

金推此志也不惟代有終於陳生嗣徽音於應氏且

俾古今之賢有司莫不心許焉以爲知道也廷沛又

嘗獨建宗祠其妻亦繼成之宜勒石以爲慕義者勸



乾隆六十年九月記

堤工碑記

張許

蘭邑負山環水三衢八婺之下游交匯於此而黃溢塘又適當其衝康熙五十九年間制憲滿興築堤工越雍正五年撫憲李復發帑增築自堤頭起至公魯廟迤下凡三百八十六丈石堤綿亘鱗次比排堤內廬舍田原均資捍衛數十年來閭閻咸享其利焉自乾隆三十二年後久失脩築沖塌者百餘丈其關於民生也與城垣相等急思所以脩復之而其時會有北上之役未遑猝辦乙卯冬旋任亟申告諸臺憲大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奎

人并與邑中紳耆開誠集議旋有紳士邵星陳元吉葉兆吉等呈請公脩許卽指俸倡率仰蒙上憲疊加優獎而士民益踴躍趨公經始於嘉慶丙辰五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四日而報竣上以慰各憲軫念之懷下以固吾民田廬之計是緣好義者不辭勞勩經畫適宜絕無派累而人人樂於輸將故城工克脩堤工亦同時藏事要惟憲德深仁其感孚於衆志者爲已久也地雖一隅而其衛民者匪小宜勒石以彰善人併勸來者凡董事諸人及捐貲各數并各項資用例得備書



重脩板橋碑記

張許

蘭邑三十三都去縣二十里地當入郡孔道有大溪橫界其間每霖雨漲發奔流衝決行旅阻滯昔人建橋溪上名曰板橋實石橋也年久圯傾民復病涉已未冬余謀諸是鄉紳士有趙生作梅等倡率捐脩事成謁余而言曰昔張公星瑞作板橋碑記有言國初季公滄葦宰邑時念是都士民承脩板橋公館及橋梁歲以爲常免其徭役差派著爲縣例嗣後採買等事亦俱邀免今某等捐脩此橋請申前約以垂永久其可乎余曰噫是何慮之深而思之遠也我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癸

朝愛民若子休養生息百數十年正供而外從無雜役私派之擾卽津梁道路亦任民之勇於慕義而樂於從公未嘗以利民者病民民於此時亦相與食德服疇長享太平之福已耳何鯁鯁過計爲顧前令行之前人紀之而紳士復以是爲請蓋有桑土綢繆之意焉然則是役也其功可嘉其心亦可憫工旣竣將勒石以誌歲時因并記此以示遵循於弗替云

重脩城垣記

張許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地池者國之險也郡邑者國之分也先事而防旣敗而脩設險之義也周禮掌



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月令季春命司空周視原野脩利堤防孟冬則坏城郭蓋古人先事預防如此蘭邑藉堤爲城適當金衢滙流之下每遭水患自南城西城而北一帶堤垣非工石堅固其勢不能與水抗乾隆乙卯夏大雨連日溪水驟發高數丈擊堤堤壞城身並圯予周視徬徨心甚閔焉爰捐俸百金首爲之倡一時紳士之踴躍輸將各董事亦實心經理自丙辰春鳩工迄今冬季告竣蓋竊愧不能遵月令周官之制綢繆於先而脩補廢墜用以資捍衛而安居民庶幾設險之義又以見官斯土者當隨事畱

心不可一日怠也爰序其顛末如此而紳士捐輸並董事姓名及所捐銀數刊列於後以志急公云爾

重脩學宮記

張許

蘭邑之廟祀孔子自唐開元始也至宋慶歷初詔天下州縣皆卽廟建學而蘭邑之廟學以備元升縣爲州州牧夾谷公恢拓之明復爲縣永樂天順成化正德間邑令復屢新之而廟學之規制以詳

國朝承平百數十年文治覃敷敦教化崇學校視往古尤烈凡殿廡祠閣靡不隆於舊觀顧爲時旣久日就傾圯許來宰是邑下車祇謁惟



大成殿規模宏整餘則垣墉剝落門闥欹傾其闕而未備之處更多蕪沒詢之紳士知於乾隆五十年間邑士趙泰貞舒士嵩等曾集貲二千餘金葺治殿宇緣經費不繼未及竣工則更未遑他及作事之難固如此夫觀甫田者思復古瞻城闕者傷子衿學校之興替人材之盛衰係焉烏可畏其難而因循哉爰首先捐俸集議勸輸乃正殿甫臻完備明倫堂隨經建立而許又奉調鄞江深以不及藏事爲憾丁巳夏仍回是邑重集邑中人士黽勉協相毋或後時自兩廡而崇聖鄉賢名宦忠孝諸祠尊經奎星兩閣次第脩建

蘭谿縣志

卷七 上 記

六

至巳未冬而告竣凡夫廢者舉之敝者新之巍然煥然固已稍酬夙願矣抑許更有願焉者斯邑爲東南名勝天福羣巒之所蟠結灤波蘭渚之所涵濡寶鍾地靈間生人傑若香溪之振於前楓山之承於後五賢迭起自昔爲昭士生其間當思澤躬爾雅奮志觀摩或以經術名或以政事顯或以節義文章著處爲醇儒出爲良吏明體致用於以追蹤前哲爲斯邑光庶無負

朝廷立廟崇祀設學興行之至意此則許之所厚望也是役也許勉其力之所能爲而募其力之所不逮所賴



巨家舊族踴躍從公故紀其實以爲來者勸所有承  
堂尊經閣各宦鄉賢忠孝諸祠已見各條下其定無  
則監生徐定名祝世盛重脩崇聖祠則監生嚴立均  
武生嚴殿  
賓重建也

重脩城隍廟記

張許

郡邑之制凡山川社稷風雲雷雨旣立壇壝以供祀  
事而又必立廟於其治以奉

城隍之神誠以呵護生靈捍衛封域祈禱賜雨惟神實  
司之猶之牧令爲親民官其休戚相關爲倍切旣食  
其福當崇其祀而顧聽其廟貌陵替乎蘭邑之有是  
廟於唐無可考宋則崇寧元則至元兩經脩建明勅

封爲監察司顯佑伯旣又改正神號止稱城隍之神  
洪武三年添設左右兩司後亦隨廢成化十六年邑  
令唐韶增前後兩殿及中外二門我

朝釐定祀典規制詳備惟歷時旣久非復舊觀至乾隆  
五十年而後則日就傾欹矣歲甲寅林君元來署邑  
事倡率重脩甫經鳩工旋以交替而去予履任後正  
欲踵成其事又以量移鄞江不獲就緒然時時札致  
邑紳囑其急圖集事未嘗一日忘也丁巳復回此任  
遂進士庶而籌其所以善成之策次第舉行凡殿寢  
廊宇門闈垣墉墜茨丹雘有加於昔至戊午春而工



竣予非謂必如是而神始佑吾民必如是而官藉以邀福特以治幽治明理無二致祀典所係禮固宜然雖需費孔多爲日稍曠有不容以簡畧者故予不自幸夙願之克償而獨嘉邑人之慕義舉數年未竟之事一旦觀成烏可不記其歲月哉凡捐輸姓氏旣已具書諸版其始終經理者則吳觀溥郭詩趙棻之力爲多故併著之





蘭谿縣志卷十七

序

碎裘集序

宋葉正則

碎裘集十卷金華杜澹爲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辨學之博矣論辨不苟是非必折之於正又所謂篤矣秦漢以前士自爲家造智設巧意出準量立表極以號於世而已心術取舍之妙方將求折諸其人固未知自有所折也至後世折衷之學始大盛士因古人之已成者論之知所統一足以致用不必自爲家焉然非其趨然出於科舉場屋之外詳考而深思者不能也澹於此未信於今人而不知

蘭谿縣志

卷十七

序

此澹之所以有得於古人也因題其末

敬鄉前錄序

元吳師道

曩侍先大父旁及見故時遺老談鄉里前輩事頗竊聽一二遺文殘稿借玩傳抄每樂而不厭然亦恨其時尚少弗能問而識其詳也比年諸父淪喪衣冠道消出里門無與言儒者時時緇閱故藏則近因里中火後散軼已多俯仰四十年欲質其事而無從或子孫僅存者率遷業變習問之茫然反笑怪其不切嘗發策校庠舉數人爲問亦無有能言之者可勝嘆哉因念蘭谿繇漢隸會稽後爲三河成唐咸亨始置縣及宋季上下千數百年山川如昨清英秀





大夫孰愈若滕章敏宗忌簡輩又皆出於其前而不見列何也最後事類一卷凡稗官小說怪誕猥褻之事涉於藝者悉不棄博則博矣無乃詳於所不必錄而畧於所當錄者乎按吾婺昔隸會稽後爲東陽郡以至於今千幾百年矣晉魏以前如江洽中王徵士非劉孝標之文則莫得而知郡志亦失考而賴是以傳然猶不得其名信乎紀載之不可闕也况自宋中葉以來材賢繼出其顯於靖康炎紹之際者皆生於嘉祐以後涵濡之深風氣之開豈苟然哉忠義功名宗公當爲第一下逮乾道淳熙呂太史道德文章鄒魯一方師表百代視前世又遠高焉於是名卿相賢

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蓋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何公魯齋王公則又紹紫陽之的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盛矣哉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文章傳誦之決不遂泯沒無俟纂集也特沉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殆絕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真逝者有知豈無憾於冥冥耶愚不自量旣集錄蘭谿諸賢因及一郡茲事體重而聞見單寡不能盡知故所錄僅此方且與同志博考而具載之非敢有所取舍也然初意主於表微而併及顯者其或人文俱顯錄所弗及者亦不無微意焉吁士之傳世視其所立而已是編不因于錄而傳者因多因于錄



傳者間一二然亦非區區之愚所能使傳也夫何嫌於僭  
哉

徐見心咏史詩序

元張樞

見心先生世業周禮尤留意於舊史觀前代舊事而形之  
賦咏自周季迄於五代與通鑑相爲終始陳其善惡風刺  
昭示法戒而無遺焉先生之志可謂厚矣先生諱鈞字秉  
國樞之從舅也以父宋汀州使君任爲濠州定遠尉國除  
遂不仕家故多書日以史集文章自娛與仁山金先生有  
雅故延致之以教諸子且朝夕惕厲明脩己治人之道而  
其暇豫作爲賦詠以道前代得失凡若干篇先生旣沒其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序

四

子津請白雲許先生爲序作詩之故旣備旣美矣久之復  
以示樞俾申述焉樞義不容辭遂衍其說以釋其義云

金蘭庭詩集序

元吳師道

蘭庭負才忤物其詩多感慨憤激之辭予先祖父自架閣  
公時繼館其門君實嘗受業後遂爲姻家吾祖晚年舍君  
無與言不數日必相過過輒命觴笑談酒酣雅歌或散步  
郊郭間竟日畱連小子未嘗不操几杖從後少長學爲文  
詞每見輒勗之今猶能追憶其言也君沒時子尚幼故書  
遺稿皆散軼予家所有唱酬者無幾獨和介翁集爲全然  
依韻書和非涉自然今選爲若干首而以他篇附焉嗚呼



士之傳世功業文章而已功業故不待文章而傳特窮微在下文章雖善不幸而泯沒者多矣若今君之自負其才不屑於俗殆古之所謂狷士其詩觸事感時豈不足以自負於風人之列而今鄉人道之已少更數十年將併其姓名莫之識豈不甚可惜哉余非能張而大之念累世事分之深其僅存而可傳者不容棄絕於予是亦義之所當爲也異時采民風述郡乘尚論吾鄉人物者庶有攷於斯焉

藥房樵唱序

明宋濂

藥房樵唱者吳公文可所著之詩也公以雄逸之資濟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倣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

蘭谿縣志

卷七下 序

五

微味元酒於周庭襲懸黎於梁苑雕龍彩鳳不足爲之麗衝飈激浪不足爲之豪其淒婉也則孤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珮玉儼趨廊廟由其才無不兼所以體無不備世之讀其書者如入元圃而覽明月木難之珍如登崑邱而觀天禾肉芝之貴誠可謂擅名制作之林競爽藝文之場者已濂念疇昔獲陪杖履濯纓雙溪之側漱齒靈源之上攀蘿月以夷猶撫松雲而舒嘯公時吞吐羣機陶鎔庶類珠玉隨風冰雪在口人爭傳於秀句價欲等於兼金奈何稍歷星霜遽分今古雖灑西之室遺跡未寒而遼東之鶴一去不返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公之子履與其



門人黃琪編輯遺稿缺之文粹乃緣世契之深遠以首簡  
爲屬嗟夫玉光劍氣直出人間麟角鳳毛終焉世瑞蕭功  
曹之新章不泯李奉常之妙什宜傳此理之常無足疑者  
第以疾疢相仍文藻衰落無義山之雅製序漫叟之雄篇  
姑綴蕪辭以信微臆云爾公諱景奎文可字也婺蘭谿人  
言行存諸別傳履博學善屬文尤精於詩無忝於公者也

悅濟橋籍序畧

明徐用檢

涇川玉城葉公宰吾邑者六年所爲軫民疾苦張弛措置  
任人任力諸惠澤更僕未易數此爲河橋籍也不佞因而  
序之橋之顛末公自序記中具備已是籍也記其度支斯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序

六

出租稅斯入息產所屬犁然指掌將良法美意可一掬而  
睹云先是河橋之初公業出俸餘百金佐繕治矣復置田  
二百六十餘畝構市廛數十舍聽賈豎居之而償其僦直  
計亦數十金令歲收租稅而視橋之朽折者新之爲橋計  
長久也矣旣而公以直指奉璽書按浙攬轡澄清課額議  
增封章力罷折中貴之請而慰窮迫籲控之商民其所津  
梁海隅者何限已比按部下邑復檄以各屬羨贖七百余  
以遺邑汪侯授之率更長置田二百四十畝有奇則爲橋  
計更深遠也夫人所揚詡以爲希邁者則必曰不朽是非  
可以不朽乎行人從橋頌利濟者靡窮橋田相倚嗣畫一



者易守此不朽之昭昭蘭民所爲歌頌不已者也抑異日公登樞軸彌廣惠施於四方將其揮斥緒餘猶可流沫無盡橋特其一峽也夫

景賢祠錄序畧

明鄭 瓘

李宰旣建祠復題於祠之楹曰寄語後來賢大尹莫教門外草芊芊宏治間許宰翽莅官五稔厭向儼爲樵牧乃撤其材爲舊養濟院而祠祀遂廢蘇宰琰繼至邑士夫以爲言乃於學門左隙地創祠三間混鄉賢名宦而祀之雖卑隘苟簡猶愛禮存羊之意也將來賢司牧必分而祠之姑有待焉鄉賢自宋至今除專祠者不與僅二十二人名宦

蘭谿縣志

卷七下 序

七

自唐至今僅五人總二十七人耳徐君師旦邑之知典故好紀述者也列二十七人之姓名於冊而各疏其狀之畧於下名之曰景賢祠錄委予序其端考之春秋傳云人死體魄則降和氣在上有尙德者附和氣而興利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由此也然則鄉賢名宦豈非皆尙德附和氣而興利者歟夫然則司民牧者祠而祀之凡以爲民耳李宰之建祠一心也許宰之撤祠一心也二宰皆讀聖賢書皆登名科甲皆任司牧之責而心之不同如秦越然者獨何歟邑士夫今入李宰之主於祠而許宰不與焉豈非亦因其所尙者異與姑書此以告來者爲李爲許視其



所尚祠不祠於鄉賢名宦已往之身固無損益也

重脩育嬰堂序

國朝知縣張許

國家厚澤深仁愛民若子老有所養幼有所長而尤殷殷於保赤之意

令甲所頒各郡邑皆建立育嬰堂收恤葑屋無哺之赤子

恩至渥也蘭邑風俗醇謹而貧民無知者頗忍於溺女比來飭禁嚴稽雖其風稍戢然非有以代育之則貧不能存者仍不免於棄置是斯堂之興廢關於斯土者爲更大乃核其經費僅存生息銀五百兩田租十三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序

八

石所入者微所需者重所濟者少所遺者多不特時形支絀抑亦屋宇傾頽余數載以來怒焉憂之急圖整理緣應行脩舉之事不一而足勢不能一時兼營茲幸學校城垣隄防勝跡數大端次第具舉爰集司事先葺治其堂宇俾棲息有所不爲風雨所苦寒暑所侵邑中之好義者勸諭輸將捐貲千兩田租百石計其所獲不啻倍蓰於前今而後當可多育幼稚推廣

皇仁矣爰商之紳士秉公酌議嚴立章程其期久遠以無負土庶之善心稍盡守土者之職業雖然行之有效



或行之而滋弊行之有常或行之而中阻則又視奉  
行者之何如是所望於諸紳士與夫後之繼起者以  
實心行實事也嘉慶三年十月撰

跋

書浮屠可立蒼蘆齋記後

宋金履祥

蒼蘆辛夷花也釋氏書有取焉予少也魯不能讀釋氏書  
以爲縱其有同吾道自足况其不同大儒君子且辭而闕  
之比之淫聲美色不敢觀也蒼蘆之說吾益懵焉佛者翠  
竹黃花之語我先師朱子亦亟稱之因物喻理彼亦各有  
得也雪菴立上人以蒼蘆各齋自爲之記予舊友何君師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跋

九

文爲跋其後暇日何公權昆弟舉以示予讀之爽然且要  
予書其左立上人我之自出逃儒歸釋使我親黨間後遊  
爲少予益屢嘆之故不辭而爲之書

今是堂稿跋

元吳師道

今是堂稿者邵公困所著也其曾孫均示予往往賦詠牋  
記之作該洽瞻麗皆可傳誦因葩藻以驗其根柢則公之  
學之蘊亦可得之於此矣又知朱子在湖南嘗薦之有云  
文學自將誨誘不倦者夫其親遇已知如此尚何恨於仕  
之不大顯學之不盡用耶邵氏由今是而盛世殊事改流  
風就泯是編所訪求云得之堯豎之手者方因悴中哀



甚勤懼貽後之弗繼藹然孝子慈孫之心可勵薄俗倘易禮二書存併廣其傳今是之不朽不在茲歟

聽香亭集句跋

明胡翰金華人

吾里徐原父采凡古詩之詠梅者以爲聽香亭集句客有詰之者以香惡乎聽而詩惡在乎集也用非其能取非其有能無惑乎栢軒叟從而釋之意謂客之言未離乎迹也梅之有香在鼻不在耳以心言之鼻與耳其致一也古人之詩或唐或宋苟會於心則古之與今其致亦一也由是推言其故其言蒐矣而原父重請於攜仲子曰吾何以語若哉吾於山中觀於山之羣木霜露旣降榮者變衰衰者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跋

十

搖落其矚然而特妍瑩然而有韻者惟梅而已耳當其山空藏寒積雪澄霽玉樹珠英萬熒的爍雲階月地境與世別其羅浮邪姑射邪起而視瞑而坐噫氣鼓芬芳發虛徐而來悠揚而游澹而不濃微而不烈冉冉簌簌觸之而非無挹之而非可得倏然而襲人洒然而毛髮俱爽肝膽洞徹吾不知鼻之爲耳耳之爲目果有聽乎果無聽乎吾不知情之爲性性之爲真果有待於言乎果無待於言乎抑莊生所謂身融者乎神凝者乎不知宇宙之大古之爲今今之爲古也何遜也林逋也彼亦一也此亦一也故凡作者之殘膏賸馥皆吾咳唾也吾嘗咀天地之粹飲天地之



和探其情而玩其蹟矣陰陽相爲消息陰爲冬爲殺陽爲春爲生而見梅也得春於冬變殺爲生其孰權輿是乎古所謂太極之妙者亦有不能已者乎固無聲無臭矣而全體豈不呈露乎子之亭亦有是哉試取集句誦之以余言求之其亦有得乎否也幸以復於栢軒與其亦有合乎否也且適然重爲我解頤矣

重脩蘭庠碑跋

明教諭 馬瑞圖

蘭學廟門圯於甲午秋杪越乙未九月當事捐貲倡事屬予董之予以夫子之門久在草間闕榛蕪而輪奐之予素志也鳩工求木殫力經營忽於九月十三日之夜倏有聲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跋

七

如洪鐘聞者心駭久之而崩裂起視之則大成廟棟折椽頽矣噫嘻廟貌歷今數百年乃傾於鼎新廟門之際豈非有數存焉於其間乎或者聖賢之靈又有以屬予也予於是請諸當事商諸紳衿爲鼎新文廟之舉予於斯時不念力薄不能不毅然身任其事風雨晦明不敢稍暇率家中子姪童僕無不竭蹶於此且盡貲財更典簪珥以襄之越數月而殿廡門牆啓聖宮省牲所聖像位座煥然聿新暨土地祠亦遭雪壓并建之始事之日有勸予者曰費繁難繼也有嗤予者曰築室於道謀難潰於成也今日者告厥成功予幸矣予與家伯氏相與振鐸於茲雖伯陞任維



予改授須學皆先後僦寓於蘭學之側魯源徐先生祠近  
聖人之居則脩舉聖廟何所辭其任也聖人之靈其有以  
鑒予乎予幸矣噫嘻予橐蕭然力不能繼適有雲間之行  
家伯所建聚奎樓未及封固以俟後之君子葺之

箴

心箴

宋 范 浚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生兩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  
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徃古來今孰無是心心爲形役  
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  
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箴 三

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耳目箴

范 浚

他耳則耳他目則目世儒之學因人碌碌聾盲於心聞見  
淺俗我目吾目我耳吾耳中人之學聞見由已緣於視聽  
徵之燭理不目而見不耳而聞上智之學德性自尊無視  
無聽昭然者存

齋居四箴

元 吳師道

予幼而志學行年三十而業不加進過未能寡其於成已  
之道可憾多矣端居深念因爲四箴以自儆曰學曰思曰  
言曰行庶乎約守近脩交至互發以適至善之歸云爾



學箴曰汝之向也靡靡乎騁外今也知反乎內吾幸汝之悔也汝之向也剛銳以日倍今也不加進而若退吾懼汝之怠也勉之哉志不可墮資不可恃工不可畫效不可覲若是不至則非汝罪矣

思箴曰心虛而靈思睿以通廓然心量非思曷充知由爾精義自爾窮審意之發決志之從弗昏以繆時乃之功聖人不思吾則豈敢同動而無邪靜儼其容敬以一之齊聖之終

言箴曰汝言好直直則取憎衆人好諛諛則汝弗能雖然吾弗患汝之弗直而患汝之弗慎其出也人言萬端巧佞

蘭谿縣志

卷七

下箴

十三

詭欺陰餽而試陽導而隨汝直弗悟亦害之貽嗚乎察之幾反之思思而得之言然後時

行箴曰力行天下之獨奮志百世之上不知者以爲愚未信者以爲妄嗟嗟君子惟病夫已究觀汝昔亦允蹈已先民有言靡不有始敬之敬之往慎汝止聖賢同歸天地是似謂予何人爲之則是

銘

愚齋銘

宋范浚

人之生初性稟一區惟所習之則智則愚稽彼古人夫豈字殊厥有過人則不可誣古人之同飲食以居古人之異



執德不渝子其戒之無迷厥初昔者子淵愚於道朱穆愚於書狄山愚於忠淳于越愚於儒北山爲愚公西山爲愚夫子其所謂愚者豈志是歟不然則昧菽麥迷魯魚守錢而金其穴堅門而鐵其樞靜焉釋根而守株動焉觸太山而敗其車是皆今世人所謂真愚者也子其戒之無迷厥初

天津龍王廟銘

宋 陳大章

至微莫測造化功至不可必旱與豐至信可恃惟二公雲行雨施叱吒中自廟而東水溶淙奔流數里江相通自廟而西山巒嵒屹立于丈摩蒼穹生爲隱士歿受封廟食於蘭谿縣志

卷七下 銘

古

斯宜無窮

尊經閣銘

明 章懋

有閣峩峩屹立儒宮上摩奎宿下拱文峯閣中何有有圖有籍龍燦龜文蟲篆鳥跡外史所掌廣內所司九流七畧並蓄無遺翠蘊丹函牙籤寶軸簡蠹香芸編殘汗竹惟閣有書莫尊於經聖筆刪定萬世典型易象春秋詩書禮樂法言大訓灑灑噩噩世遠人亡斯文在茲何以尊之古聖是師丹碧輝煌匪閣之美昭昭人文天經地緯傑棟崢嶸匪閣之崇洋洋聖道蟠極蒼穹閣以藏書象彼東壁於斯尊視此銘刻



贊

董少舒

明宋濂

有倬董君父以令終躬負厥土馬鬣其封四郊無人夜寒  
如水黑飈潛興其臨如鬼董君出廬擁墳撫膺念父寥寂  
長哀無聲日兮月兮能照下土寧不憫我拮据最苦願亟  
入九泉奉我父母靈芝煌煌駿發爾祥葢紫幹黃於燐有  
光有倬董君德聲斯不忘

金景文

激水之洲三山之坡下有孝子孝如之何父疾在首顙天  
請代願萃於身我親罔害母棺未窆執鑿以前天光下燭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贊 圭  
五色燦然五色之燦未足為偉怪電獐風勿犯其里苟匪  
中忱曷以臻此綿代是師於戲孝子

詩

浩然觀

唐舒道紀 金華人

澄心坐清境虛白生林端夜靜笑聲出月明松影寒終霞  
封藥竈碧竇濺齋壇海樹幾回老先生基未殘

送客歸蘭谿

唐許渾 丹陽人

花下送歸客路長因過秋暮隨江鳥宿寒共嶺猿愁藥水  
噴巖瀨羣峯抱沈樓因君幾南望曾向此中遊

題蘭江言上人院 二首

唐釋貫休



一生只著一麻衣道業還欺習彥威手把新詩說山夢石  
橋天柱雪霏霏

只是危吟坐翠層門前岐路自崩騰青雲名士時相訪茶  
煮西峯瀑布冰

自桐廬如蘭谿有寄

唐 權德輿 畧陽人

東南江路舊知名惆悵春深又獨行新婦山頭雲半斂女  
兒灘上月初明風前蕩颺雙飛蝶花裏間關百轉鶯滿目  
歸心何處說欹眠搔首不勝情

送嚴紳遊蘭谿

唐 武元衡 河南人

剡嶺窮邊海君遊別嶺西暮雲秋水澗寒雨夜猿啼地僻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六

秦人少山多越路迷蕭蕭驅馬過何處是蘭谿

蘭谿櫂歌

唐 戴叔倫 金壇人

涼月如眉挂柳灣越中山色鏡中看蘭谿三月桃花雨半  
夜鯉魚來上灘

藏春園

宋 范浚

春入名園何處尋東風引步上嶠嶽平凝四面雲嵐合曲  
折一邛花木深碧草華滋迷絕徑綠蘿陰影護茅林韶光  
向此知歸處長與先生共醉吟

探花着屐犯榛荒更入名園轉曲塘紅認蔬畦恰小甲白  
尋梅援得幽香全同花下迷山簡只欠池頭語葛強吾士



信多行樂地絕勝酒裏到家鄉

題茂安兄秀野亭

范浚

山作屏風雲作籬  
峩亭子俯漣漪  
絕知此地風光好  
直謂主人心跡奇  
側塞亂花紅被徑  
檀欒高竹翠緣陂  
惠連自喜陪幽賞  
判却歸時倒接籬

寓寶惠寺喜晴登山

范浚

喜霽出招提  
愛山登業岵  
林端已殘照  
路草猶半濕  
丹崖斷雲歸  
翠竇飛泉入  
長天沒鳥影  
遠水動虹吸  
塵襟得延瞰  
爽氣橫來集  
欲逐野僧還  
更看空翠立

遊小三洞

范浚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詩

七

朝曦杲晴空宿霧開  
紛披縈紆度墟曲  
犖行溪湄橫橋轉  
山腰丹堊明招提  
豁舒觀陰洞欲入  
愁途迷流泉暗涼  
瑤噴壑跳珠璣  
岩根石彩翠映水  
光參差窮高上  
蒼岑又策行  
崎危林端出紺宇  
兀與浮雲齊  
曾來念舊事  
歷歷經行時  
松長向如人  
今已老十圍  
我尚喜青髯  
還來未生絲  
借遊數君子  
意擬探幽奇  
諸峯未歷覽  
寒日還平西  
同攜下前麓  
却望蘭陰歸  
明年艷陽春  
更約相追隨  
當須各努力  
補屐尋幽期

雜興

范浚

乞火固得火不如錯燧多寄汲  
非無泉鑿井泉盈科君子



貴自得顧豈求之它心焉有餘師奈彼自棄何饑人嗜敗  
肉渴人甘腐漿一爲饑渴害飲食俱失常况茲方寸間邪  
欲紛難量微哉此心害禍甚饑渴傷

東山

范浚

烟嶂巍巍列翠屏松杉高下鬱蔥青風聲萬壑笙竽觸擬  
向林間築小亭

小三洞 六首

宋范端臣

傍溪多立石逕轉特勾衣雲兼晚色至葉帶秋聲飛孤鷺  
忽驚去片雲明殘暉

靈洞路

短策將我影照盡山前溪黃緣入風磴歷覽窮攀躋不須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詩

六

剪梧桐自倚青冥梯

石磴

橋邊十丈木折榦餘風霆橋下一泓水冷然照吾纓世故  
暫如失茲山得深行

洞橋

孤烟靈洞遠未羨三茅山栢子得妙見梅花有奇攀雖無

金碧巖高士昔所關

下洞

人間足安危頃刻異候狀唯應山中石不受客塵障搜奇  
貯元龍飛雲勞魯望

怪石

天然水泓洞不涸亦不湧紛披石苔靜掩翳寒苔擁微風  
不生波金刹影時動

天池泉

秀野亭 二首

范端臣



乞得天公五畝春  
暫拋手板着綸巾  
寒花露粉頻沾袖  
洗竹山光忽傍人  
金點流鶯田糞  
糞雪翹幽鷺  
水粼粼尊前  
無地棲榮辱  
秀野亭中自在身

不敢尋詩怕雨催  
須知挈榼爲春來  
天公未放陽烏出  
坐客何妨笑臉開  
寒食花光猶照眼  
亂山雲氣欲侵鬢  
黃昏數點池南雨  
似惜香塵逐馬回

半山亭

范端臣

窈窕轉岩腹  
劃然見孤亭  
橫分樹直矗  
矗枕下溪泠泠  
日暮人跡絕  
猶聞樵斧聲

藏春園

范端臣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詩

九

園徑蕭條草樹荒  
半山林影淨回塘  
牆根遶薺春還近  
亭角舒梅暖自芳  
兩鬢料知隨節改  
百憂差喜得身強  
尋詩問酒追豪勝  
且送殘年入醉鄉

輓龍圖待制徐公良能

范端臣

少日蜚聲竦白袍  
暮年策足上青霄  
功名畧已追前輩  
事業眞堪託後凋  
諫草半焚烟寂寂  
瑣窻一夢夜寥寥  
古塘原上誰行路  
只有哀笳引葬簫

冬日遊寶惠教寺

范端臣

觀書倦斐几  
理策開蓬門  
縈紆竹溪步  
迤邐僧家園  
雲容釀密雪  
烟景收殘暎  
人語野橋店  
鳥鳴桑柘村  
山深古



闕澗曲回流喧松桂不改色梅蕊亦已繁久厭城市卑愈  
覺山林尊歸途偶成詠所樂非所言

喜智者華藏二禪老到寶惠寺

范端臣

雲窻共盥石潭老雪屋對吟山葉紅我欲徑尋蓮社去莫  
將歸目掛飛鴻

題寶輪教院壁

范端臣

籬落鄰林麓江灣應靄烟烏鴉依野屋獨鹿度平田孤閣  
高竿隔藍櫺綠柳連僧棲心象息游衍亦負緣

城南塔院

范端臣

青天寥廓地輪囷雲海蒼茫萬里春渺渺江風吹不斷塔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詩

三

中人與太虛隣

秀野亭

宋 范端杲

高着春山最蔚藍截然屹立白雲端小亭爲愛依青壁野  
色當窻指點看

侍叔登寶惠教寺山

范端杲

不到茲山久寒梅又著花白煙叢古木烏鵲倚枯槎路轉  
衝危石泉聲漲淺沙不堪回首處樵唱起嘔啞

杜叔高秀才雨雪中相遇畱一宿而別誦此詩送之

宋 陸 游 山陰人

久客方知行路難蜀山無際水漫漫風吹欲到孤城遠雲



落如筵野寺寒暮筆衣囊投土室晨沾村酒挂驢鞍文章一字無人識曾次徒勞萬卷蟠

叔高傳學善詩陳同甫嘗極稱之而困於知遇故放

翁云然

雙頭蘭

金似孫植蘭於庭自號蘭庭其蘭忽開花而雙頭吳應奉為之賦詩金和云

宋金似孫

手種盆蘭香滿庭閒來趣味獨幽深敢誇雙萼鍾奇氣祇

恨孤根出晚林長倩生男不得力滕公有女謾縈心援琴

欲和春風曲却對騷魂費苦吟

吳禮部云西京雜記長倩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

金男女各二故其詩云然

晚泊蘭谿

宋楊萬里

蘭谿縣志

卷七

下詩

主

金華山高九天半夜雪裝成珠玉案蘭江水清千頃強朔

風凍作瑠璃缸日光雪光兩相射病眼看來忘南北恨身

不如波上鷗脚趾為楫身為舟恨人不如沙上雁蘆花作

家梅作伴折綿冰酒未是寒曉寒真欲冰我肝急閉蓬窻

擁爐去竹葉梨花十分注

贈范茂直

宋鄭剛中人金華

范公才力信超羣與我睽離未十春脫體文章皆換骨從

頭宦業便通神不應蓮幕淹餘刃莫只花磚臥此身好傍

玉皇香案立放教膏澤下斯民

棲真敎院二首

宋金履祥



高真棲處在山阿古寺山靈久護呵二洞奇峰踞龍虎千秋喬木長藤蘿泉流清徹天池近石竇龍從雲氣多一片飛來山更好飛來端的自岷峨

閒闖秋高強入山棲真勝地極高寒契泉水下人間去靈洞雲從天畔看麗澤先生畱姓字穎濱元子蛻衣冠典型尚在山深處為肅心香不敢謹

棲真敎院聽琴贈立公

金履祥

為訪高人入山去迢迢山路不知勞此身已到山高處更聽琴聲山更高

城南塔院

金履祥

蘭谿縣志

卷十

下 詩

三

佳境城南勝浮屠占十分夜窻雙港月晴日九峰雲釣艇魚依竹僧齋鉢薦芹不隨塵世改千古澱波紋

遊下靈洞

金履祥

久知靈洞鎖瑰奇水石幽深路轉崎佳景自多平爽處笑渠索隱厲裳衣

遊三峰山

景定甲子九月舍弟麟至何公權兄弟繼

山下策杖以登木石藤蔓之間尋逕出其上始平坦循隴而登則巉岩壁立氣象雄偉因捫蘿而上摩挲舊題又上重岩石白在焉再上懸岩之問忽東峰有山行者三人遙相呼應指示洞處舊聞山下人言天將雨則洞有雲氣越危石又數重始至巔聞其土有古瓦不知其初何以有此何公謹由中峰陰崖而下呼之久而後應諸兄有息於山腰者上下相望恍如登仙四顧浩然若有待也



歸來因記  
其事云

金履祥

九月天氣清高颺掃虛碧山色日嶙峋山意亦寥閭有來  
二三友勸我振雙屐問道始委蛇陟巘轉深密犖确碍微  
徑藤蔓絆行色岡阜出坡陁重險更蓄嶺絕壁詫天造石  
笋疑人立上上復攀援巍巍亦恟慄摩藓追舊題捫蘿看  
新蹠佝僂度崎巖盤礴踞危石誰鑿丹曰深碧瓦孰搏埴  
云胡半空中有此千載迹中峰函劍氣幽洞飛靈液霏霏  
人間雨徃徃此中出陰崖採芝人東岡並遊客虛谷遠應  
聲重掩近城隔而我獨油然振衣表千尺川原一以眺蒼  
莽浩無息長風拂巾袂太清可噓吸乃知艱險餘始有高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詩

三

明極益知身轉高宜然氣超逸登天信有基昇仙豈無術  
何當躡飛烟高舉振長翮倒景凌三光達觀天地窄

輓金散翁

宋王栢金華人

澗水之西巍然一峰是曰道峰翔舞而東林巒蔚蔚邱壑  
渾融雍雍聚落惟金之宗五世積累鍾此散翁散翁頎頎  
生有異質學敏而博心廣而實迺孝迺睦迺大其識教子  
一經惟寬而栗教人盡已惟久無黜選舉法壞取士以文  
決於一夫升沉遂分良才美德所甘隱淪負我求我負人  
非人兩語垂訓風俗反淳我之識翁因翁二子典型是親  
翼翼疊疊曾不幾見翁遽不起我來哭翁亦已晚矣徧徧



之義真可愧死我既哭翁亦相佳城千嶂轟轟萬壑泐泐  
一邱水闕昭明上征萬壑泐泐千嶂轟轟子子孫孫載昌  
載毓

小三洞

宋于石

四山回合向幽泉古木蒼藤路屈盤一局殘碁雙鶴去石  
屏空倚白雲寒

上洞

洞門相對是吾家朝看烟雲暮看霞鐵笛一聲山石裂老  
松驚落半崖花

中洞

斷崖怒湧四時雪虛壁寒凝六月霜倚樹老僧閒洗鉢碧  
桃花落澗泉香

下洞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三

半山亭

于石

萬疊嵐光冷滴衣清泉白石鎖烟扉半山落日樵相語一  
徑寒松僧獨歸葉墜誤驚幽鳥去林空不碍斷雲飛層崖  
峭壁疑無路忽有鐘聲出翠微

兜率禪寺

于石

錢塘一劍倚霜寒萬水千山蜀道難瓶鉢生涯在何處秋  
風松子落詩壇

池亭

于石

曲曲欄干面面欄紅塵飛不到斯亭避人幽鳥入深竹戀  
釣游魚弄翠萍天闊倒函秋水碧牆低不碍遠山青翛然



獨占閒中趣一枕荷風午睡醒

棲眞敎院

于石

空翠凝寒不受埃斷崖千尺擁崔嵬老僧倚樹驚猿去童子掃階知客來石徑晴因松露濕茶烟遠趁竹風回禪家也辨吟邊料不種閑花只種梅

宿棲眞院

于石

空翠冷滴衣石蘚滑吾足偶隨白雲去棲此林下屋樓影掛斜陽鐘聲出深竹山僧老面壁誰與伴幽獨分我雲半間欹枕聽飛瀑

明因敎院

于石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三

丹崖翠壁數千尺絕頂僧房三四間老樹倚岩岩倚屋白雲飛去又飛還

淨居敎院

于石

峰迴澗曲路縈紆萬壑中藏一畫圖雪墮枯枝龍解甲藤纏怪石虎生鬚滿樓山色自澹淡隔竹泉聲半有無紙帳蒲團清思足更添梅柳兩三株

淨居敎院遇雪

于石

夢回寒月吐層崖湯響松風聽煮茶倚樹恐驚殘雪墮起來不敢嗅梅花

移居清湖

宋杜旃



笑移雞犬入城居無復遊從嘆闊疏河水通船堪載酒桐  
陰近屋可脩書飲香休憶辛田米羹美何慚丙穴魚我亦  
買山湖上住效芹時擬貢園蔬

贈金仁山

時延仁山講學於齊芳書院

宋唐良驥

公已蒼頭我黑頭兩情常得守清幽紛紛世事浮雲變汨  
汨人生似水流行止何期南又北交情又見夏還秋可堪  
天意常如此只合無心任去留  
命有窮時道不窮命窮何處更求通此身未老應須學萬  
事由來要適中物欲盡時心始曠天真動處氣初融百般  
佳趣難形狀自與常人迥不同

蘭谿縣志

卷七

下詩

三

橫山聳翠

宋縣尉

柳敘

蘭陰山跨瀟湘南春破峯顏三月三松栢森森翻野籟竹  
梧隱隱撲晴嵐高摩雲漢千尋路倒浸峰巒百尺潭此外  
未知誰洞府試春遊騎必停驂

輓何遜山

元許謙

天假文章手家傳道義心錦標雲外夢紫綬日邊音玉樹  
畱春色甘棠鎖莫陰曾分上池水遺愛在人心

輓金仁山先生

二首

許謙

德粹身嘗潤時艱志莫舒治安曾獻策私淑幸遺書方寸  
涵千古襟懷湛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



統緒傳朱子因源繼魯翁誨人沛時雨對客藹春風志立  
脩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在耳一慟闕幽宮

過訪重樂精舍

元柳貫浦江人

山高殘雪凍雲根筍轎咿啞邨復邨莫道山中無樂事梅  
花澗水月黃昏

挹翠軒

柳貫

庠齋小如斗雅與東峰對東峰動層翠飄落楹戶內時春  
宿雨過芳事適已退松高或干尋草長將再倍衆綠乘風  
來拚冉發朝采廣文曹務簡晏坐得神會長歌樂泮詩小  
息元戎隊白酒彼何功青山吾甚愛名軒以其實心賞惟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三

有在枕籍山水間未省着闐闐斜陽隱江郊正與飛鳥背  
峰端片雲出舒卷亦多態誰持白變蒼強挽明入晦人生  
郵傳耳百歲幾更代不朽不在名毋庸嗤湛輩

送州牧旋里

公名夾谷雪兒哈  
禿時以事罷去

元吳師道

陋邦寧足駐旌麾不待尋常報政期官有藻芹歌未已囊  
無薏苡謗何爲纍纍金印青雲在落落丹心白日知得意  
孱庸非所羨祇畱遺愛使人思

佳山水亭

吳師道

百年老屋半蒼苔一目佳哉舊觀回浮世何曾改川岳高  
懷聊復寄亭臺夜深漁艇簷間宿日落山窻竹裏開此去



京華踏塵土時時應有夢飛來

挹翠軒

吳師道

廣文官舍青山圍山圍不受人招麾使君胷中有嘯奇大  
揮椽筆坐致之霏烟落几送秋色岩樹排闥陳春姿清英  
之氣不盈掬淨洗塵土仍充饑紛紛委席庸妄兒豈比今  
搽稱能詩一朝爲爾發光彩寧復打頭嫌屋卑使君退食  
常委蛇岸幘燕坐同襟期琴清茗冷半醉後雲去鳥還微  
詠時野人來窺戶外屨一笑倘許相追隨

奉安金仁山先生神主 二首

吳師道

我里堂堂有碩師窮經白首竟誰知諸君宣化文明運百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詩

五

世流風道德祠鄉曲論公身沒後衣冠色動禮成時服膺  
私淑遺編在豈乏方來秀傑姿

仁山山下故書藏上沂真傳自紫陽策秘當時桑海變道  
行異世日星光先生永配千年社學子濃熏一瓣香端藉  
廣文崇教事相看不恨鬢毛蒼

城南塔院

吳師道

城南林壑稍寬閒况有禪棲屋數間閱世興衰餘白塔留  
人俯仰只青山灘多過艇時時響竹暗晴雲冉冉還此日  
勝遊誰與共孤吟想見俯滄灣

浩然觀

吳師道



過雨秋正佳出郭山漸好松門表靈宮石澗緣細道空壇  
故葉積深殿陰色早丹遺井水香仙去庭栢老伊昔崇眞  
元構祠始天寶靈風却緇塵金幢飛翠葆猶餘千年像遂  
走郡吏禱我生無俗情道妙窮探討天根息縣縣虛白生  
浩浩永懷潔身私非關恨枯槁緬邈鸞鶴期空山動秋草  
楞嚴菴在蘭陰山元大德間建 吳師道

迹區區木石間  
二 喜怯失烈監州重建東峰亭 元 吳景奎

東峯亭廢江山在故址誰將枳棘開作記名高龍虎榜監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詩 三

州聲重鳳凰臺烟雲竹樹丹青筆風月軒窗紫翠堆稚耄  
謳歌禽鳥樂朱幡時引畫熊來

蘭谿舟中作 元 薩都刺 雁門人

水底霞添魚尾赤春波綠占白鷗洲越船一葉蘭江上載  
得金華一半秋

送楊知州赴蘭谿 元 張 昉

兩道清溪遶郭門遙知侯吏出繽紛蕭蕭五馬嘶汀月獵  
獵雙旌拂岸雲春渚暖浮蘭茝氣曉波晴漾縠羅紋西風  
挂席乘潮去更聽州人說使君

東峯亭 元 戴 良 浦江人



昔余駐蘭陰頗得江山趣日上東峰亭遙望水東注別去  
曾幾何重來已遲暮一時同遊者大半髮垂素亦或臥空  
墳翳彼梅花樹因之念所思倚欄聊四顧安知遊日時翻  
是傷心處咄茲露電身誰似金石固此生縱滿百會合能  
幾度獨有溪上山年年只如故

佳山水亭送學正徐鉉

元 徐一清

城南峙浮屠千尺凌雲表下有長流川西注極浩渺風行  
自成文匹練澄皎皎臨流構精舍非爲供登眺宋呂遺跡  
存盍簪此談道君今遡其源學海終可到

題福祐侯廟

元 王 淮 括蒼人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三

關中失鹿人爭逐一去鴻門不可尋千古英雄死遺恨封  
侯廟食更何心

香山塔院

失 名

招提登覽處野客興偏濃路入千層翠窻涵萬疊峰溪聲  
來小院雲影落長松幸對老僧榻聞香話苦空

挹翠軒賞薔薇花

二月七日學正徐鉉因挹翠軒前  
薔薇掩映遂邀諸友移席花前掇

芳浸酒輪杯勸酬又以春風花草香分  
韻賦詩今僅得春香二韻餘皆無考

春 字

元 徐 鉉

羣芳易凋歇薔薇媚餘春况當風雨後獨立誰與鄰  
二三客 誰賞及茲辰後年我已歸看花是何人



香字

失名

覺宮春事少薔薇獨遺芳紅雲屯亂影清蕊散幽香賞心  
忽予動對此聊舉觴慙懃祝花神勿混桃李場

暮春行部

題州治後  
堂壁四首

元浙東僉事

杜秉燹

稻畦麥隴間青黃桑柘如雲伐遠揚昨夜使車行境上好  
風吹雨滿江鄉

雲護青山水滿溪蒲帆畫舫泛漣漪楊林雨過蘭皋潤時  
有一雙白鷺飛

使君憂國願年豐萬里桑麻雨露中簫鼓邨邨晴晝永江  
花樓閣酒旗風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三

憶昔承明捧御牀宮袍猶帶舊時香而今憔悴江南客一  
望燕雲一斷腸

次杜秉燹前一首韻

元御史

管缺名

雁過經霜草木黃慘堤葉舞落垂楊停驂嶺上不堪望一  
片白雲是故鄉

聖羅山居

二首

元

釋至剛

門外青山知幾堆白雲閒鎖不曾開嶺梅也似憐孤特時  
送暗香窗外來

春染百花紅爛熳烟凝千嶂碧嶙峋目前一段天機巧縱  
有丹青畫不成



蘭臯雅集

元貢師泰 宣城人

弭節蘭江渚散策嘉樹林良儔亦以集式慰離索心列坐  
引疏酌甞歡契冲襟風清暑氣薄日落潭水深高蔭多鳴  
蜩時時曳餘音豈無繾綣意淹留畏官箴烟塵庶可息吾  
將遂投簪

祀竈

元童梓

一注清香一掬泉送神千里去朝天玉皇若問人間事只  
有文章不值錢

宿嚴景暉書齋志別

元吳萊 浦江人

自分平生賦遂初青燈照夜笑談餘雙龍有氣須尋劍萬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三

蠹如塵莫廢書歲月堪驚人似雁江湖最樂我非魚白頭  
共守元經在敢詫印都駟馬車

和前韻

元嚴天瑞

猶記荆州一見初春風回首幾年餘脩顏瘦減仍資藥虛  
腹枵懸只貯書莫迓半途譏鳳鳥終期萬里奮鯨魚人生  
遇合良非易多幸門迎長者車

同遊東峯

元柳昭

木落洗山容眼界豁郊外欣陪杖履遊延緣倚松蓋廢塔  
翳雲棲雙流隔溪會昔聞龍虎客點筆翻梵貝亭臯一舒  
嘯岩壑吹萬籟何必來坡仙空門鎮玉帶



送嚴景暉教諭宣城

明徐原

二十年前客宛陵今朝却復送人行清風疊嶂孤樓夢明月雙溪兩地情念我昔遊陪衆彥羨君此去育羣英元暉太白遺踪在要使千秋續令名

吳禮部初為宣城錄事原從之遊居五年而還

送嚴景暉教諭宣城

明吳沉

先子居官日憂民意特深翳桑無餓者嘉樹有遺陰父老能公論溪山識素心因君又行役悲慨一長吟

上監州重建東峰亭

吳沉

新亭始自唐朝創棟宇荒頽久不治古道竟為僧寺塞斷碑幸得學宮移江山既畱勝賞處州縣况逢無事時洪令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詩

三

芳塵如有繼再磨崖石樹雄辭

和胡古愚遊東峯詩

吳沉

貞元舊跡有東峯勝日躋攀俗慮空最喜新亭能復古可無穹石與相雄黃花香入清罇裏白雁聲呼落照中愧我登臨未成賦且操杖履後羣公

遊三洞

吳沉

石上蜿蜒時作雨穴中蝙蝠解餐霞排雲直度千峰險踏葉旁穿一徑斜

臨池軒

吳沉

集賢學士相門孫八法通神似右軍奉詔曾題金殿榜承



恩更號玉如君山中鐵硯穿成穴池上墨花凝作雲一代  
幾人稱絕品家雞野鶩浪紛紜

顯教禪寺

吳沉

門前不改當時水逕裏都非舊日梅半舍有如千里隔百  
年能得幾番來

棲真教院

吳沉

蒼蒼老樹倚岩隈曾見當時太史來鳳去麟遊難再覩猿  
吟鶴唳有餘哀

保寧教院

吳沉

載酒攜琴記昔年山中景物故依然風聲澗響如聞雨木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三

落林空始見天老衲煮茶甌泛雪小童磨墨硯生烟朋簪  
會合年來少便欲禪房借榻眠

自衢州至蘭谿

明劉基 青田人

秋郊斂微雨霽色澄人心振策率廣路逍遙散煩襟疎煙  
帶平原薄雲去高岑湛湛水凝碧離離稻垂金薺麥霜始  
秀元蟬寒更吟幽懷耿虛寂好景自相尋心契清川流目  
玩嘉樹林歌傳滄浪調曲繼白雪音仙山在咫尺早晚期  
登臨

重築涵翠山房

在城外北莊

明 希點

迷途今始覺別墅亦生光試問陶彭澤籬邊幾箇



蘭谿棹歌

明汪廣洋

野鳥晴蹋浪梯平  
越上人家住近城  
箬葉裹魚來換米  
松舟一箇似梭輕

紫巖山 二首

明胡翰

紫巖南畔小房櫳  
湖海歸來氣槩雄  
萬樹松風夜濤響  
山中只道是舟中

十月東林好物華  
新霜染遍樹頭花  
去尋芝朮不知遠  
歸逐牛羊忽到家

蘭陰山

三衢余宣子芳遊蘭陰詩序畧云歲丙子十月余與徐子貞來蘭陰寓保寧寺其州之產

徐均善心傳有同門之誼數相過從乃相率以遊遂於浮梁遵水西寺北蘭陰而南過顯教寺憇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詩

三

少頃復循逕而往緣松門之飛夢坐石磴之晴葉  
逍遙容與徙倚乎楞嚴之菴菴依山為樓閣因高  
而占勝其上泉渠溢清竹栢交翠連岡延亘有故  
浮屠遺址瞻是周覽而城郭居宇之繁洲渚園林  
之美與夫風帆沙鳥之往來隱見雜然出乎履舄  
之下真如乘倒景軼浮埃以睨睨八極也時西越  
密清父亦在行以為平生雖粗歷奇險未有如今  
日者信乎處下之不足因遠高而見大者常不局  
於近小故凡與斯遊者景慨心遇嘯咏而歸條然  
各有得也既歸之明日而子貞之伯兄子學外弟  
方率性亦自山北來會語及茲遊為之欣然復徵  
均善心傳清父凡七人取唐人詩多少樓臺烟雨  
中為韻探籌分賦以追述其槩詩成竊言  
於首簡用著夫遇合之奇觀覽之益焉

明方率性 衢州人

幽期在雲壑適意登嵯峨  
緬循雙溪曲復憇重岩  
阿風日正清美烟霞眇紛  
羅疎松抱孤秀霜葉辭寒  
柯靜觀萬物



理幽契良已多何當繼芳躅攜琴重來歌

明 余子芳 衢州人

木葉正搖落蘭陰多奇峭緬焉箕頽心始得遂探討危躋  
石徑滑靜憇松菴小層巔一以眺冥鴻沒孤嶠厓傾落景  
遽谷阻歸雲少清嘯劃琅然山風襲幽草

明 徐子學 衢州人

拂曙沿石壁翩然駕輕舟遙遙睇蘭渚橫峯屹中流盤紆  
接遠徑駕鑿撐危樓懷哉二三友勝集招提遊伊余來獨  
後安得尋清幽作詩想茲槩浩歌復夷猶

明 徐原 均善人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三

雙溪湛清泚層峯兀崔嵬幽僧善卜築結屋白雲隈紛披  
疎籬菊秀發南山臺捫蘿逕趨險挽綽船遡洄登覽興未  
極日暮寒雨催雲林有夙志何當復茲來

明 宓清交 西域人

北風送遊客峻陟橫峯巔四顧衆山小雜樹含蒼烟拂袖  
揮落日解纓濯清泉班荆憇松下逢僧細談元高興不可  
遏飄飄欲登仙茲遊信奇絕歸咏心怡然

明 徐子貞 衢州人

蘭陰抱回溪晴日散洲渚探奇歷險巖披幽出榛莽疎峰  
抗金剝密竹映庭戶岩扉倏輕陰林顛灑飛雨倦步旣莫



前小憩青松下浩歌釋所懷何因更歡聚

明董思曾 心傳

泠泠澗底泉颺颺松上風扶藜陟層巔一覽目力窮虛籟  
岩壑振寒樹烟雲濛林僧喜客至坐我精藍中  
瑟瑟清茗椀  
冷寥寥真趣同微詠倏云久徘徊日將中

浩然觀送張景畱

明余子芳

翠色春畱庭下栢丹光夜發井中泉城東最憶曾遊處何  
日山房聽雨眠

題趙工曹學仕讀書梅塢山圖

明王百穀 蘇州人

君家別墅梅源水簪弁蟬聯能濟美籛經可比韋相家文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詩

三

彩翩翩鵲然起此圖却是阿咸貽萬壑千峰翠陸離不同  
太傅東山墅賭來何必藉圍碁

紫岩寺

明郭仲南

遊山杖策紫岩東曖曖雲深小逕通雨霽人家千樹裏春  
濃僧寺百花中快心景物時時換極目韶光處處同  
醉酒野夫多洒落花枝斜插照巾紅

送化上人歸上茅菴

明郭仲初

上人結屋最高峰如意顏青插上空碑碣有山都是石崎  
嶇無路絕人踪松枝露濕參差綠楓葉秋深次第紅安得  
脫離塵世事芒鞋竹杖走相從



登白露山一覽亭

明童沛

覽勝亭高近玉京老眸閒眺喜春明山腰雨歇泉流急松  
頂風生鶴夢驚貼地半拳林樹杪穿郊一綫野溪橫凭欄  
興盡尋歸路山鳥斜陽幾處鳴

移菊

明章懋

口玉堂前種紫薇菊花開落在東籬為憐秋後香偏好故  
向春前手自移冉冉旋添承露葉亭亭先長傲霜枝樂天  
只愛黃昏伴一種幽芳恐未知

題杜岩

明鄭錡

乘興岩底游耽清洞中宿涼月澹蒼梧淒風鏗紫竹古殿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詩 三

北園偶興

明鄭瓘

北園無箇事獨坐類忘機地僻春來早門閒客到稀新枝  
爭樹發故鳥引雛飛世態慵開眼人情轉覺非

東湖野堂歌

明姜麟

蘭陰之岡橫戴石青嶂丹崖立如壁東望北山千萬峰高  
抗芙蓉差咫尺西來衣帶幡瀘江江風江水相春撞東湖  
一曲阻平壤隱約扶輿開混龐湖外婆娑百年樹黛色參  
天皮溜雨仙家元只在人間水鎖雲封不知處短牆疎竹  
團蒼涼茅茨檐宇浮山光朝日漁蓑暮樵斧徑路蕭蕭通



野堂堂堂主人耽古道自署頭銜稱野老欲緣禮樂溯本  
原一變彌文復義昊含章履素幽人眞白頭獨自抱遺經  
伊川無人晦翁死易簡誰識乾坤清有時鈎簾登草閣坐  
看秋林殘葉落綠陰紅雨悄無踪天地分明還太朴有時  
步履穿林邨有時繫舫杜若洲世情脫落野心出木石鹿  
豕眞交遊門前野服尋常至攜琴曳杖知何事莫謾呼兒  
問姓名定是東林徐處士

桃花塢

明楊洪道

夕陽明渡水茆屋倚雲巔徑古苔痕滑山深雲影寒紅飛  
林外葉清漱石邊泉莫道乾坤小須來高處看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三

硯山

明童品

斷崖千尺倚晴空一望江山盡下風拍手危亭長短處恍  
疑身在碧霄中

春暉堂

明王守仁餘姚人

春日出東海照見堂上萱遊子萬里歸斑衣戲堂前春日  
熙熙萱更好萱花長春春不老森森蘭玉氣正芬翳翳桑  
榆景猶早忘憂願母長若萱報德兒心苦於草君不見栢  
臺白晝飛清霜到處草木皆生光若非堂上春暉好安能  
肅殺迴春陽

兜率禪寺

明陳梓卿



將軍不愛府潭潭幻出琳宮澱水南浮世幾更非典午好  
山千載尚瞿曇蘚侵斷碣經秋雨松引輕烟作暮嵐欲問  
休公吳蜀事一燈未滅照空龕

寄亭

明 申時行 吳縣人

賦就誰能薦子虛浮踪聊得混樵漁冥棲物外常持偈暫  
托人間強著書一壑雲霞供蔗境百年天地任蘧廬清時  
勝槩容高臥不向江潭更卜居

贈吳審言翁 名訥

明 錢德洪 餘姚人

七十高年學壯遊千峰踏遍放湖舟堤橋夜月歌聲度笑  
倩兒孫勸酒籌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詩

罕

移住雲山簡漁石樸菴兩尚書

明 方太古

少於富貴曾無夢老與山林愈有情朝看烟雲如畫裏夜  
聞風雨似潮生孤懷窅窅通箕穎末世寥寥誰弟兄微醉  
朝吟山閣迴松檟梅竹野猿驚

嚴高峯

方太古

去去高峯近嵐光撲眼賒橋衝古寺直路趨野溪斜挂樹  
蘿翻葉含雲潭瀉沙倚松還足力孤鳥下山花

靈洞源

方太古

每倚西風懷舊賢洞源深處重悽然青山亂峙秋千點古  
樹獨留春半邊荒塚有情醉客淚石泉無主鎖寒烟載尋



相對洞門宅一榻野苔人已田

白泉

方太古

落日穿雲萬丈長玉虹施采發天光源源有本固不竭浩  
浩無窮那可量氣吐九霄凌沆瀣神通四瀆接扶桑顧予  
一勺寒溪水盥爾方員壺嶠嘗

解石山

方太古

山谷何窈窕白雲何其多考槃懷碩人樂此山之阿谷口  
富梨栗鳴鳥集高柯吾欲剪茹茨深結白雲窩寒書娛枕  
席野選牽藤蘿再構三無堂埃貯萊婦過

元真樓早起

方太古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聖

鶴頂千尋日未紅雁峰蒼影鬪寒雲含花披石傳冬氣落  
葉平堦寄夜風仁義七篇師孟子元真元樸友張公由來  
無可安身處解石山堂一病翁

白鶴山

明陸震

雨洗長空染出秋逼人清氣試霜裘山輸秀色滿平野月  
送夜涼歸小樓薑薦黃芽葍賽酪豆垂青角酒登筯平生  
誰似程夫子不逐晚山相對愁

黃吉夫讀書棲真往訪詩

明黃傳

訪舊棲真院山高路更長捫蘿援臂上藉草麝臍香柳色  
侵衣碧泉聲入耳涼小窻茶話罷萬慮總亡羊



青山菴

明童 琇

路入招提逸興濃翠微深處絕塵踪  
樵歌互答東西鳴雲氣回旋上下峰  
抱子野猿攀石磴引雛元鶴下岩松  
酒闌回首西風外又送斜陽幾杵鐘

遊幽居菴

明童 信

清淨一幽居峰嵐前四圍客從雲外至  
僧自月中歸樹杪巢元鶴藤花映竹扉  
生平遊覽處此地世應稀

蘭谿八景

明唐 龍

丹嶂陰茫長谷雪翠嵐光滴大江  
流蘭花十里照春水山鳥無聲香白幽  
蘭陰春馥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詩

望

緋桃瀟灑壓春華碧塢參差近我家  
雷雨忽垂瀛海實風霜不落武陵花  
桃塢尋芳

澄江一片浸圓沙瑟瑟蘆蒲開白花  
萬里月明雁初度天風吹落影橫斜  
平沙落雁

松舟百葉浮江上鐵纜千尋貫水中  
月下獨橫題柱筆一來一往踏長虹  
巨浸臥虹

潭心淺碧紆蘭色水面深青漾潑紋  
空濶直通千嶂月澄鮮淨洗一川雲  
潑紋漾月

人間亦有闔風岑谷窈巒迴山意深  
一片丹霞棲不定長隨飛鶴出疎林  
山意樓霞



捕魚換酒笑呀呀入市無魚酒不賒明日江頭期一醉先  
同老婦卜燈花

中洲漁火

赤脚踏開千里雪青松挑得一肩雲高歌低唱山中樂惟  
我山人拍手聞

南嶺樵歌

綵衣樓

唐龍

白髮綵衣舞雕軒綺席分饌羅江鱖細醅發洞泉芬不啻  
斑斕色還添錦繡文喜君能愛日老我獨瞻雲

題元常觀

明唐熊

一谿門外兩峰回積翠中天起玉臺丹竈有烟臨瀑水殘  
碑無字鎖蒼苔閒雲不礙松花老玉樹長青石髓開採藥  
至今猶未返鳥聲疑是赤松來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聖

小寒食遊碧落洞

明章拯

春雲作態弄晴暉夜雨先期沐翠微碧落洞天開勝槩清  
明時節試輕衣岩花蒙篆知誰是水鏡澄心悟昨非故國  
名山豈無此令人回首倍依依

次董東湖韻

明姜芳

小隔清江看九峰白雲來往斷行踪跣趺坐到無言處雲  
本無心我更慵

東巖寺

卽廣寧敎院

明凌瀚

古剎無人到山門有客開三春自芳草二月落殘梅檐矮



雲低度松高鶴遠來乾坤足生意深院浸蒼苔

白露山

明徐袍

慣說茲山好今方一度來冰兼羣籟靜雲抱數峰迴客到  
鶯初囀春深花遍開天門如可步咫尺有蓬萊

白露山

明章适

日華朝淡薄雲氣晚虛無岩拔遮高鳥江空淨浴鳧秋聲  
上木葉暝色下樵蘇清聽危泉細澄心片月孤

東巖寺

章适

懸岩仄徑幾經穿竹篠藤枝手自牽殘雪亂峰寒照日暝  
雲高樹濕生烟遊頻更愛交情澹興發那知酒力顛我亦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器

心中無住著喜君枯淡伴癯禪

大慈巖

明鄭本立

石壁巍峩擁翠微山僧何代鑿禪扉人從洞口穿雲至泉  
向山根汲雪飛實有維摩能下榻因傳舍利已忘機憑高  
不盡登臨興月上藤蘿忽滿衣

澱江春泛

二首

明鄭國賓

太空流素影委波深萬頃欸乃雲中來江空入夜靜  
兩岸山桃發蘼蕪一樣新分明溪月出照見浣紗人

望衢亭八景

卽告天臺

明趙時齊

水華千里抱城流曾泛當年載鶴舟明月滿江風靜夜合



人間眺幾回頭澗水環漪

憑高萬仞見江山吳越滌洞咫尺間獨坐虛亭漫懷古詩  
成將欲抱琴還福山遠眺

月上城南古刹峯錫遊歸路聽雲鐘飄然冷露沾吟筆隱  
隱如聞和太空古寺僧鐘

江邊日落水雲西若個漁舟泊柳堤夜靜數聲來枕上梅  
花吹落點春溪中洲漁笛

東風吹雨過山家紅滿虛崖幾樹花莫向溪頭點流水禹  
門鱗甲奮雷車桃塢春芳

玉露泠泠谷更幽含芳香氣集枝頭扁舟欲買尋僧院凝  
蘭谿縣志卷七下詩

坐談空澈素秋蘭陰秋穫

粉堞連城古郡南秋風今夜看新蟾拍欄一笑緣多興詩  
就歸吟薄露沾城頭夜月

迥出凌霄石上亭海霞攔角帶雲層坐中幽興疑成癖高  
隱年來更有人亭角朝霞

### 遊靈洞山房

明趙佑卿

寶華山下神仙宅勝絕迥與塵世隔使君逸興思探奇歷  
盡千峯拾紫芝尋幽拄杖看湧雪石髓寒凝生瓊屑金沙  
逐水成霏微疑是玉龍鱗甲飛何年女媧墮片石煇煇紫  
霞成五色光搖半壁散綺紅玲瓏若與赤城通杳望白雲



迷洞口覓徑卻隨蒼鹿走虛疑堆裏臥仙人石牀丹竈盡  
氤氳雲外飛峰高百尺巉巖對峙如人立水簾轉處深澗  
滋未解何人驅五丁錫名出自勾漏令水晶珠箔尤奇勝  
朝來飛鳥報山靈倏忽捲霧排蒼冥玉泉瀉入君肺腑白  
戰騷場激千古雲屋深深靜吐香梅花一樹凌冰霜定知  
此夜發清嘯流水高山稱絕調座中誰是鷓冠子獨抱黃  
庭證元理綠章夜徹九虎關頓令業海生青蓮琴音劍氣  
兩芒宕凜凜清風世共仰

哭汪賓山

嘉靖癸丑有徽歙汪生賓山過巖赴講會疾卒會友趙佑卿輩殯厝於東峰亭後山

明徐用光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哭

曾在南徐識子顏葛巾毛服野身閒江湖一夜客星老遼  
海何年獨鶴還世上浮名看逝水天涯遺蛻只空山有才  
無命應難說淚洒枯株亦解斑

憶聖羅山

徐用光

數椽書舍白雲岑幽谷林深多鳥音雙楓樹老籟常寂半  
月池明空復沉幾度杖藜舒野嘯有時卮釀伴孤吟別來  
轉眼忽陳迹擬待春風往再尋

夢集聖羅山

徐用光

遠道悠悠薄苦寒客心無賴歲華闌何時重集談經侶此  
日應嗟行路難驛樹千重愁裏度燈花幾夜夢中殘拊膺



忽自發孤嘯浪跡飄零只一官

### 白雲洞

明胡僖

白雲偏與洞相宜此洞停雲我所思石磴閒哦塵不到柴  
關半掩鶴歸遲琴衣每濕晨蒸重山屐多迷晚靄岐爲問  
仙郎雲臥處可能掃得淨無遺

### 懷三洞

明趙志舉

扶輿鍾淑氣天畔敞崆峒壁立千峰繞虛涵一竅通秋光  
寒滴瀝曙色黯冥濛悟却園中趣瀟然坐太空紫霞洞

古洞逼峒巖松門鎖沈瀲閒雲隨荷擔落日趨歸樵笛韻  
空中度歌聲霞外飄爛柯應不遠吾欲赴相招白雲洞

### 蘭谿縣志

#### 卷七

下詩

聖

瑞氣鍾靈窟陽春滿洞天寒泉流玉髓怪石倒青蓮客有  
羊裘至人猶鶴望眠蕭然無一事垂白醉長年湧雪洞

### 告天臺

趙志舉

寂寂蕭森夜景移焚香掃石告天時惺惺不作康衢見默  
默尤虔屋漏思直節豈因浮世改虛懷直與彼蒼期高臺  
此日還誰築奮起雲初百代師

### 攝勝樓

明徐用檢

高樓環翠勢如擎一眺雲烟逐眼生芳樹曲連秋水淨遙  
山層映夕陽明平原曠達風流在甘谷奇葩瑞靄盈龍蟠  
古來稱大隱抱幽棲息未堪評



贈李縣丞純熙

徐用檢

世路非崎嶇斯人詫太真十年餘悃悞千里厭車輪故國還芳草滄江未老身小孤終日對素尚豈辭貧

秋日遊蘭陰山

徐用檢

步入峻嶒境悠然愜賞心水從分處合蘭與谷俱陰紉佩騷人獨琴遺嘆世音聞雲高不去相對盡披襟

清明日過石阜嶺

用檢年十一授書於廩生石阜張師一夔徐用檢

栢老藤垂一結廬偶逢佳節戒巾車東風幾度頻回首惆悵經師總角初

崧山

徐用檢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吳

靈區標峯律鬱鬱泱泱雲霞磴道千回折松門入逕斜者閣屏嶂古香火半塵沙昔傳馬步跡云是辟兵家飛鳥散還集依微見野花白雲顏可辨金像儼籠紗宰官身不偶讖錄護龍蛇北海悟聞雷遠宗祖德賒絕塵羅勝侶東林詎能誇灑履慚予後揮毫思匪遐蘭流日千里玩之足生涯

唐太學汝功招遊棲真敎院

徐用檢

空谷迢遙逐晚晴黃花夾路鳥嚶鳴梧桐月映圖書舊閣閱雲浮竹葉新老去何心朝市樂情閒好聽管絃音主人不用投車轄安得深宵走步兵

趙司丞鳳梧招遊棲真敎院

徐用檢



向踏靈源第一峯翩翩佳侶對杉松恩偏卓錫文明書慶  
洽須經太上封久去年來初過雁一燈孤榻聽鳴鐘浩歌  
漫謂雲雷動指顧將誰識大雄

舟近蘭谿寄徐魯源

明唐鶴徵

昆陵人

崇山急峽浹旬餘乍入平原望眼舒幾曲澄清還沃壤千  
家烟火接村居文開正始祛衰習學啟真源識異趨須信  
平康爲大道忧心駭目定何如

張郡伯春日過日涉園

明唐邦佐

門掩青山豈避名翻勞五馬歎柴荆甕開綠蟻浮春色樹  
隱黃鸝弄巧聲便好折花臨水坐且同倚杖看雲生欲知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冕

千載幽棲意學得龐公不入城

遊佛山岩二首

明陸可教

松磴千盤畫山門倚夕曛佛龕懸峭壁禪榻閉孤雲石擁  
蓮花座函畱貝葉文夜涼清磬發僧吹下方聞  
山雨夜來駛空林響瀑泉碧滋岩蘚滑紅入海榴鮮雲漲  
全疑海嶮移半入天不禁狂興劇觀石萬峰巔

樓山雜興二首

陸可教

青山攢列抱平原天與幽奇隔世喧一逕入雲迴鳥道萬  
峰流水匯龍門松鳴絕壑濤聲壯雪捲澄湖月色翻此地  
自應容嬾拙非關善病學文園



高軒雙引到空林門外湖光蕩夕陰但使心隨魚鳥適何  
如樂向孔顏尋平看晴翠當樓滿旋決潺湲遠砌深欲奏  
高山流水調百年天地幾知音

崧山

明 趙崇善

捫蘿登絕巘古刹倚天開曲磴千厓擁疎林片雨來苔依  
青壁長松傍白雲裁不盡憑高興籃輿首重回

十二曲山房

趙崇善

築室山之曲幽棲自歲年移尊依片石倚杖聽流泉月映  
青蘿上雲雷翠壁前勞生竟何益祇此合逃禪

鳥窠巖

明 趙崇德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詩

五

層崖絕壁隱雲扉桂栢森森月影西百鳥啣花何處去夜  
寒惟有嬾鳥棲

偕會郡伯同遊靈洞山房

明 張位 南昌人

學士岩居紫翠深幸陪五馬得相尋天開靈洞畱仙跡池  
有清泉淨客心鳳閣遙懸猿鶴夢松關閒掩薜蘿陰嬋娟  
好月人千里何日同棲話素襟

碧霞宮

明知縣 喻一均

萬木蕭蕭一逕迴訪君落日對啣盃幾年洞口生瑤草十  
月山中放早梅夜靜焚香頻禮斗天清倚杖獨登臺白雲  
不避風塵色乘興還能跨馬來



遊靈洞山房

喻均

侍臣清興託蓬蒿  
遶屋新栽萬樹桃  
泉石平分諸洞勝  
亭臺遙對數峰高  
望鄉何處看明月  
遷客於時把濁醪  
醉倚青山成獨笑  
賦成疑不讓觀濤

前題

明 趙邦甫

六洞今重到  
千岩遂可攀  
拂雲應臥石  
帶雨爲看山  
樽對芳林暮  
天容倦羽還  
如泥能共醉  
此意出塵寰

明 張元怵 山陰人

結廬靈鷲巖  
古洞鎖深碧  
青霞覆前楹  
吐吸靡朝夕 占洞樓霞

明 徐秉正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五

池中明月鏡中懸  
上下光涵一色天  
魚戲却啣沉璧起  
龍歸猶抱大珠眠 天池漾月

趙邦甫

一泓初滙翠微前  
滿地寒光映碧天  
山月亦憐清鏡澈  
晶晶長向水中圓 天池漾月

陸可教

孤峯巖嶮與雲齊  
爲借春風一杖藜  
莫問去天還近遠  
振衣應可拂虹霓 中巖千霄

明 鄭汝璧

華陽木石居  
四壁蒼屏立  
箭括可通天  
何處車廂入 三山環壁



明 章敏學

青壁週遭日易斜，壺中小構羽人家。  
漢庭未許畱侯到，開盡紅桃萬樹花。  
三山環壁

明 周應治

巖竇雲窻古中藏，丹秘書恍疑太乙。  
老青藜叩石渠，石屋藏書

明 趙子元

白石何垵垵，泉流飛玉屑。  
泉以洗吾心，石以礪吾節。  
澗泉漱玉

明 章 雲

巫峽飛來倚翠微，薜蘿縹緲冒烟霏。  
只因悞被初平叱，一朵朝雲便不歸。  
片石飛雲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五

章敏學

積素飄花洞壑間，空山幾夜未開關。  
遙覘百丈蒼厓裏，似有幽人策杖還。  
瓊崖積雪

趙子元

冉冉長松夾路青，松濤十里杖頭聽。  
山中信有仙人宅，地下寧無千歲苓。  
梵刹松聲

明 葉夢斗

雲暗千岩欲掩扉，空庭寂寂鳥聲稀。  
長風吹落林間語，十里歸樵度翠微。  
山亭樵語

明 章 瞻



仙鄉池館白雲鄉  
杏隔前溪一水長  
欲問石橋迷入路  
花岸盡是垂楊  
溪橋烟柳

蒼漪閣

明 趙學仕

龍樓翰墨誇唐史  
麟閣勲名軼漢才  
背接芙蓉青藜蔚  
面當澗水綠滌洄

夜泊中洲灘

趙學仕

平沙如劍界中流  
翠荇牽風繫釣舟  
新月一鈎蓑笠晚  
殘星幾點荻蘆秋  
魚梁水落螢光亂  
山寺鐘鳴燭淚收  
醉後不知波浪洶  
數聲橫笛隔滄洲

葉侯祠

趙學仕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三

雙溪風雨隔西東  
一帶虹橋兩岸通  
松柏森森祠宇肅  
行人歌舞夕陽中

大慈巖

明 方 僑

攀蘿梯石度層巒  
紫翠重重轉曲盤  
山擁佛龕聯斗極  
人隨鳥道入雲端  
半空崑瀑飛晴雨  
萬壑天風生晝寒  
却負寒翁先此約  
追思無語獨凭欄

道峯卓筆

明 葉一清

一峯高卓與天聯  
毛穎從空出自然  
星斗夜橫憑指點  
風雲時變任題甄  
花生絕頂千年夢  
兔走懸虛萬丈箋  
安得巨靈爲一秉  
從頭細把道真研



謁鶴山陸公祠

明黃鞏蒲田人

北風吹水暗吞聲，泉下人間各有情。  
萬死豈知還此日，百年未了更來生。  
天高地厚丹心在，木落江空老淚傾。  
見說漢庭思賈誼，當時謀策畧施行。

古栢垣

明劉元卿吉州人

歷盡霜華幾歲年，能將黛色散湖天。  
雲生萬壑藤蘿古，春滿千山雨露偏。  
老幹尚疑芬御氣，森枝渾欲積祥烟。  
大夫不惜秦名色，如此孤高應自憐。

前題二首

明王圖關西人

凌兢千尺蕩高旻，翠蓋亭亭不記春。  
聞道六龍曾駐蹕，日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五

將風雨鬪璘珣

高原古木兩蕭疎，一掬清霜恨有餘。  
况復驚濤秋雨夜，那堪淒咽到荒廬。

前題

明王湛晉安人

古栢鬱蒼天，曾荷聖明顧。  
千秋色不凋，應有山靈護。  
天風掃白雲，夕陽在高樹。  
挂頰看西山，歛覺金光吐。

前題二首

明王世懋太倉人

何年古栢尚青青，曾是高皇玉輦停。  
不信聖恩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龍形。

欲養其如風木何，結菴猶自傍松蘿。  
怪來烏鳥多啼淚，爲



有前人手植多

小隱館

明何三畏 松江人

山人成小隱卜築在東臯一曲琴堪撫千鐘酒自豪烟雲  
深入抱風月足揮毫世俗浮沉態何如棲遁高

謁徐魯源先生祠

明浙江右布政使 談自省

東南有夫子澁水濬發祥殫精闡洙泗鼓吹佐素王道統  
賴不墜羣蒙示周行憶我垂髫時負笈投門牆兩言昭法  
程伯簡戒遺忘今復侍師側孰為起膏肓著述空在笥遺  
訓竟渺茫輝煌列俎豆想像見衣裳西州雙淚下羅拜意  
徬徨

蘭谿縣志

卷七 下 詩

五

和前作

明徐尚功 魯源人

疇昔斑衣戲膝旁今瞻遺躅儼冠裳臯比愁聽三更雨雞  
蹠空依數仞牆隔院絃歌聆雅韻臨門泗水挹清光殷勤  
聊展春秋禮墨洒雲山氣挾霜

寄亭

明張以誠 松江人

誰解吾廬亦暫遊閑亭澱水一虛舟主人不問蓬蒿剪過  
客還看日月流偶一凭欄聊遣興幾番命學共消愁牀頭  
剩有楊雄草箕踞偏能傲五侯

秋日登城東大雲山 即大寺山

明胡應麟

步出東郭門騁望西山麓信足登其巔聊怡白雲目川原



何透迤城邑自相屬飛薨儼鱗次萬戶列平陸高峰下羊  
牛斜照散麋鹿蒼蒼澗川流靡靡蘭阜綠列岫澄塵襟清  
漣媚遐矚契深浩忘言慮淡性超俗載詠衡門詩軒蓋非  
所欲

石蓮洞 五首

胡應麟

雲濕重崖午不開石門烟雨護莓苔分明記得秦時路曾  
到仙源採藥回

絕澗東迴鳥道微隔山流翠轉依依西風落日空潭上滿  
地寒雲濕不飛

檻外雙松不厭凭飛流盤折下垂藤夜深月落千巖迴人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五

在水壺第一層

縹緲天都雲外樓星河遙望不勝愁何因誤拾金光草謫  
向人間五百秋

萬仞危巖古木低翠屏迴合上丹梯桃花流水無人問一  
路猿聲夕照西

古栢垣 二首

胡應麟

移來蜀相祠曾息軒皇駕昨宵風雨聲恍忽蒼龍下  
松栢啼烏鳥楸梧下鶴羣咫尺親顏在無勞望白雲

攝勝樓

胡應麟

簾櫳十二挂高寒突兀樓臺峙翠巒六洞烟嵐長繞座雙



溪雲月半凭欄了，了樵斧飛春暮。杳杳漁舟泊夜闌，此日平原應盡與深林，何惜醉詞壇。

遊橫山菴

胡應麟

白馬何年到名山，做梵筵壇一室。諸佛下洞古，一僧禪鉢與龍俱。臥燈將虎並，傳真如祇自得。誰為問青蓮。

聖羅菴

胡應麟

波光滿沙際，夜景湛林樾。山僧抱甕來，搖動潭中月。

遊解石山

明徐應亨

躡屐乘新霽，蒼茫路欲分。獨衝千嶂雪，遙入萬重雲。嶺樹含春色，溪梅帶夕曛。漸看僧舍近，鐘梵隔林聞。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七

楞嚴菴

徐應亨

滄江望不極，鼓櫂復蘭陰。磴道盤雲轉，山扉隱竹深。小池明石鏡，落葉布園金。坐見諸天暝，難忘去住心。

宿棲真寺

明江伯容

瀟灑棲真寺，白雲紛卷舒。松關將世隔，竹榻與塵疎。月出千岩迴，鐘鳴萬壑虛。一龕燈未滅，相對悟真如。

石屏山

縣北門外里許

江伯容

柳塘花院石橋通，春酒相攜就竹叢。更擬尋幽何處好，石屏山下偃王宮。

大雲山

有千仞樓

明徐與稽



穹窿翠壁聳層霄一望千家景色饒樓頂白雲凝不散海  
天遙映赤城標

大雲寺 有蓮花池

徐與稽

郭外名山古刹連幽窻小榻抱雲眠白蓮池畔龍降後寥  
落殘僧不解禪

道過包姜姑烈女墓 二首

明 柳德久

雨雪空山道天寒倚竹人雉經原取義雀角不輕身屍合  
完朱氏讎應絕范姻鴨塘嗚咽水遺恨故夫貧

旌表聞三院貞坊拓數弓莫嫌癡叔累竟折里貲雄古墓  
餘香草荒祠障野風愧無黃絹筆題與孝娥同

蘭谿縣志

卷七下

詩

美

蒼漪閣

明知縣

吳國琦

高亭敝木末此意與秋生當戶一峰出雙江夾月明藤蘿  
封洞壑河漢接檐楹坐久絺衣薄懷人已二更

過二酉山房有感

明 章有成

空餘池館勝遙想舊登臨當代文章手窮年著作心六書  
翻鳥跡四部隔蟬吟寂寞元亭下桓譚獨賞音

夜閱徐原性行草有感

章有成

自君歸化後誰擅臨池權塗鴉增繆醜妄談晉魏年嗚呼  
妄談晉魏何足憐安得起君設几揮斥相周旋

蘭谿棹歌

國朝

毛奇齡 蕭山人



春水碧泱泱春蘭覆水香中流不用棹直渡浦江陽

蘭谿道中懷遠

國朝朱彝尊秀水人

近郭開門一水居。別來消息近何如。銀絲細鱸蘭江鯉。不見佳人錦字書。

寄蘭谿葛廣文

名天鵬字雲程官蘭谿訓導

朱彝尊

飛菱挽粟各喧闐。散吏何如葛稚川。百斛金華新酒熟。醉尋桐栢觀中眠。

晚次許埠乘月抵蘭谿城下

朱彝尊

松科萬樹落花天。擘岸江風曉颭然。直到蘭谿看明月。浮橋不鎖待吟船。

蘭谿縣志

卷七

下詩

五

雨發東峰亭和查孝廉

朱彝尊

巖巖東峰亭其下百尺潭。我來凡五泊。未果游精藍。茲晨復前路。解纜亭西南。溪雲散成雨。水木紛參覃。平生嬾馳騫。進拙退所甘。惟有利涉心。翻教估客貪。一帆飽風力。並坐蓬底譚。夫君有高唱。令我嘆息三。

次蘭谿

國朝方士穎

樓臺露郭影涵波。一帶帆檣聚客艖。塔卷林烟高入岫。橋吞澗水曲通河。隨身菜鷺蕪菁早。滿市花陳茉莉多。深夜不愁溪路暝。傍崖燈火照人過。

舟行蘭谿

國朝署金華府袁學謨



片帆高挂過春山。芳草嘉蔬綠滿灣。民瘼難忘終夜夢，輿情未洽寸心關。蠹魚不食琴書潤，風雨時調雞犬聞。惟愛投懷江上月，長留清白照人間。

二酉山房

國朝 姜炳章 象山人

澗水藏書家首推雲山樓

純孝鄉黃時所建

又有方鑑翁書種貽

孫謀

鄭方鑑有書種記

趙家靈洞山石室躬校讐，吾鄉周考功分

韻相倡酬

趙文懿有石室藏書

讀書買書少室氏，大酉小酉書無比

聚書三萬六千卷，有奇驅蠅逐蝨糾亥豕。沂金陵走燕山，輕車畫舫北與南。月明風送古書還，世人攻玉李攢矛。及諸子詎知滄海曾羅列，星辰貫經史。少年曾讀筆叢書，今

蘭谿縣志

卷七

下詩

李

日仍斟二酉藁，雖然隻眼輸前賢。新都弇州許分道，我主雲山席書樓。書已空，安得君家書萬軸。令我槌牀酣叫朱黃中

謁趙清獻公祠

國朝知縣 王誦芬

熙豐臺諫有名臣，鐵面威嚴仰若神。為政范韓堪繼踵，到官琴鶴僅隨身。已旌愛直邀君鑒，未信逃禪累德純。應設行祠型郡邑，學將簡易恤民人。

題汪啓淑蘭谿棹歌

杭世駿

澗溪溪水澗溪生，日日拏舟溪上行。溪女不知愁客思，晚來漁唱滿江城。